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赫尔克里·波洛侦破的最令人困惑的案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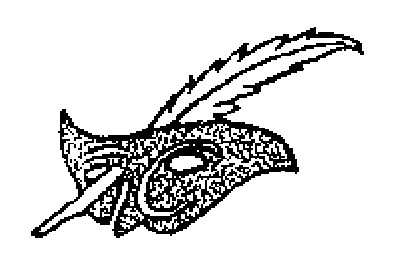
ISBN 7-221-04693-X/I·1027 定价:17.80

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徐燕军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HICKORY DICKORY DOCK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徐燕军
责任编辑：龙国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2 千字
印　　张：8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93　x/I·1027
定　　价：17.80 元

第 一 章

赫尔克里·波洛蹙起了眉头。

"莱蒙小姐。"他说。

"什么事,波洛先生?"

"这一封信出了三处错。"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意味。因为莱蒙小姐,这个可怕的、能干的女人,从来不出错。她从不生病,从不疲劳,从不心绪烦乱,从不发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差错。也就是说,对于所有出于实际目的的考虑来说,她根本不是一个女人。她是一架机器——一位完美的秘书。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她为赫尔克里·波洛安排生活,因此,使他的生活也像一架机器一样地运转。很多年前,秩序和条理就已成为赫尔克里·波洛的座右铭了。有了乔治——他完美的男仆和莱蒙小姐——他完美的秘书,秩序和条理就在他的生活里

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一切尽如人意，他实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可是，今天早上，在打一封简单至极的信件的过程中，莱蒙小姐竟然出了三处错误！更有甚者，她甚至根本就未发现自己出了错。这简直就像是星辰停止了运转。

赫尔克里·波洛伸手递过那份造成不愉快的信件。他并不生气，只是有点困惑。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可它确实发生了！

莱蒙小姐接过信，她注视着它。有生以来第一次波洛发现她脸红了。她满脸通红，十分难看，连那深灰色的发根似乎也被染红了。

"噢，天啊，"她说，"我不知道怎么会——至少我知道。都是因为我的姐姐。"

"你的姐姐？"

波洛又是一惊。他从来没想到莱蒙小姐会有个姐姐。或者是，就这个方面而论，有父亲、母亲以至祖父母。莱蒙小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里到外都是用机器做的——可以说，是一架精密的仪器——因此，认为她有爱、忧虑或是对亲人的担心，看起来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众所周知，工作之余，莱蒙小姐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一项要以她的名字申请专利的新档案系统的完善工作中去了。

"你的姐姐？"赫尔克里·波洛喃喃重复着，为了上述原因，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意味。

莱蒙小姐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她说，"我想以前我没向您提起过她。实际上，

她一辈子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她的丈夫在那儿从事橡胶生意。"

赫尔克里·波洛理解地点点头。在他看来，莱蒙小姐的姐姐似乎就应该在新加坡度过她的大半生。新加坡那种地方就是为莱蒙小姐的姐姐那种人准备的。像莱蒙小姐这种妇女的姐姐嫁给居住在新加坡的男人，这样，在本土的莱蒙小姐才能像机器一样能干，将自己的全部才智都贡献给雇主的事业（当然，才能在闲暇时节从事档案系统的发明创造）。

"我能理解，"他说，"继续说。"

莱蒙小姐继续说了下去：

"四年前，她守了寡。没有孩子。我设法帮她租到了一小套非常好的公寓，租金非常公道……"

（当然，莱蒙小姐是能设法办到这件几乎不可能的事的。）

"她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尽管不像以前那么富有。但她并不崇尚奢华，如果她谨慎度日，她的日子能过得相当舒服。"

莱蒙小姐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开始了她的叙述：

"但是事实是，当然，她很孤单。她以前从未在英国生活过，在英国没有老朋友、老伙伴，自然，她的闲暇时间很多。不管怎么样，六个月以前，她告诉我她在考虑从事这项工作。"

"工作？"

"管理员，我想他们是这样叫的——或者是学生宿舍管

理员——一家学生之家的女管理。学生宿舍属于一个有希腊血统的妇女，她希望请人替她经营。管理食宿，并把那儿的事情安排妥帖。那是一所宽敞的老式房子——在山胡桃路，要是你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话。"波洛并不知道。"那儿过去曾是高尚住宅区，那儿的房子都造得不错。学生宿舍给我姐姐提供了良好的食宿条件，她自己有卧室、起居室和一个小的厨房卫生间……"

莱蒙小姐停下不说了。波洛嗯了一声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到现在为止，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悲惨故事。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太确定。可我发现我姐姐有充分的理由接受那个职位。她整天两手闲不住也坐不住，而且她做事敏捷，擅长管理。当然，她好像并不是想投资之类的。那只是一份付薪工作——薪水不高，但她并不需要那份钱，而且那份工作也不需要她做什么太累的事儿。她一直都很喜欢年轻人，跟他们相处得不错。而且她在东方住了很长时间，了解种族差异和人类情感。因为那家学生宿舍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是英国人，但是我相信其中有一些实际上是黑人。"

"很自然。"赫尔克里·波洛说。

"时下我们医院好像一半的护士都是黑人。"莱蒙小姐犹疑地说，"我相信她们比英国护士亲切、专心多了。但那是题外话。我们认真谈过后，我姐姐最后搬进了学生宿舍。我姐姐和我都不太喜欢学生宿舍的女主人——尼古莱蒂斯太太。她喜怒无常，有时候可爱迷人；有时候，我得遗憾地说，正好相反——既吝啬又不切实际。而且，很自然，如果她是

个很能干的女人，她就不会需要别人予以帮助了。我姐姐不是个受别人情绪影响的人。对任何人，她都能克制住自己，但她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胡来。”

波洛点点头。通过莱蒙小姐对姐姐的描述，他对莱蒙小姐的姐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一个因为结婚和新加坡的气候而温柔了点的莱蒙小姐，但那坚硬的情感内心却和莱蒙小姐一模一样。

“所以你姐姐接受了那份工作？”他问。

“是的。六个月前，她搬进了山胡桃路26号。总的来说，她喜欢那儿的工作，觉得挺有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倾听着。到现在为止，莱蒙小姐姐姐的冒险故事一直平淡得叫人失望。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她忧心忡忡，非常担忧。”

“为什么？”

“您知道，波洛先生，她不喜欢那儿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学生宿舍是男女兼收，是吗？”波洛很委婉地问道。

“哦，不，波洛先生，我指的不是那个。一般人对那种事情都有心理准备，都想得到！不，您知道，近来学生宿舍总丢东西。”

“丢东西？”

“是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丢的方式也很奇怪。”

“你说丢东西，是不是指东西被偷了？”

“是的。”

“报警了吗？”

"没有，还没有。我姐姐希望没有那个必要。她喜欢那些年轻人——也就是说，喜欢其中的一些——她宁愿自己把事情搞清楚。"

"是的，"波洛若有所思地说，"我很理解。但那无法解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你的焦虑，在我看来，那是你姐姐焦虑的一种反映。"

"我不喜欢那种情况，波洛先生。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忍不住觉得有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正在进行。看起来没有一个正常的理由能够解释已经发生的事儿——而且我真的无法想象能有别的什么理由。"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缺乏想象力一直是莱蒙小姐的致命弱点。她毫无想象力。就事实而言，她是无可匹敌的。可一牵涉到推测，她就迷惘了。

"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也许是一个有偷窃狂的人干的？"

"我不这样认为。就这个问题我查阅过《大英百科全书》和一部医学著作，"做事一向认真负责的莱蒙小姐说道，"但无法让我信服。"

赫尔克里·波洛沉默了一两分钟。

他真想让自己卷入莱蒙小姐姐姐的麻烦和那家外国学生宿舍的欢乐悲伤中去吗？但莱蒙小姐打信时出错是件恼人的事，也给波洛的工作带来了不便。他告诉自己如果他插手这件事，这就是他插手的原因。他自己并不承认他实在已经厌倦了近来平淡无味的生活，一件非常小的事也能引起

他的兴趣。

“大热天里荷兰芹菜沉到奶油里去了。”他喃喃自语道。

“荷兰芹菜？奶油？”莱蒙小姐看起来非常吃惊。

“你们国家古籍中的一句话。”他说，“毫无疑问，你一定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更不用说他辉煌的伟业了。”

“您指的是住在贝克街的那两位名人和所有那些有关他们的事吧？”莱蒙小姐说道，“都是成年男子了，还那么傻！但话说回来，男人都是这样的，就像他们玩不厌的火车模型一样。我不能说过去我有时间去读那些故事。当我有时间读书时——那不是经常有的事——我宁愿看一些有助于自己提高的书。”

赫尔克里·波洛优雅地颔首表示理解。

“莱蒙小姐，你是否能邀请你姐姐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也许，喝下午茶？我也许能给予她一点小小的帮助。”

“您真好，波洛先生，真是太好了。我姐姐下午总是有空的。”

“如果你能安排的话，那就明天？”

时间一到，忠实的乔治便遵照吩咐准备了丰盛的英式茶点，有涂有厚厚奶油的松脆圆饼，厚薄适中的三明治和其他适于下午吃的糕点。

第 二 章

莱蒙小姐的姐姐——哈伯德太太，长得和妹妹非常相像。但和妹妹相比，她皮肤黄得多，身材更丰满，发式比较浮华，行动举止也没有妹妹那么灵活敏捷。但那和蔼的圆脸上的眼睛，和莱蒙小姐夹鼻眼镜后的那双灼灼放光的眼睛一样精明。

"我真的觉得您太好了，波洛先生，"她说，"确实非常好。茶点也非常可口。我想我已经吃得太多了。好吧，就再吃一个。茶？噢，再来半杯就行了。"

波洛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完再谈正事。"

他向她微笑着并理了一下自己的小胡子。哈伯德太太说：

"您知道吗，您就跟我根据费利斯蒂的描述而想像的一模一样。"

在一阵吃惊之后,波洛才意识到费利斯蒂是为人严厉的莱蒙小姐的教名。波洛回答说根据莱蒙小姐的能力,他是应该想得到的。

"当然,"哈伯德太太心不在焉地又拿了一块三明治说,"费利斯蒂从来不关心别人,而我关心。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忧心如焚。"

"您能详细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么忧心忡忡吗?"

"好的,可以。钱,这儿那儿的一些小数目的钱,被偷是很正常的事情。珠宝被偷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至少,我不是指容易理解,正好相反,那也说得过去,有些人有盗窃癖或是为人不诚实。但是我可以向您读一下被盗物品的清单,我把它们都写在纸上了。"

哈伯德太太打开手提包,拿出了一个小笔记本。

晚礼鞋(一双新鞋中的一只)
手镯(假宝石)
钻戒(后在汤盘中发现)
粉盒
唇膏
听诊器
耳环
打火机
旧法兰绒裤
电灯泡
盒装巧克力

丝巾(发现被剪成碎片)

背囊(同上)

硼砂粉

浴盐

烹调书

赫尔克里·波洛深深地长吸了一口气。

“太不平常了,”他说,“而且十分让人感兴趣。”

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从莱蒙小姐那张严厉的不以为然的脸看到哈伯德太太那张和蔼的、苦恼的脸。

“祝贺您。”他热烈地对后者说。

她大吃一惊。

“但是为什么,波洛先生?”

“我祝贺您遇到这么一个漂亮的独特的难题。”

“它对您也许有意义,波洛先生,但是——”

“它对我毫无意义。它不过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圣诞节期间,我被我的一些年轻朋友说服而玩的一种不分边,人数也不固定的游戏。据我所知,那个游戏叫做‘三角小姐’。每个人依次这样说,‘我去巴黎买了——’加上一件东西的名称。下一个人重复上一个人所说的,然后再加一件东西。游戏的要求是让人把所有列举的东西都按正确的次序记住。其中的一些东西,我可以说,荒谬可爱到了极点。我记得,其中有一块肥皂,一头白象,一张折叠式桌子和一只俄国鸭子。记忆的困难之处,当然,在于所有的东西都毫不相关,可以说,缺乏连贯性。正像您给我出示的那张清单。比

如说，到已经说了十二种东西后，要按正确次序列举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失败者得到一个纸做的角，他或是她在下一轮中继续背诵，说：'我，一只角小姐，去巴黎'等等。得到三角就得退出比赛。最后剩下的就是胜利者。"

"我想您一定是胜利者，波洛先生"莱蒙小姐以一个忠诚的雇员对雇主的忠实，说道。

波洛高兴地笑了。

"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他说，"即使是最杂乱无章的东西，还是能理出头绪来的，只要用一点才智和利用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在心中默念，'一头白色玉象站在折叠桌上，我用一块肥皂把白色玉象洗干净了'——如此等等。"

哈伯德太太钦佩地说："也许您能把我给您的失物清单也理出个头绪来。"

"毫无疑问我能。一位女士右脚穿着鞋，往左手上套上一只手镯。然后她扑上粉，涂上唇膏，下楼吃饭，把戒指掉到了汤里等等——这样我就能把你的清单记下来——但那不是我们要追查的。失窃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些毫无规律的东西？在其背后是否有规律可循？某种固执的想法？我们这儿有一个基本的分析程序。首先要做的是极其认真地将失物清单上的东西研究一番。"

波洛仔细研究时，室内一片静寂。哈伯德太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就像是一个小男孩注视着魔术师，一心等待着魔术师变出一只兔子或至少是串串彩带。莱蒙小姐对此并不关心，正思索着如何改进她的那套档案处理系统。

当波洛先生最后开口说话时，哈伯德太太跳了起来。

"首先使我注意到的是，"波洛说，"在丢失的所有东西中，大多数都不太值钱(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两样除外——听诊器和钻石戒指。暂且把听诊器放在一边，我把注意力集中到钻石戒指上。你说它相当值钱，值多少钱?"

"嗯，准确的我也说不上来，波洛先生。中间一粒大钻石，四周镶着一圈小钻石，据我所知，曾是莱恩小姐母亲的订婚戒指。戒指丢失后她心中极为不安，当天晚上在霍布豪斯小姐的汤盘中找到钻戒时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想只不过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恶作剧。"

"可能如此。但我个人认为它的被窃和失而复得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丢了一支唇膏、一个粉盒或一本书，那不足以令你报警。但一枚值钱的钻石戒指就不同了，肯定会报警。因此戒指物归原主。"

"可是如果打算归还又何必拿它呢?"莱蒙小姐皱着眉头说。

"不错，为什么?"波洛说，"不过目前我们先把它搁在一边。现在我把这些偷窃行为归一下类，先从戒指开始。这位戒指遭窃的莱恩小姐是谁?"

"帕特里夏·莱恩?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来修——你们把它叫什么，历史或者考古或者什么的学位。"

"很有钱?"

"噢，不。她自己的钱并不多，但她用钱一直很谨慎。那枚戒指，我已经说过，以前是她妈妈的。她有一两件珠宝，但没有什么新衣服。而且她最近戒烟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用您自己的话向我描述一下。"

"嗯，她肤色不黑也不白。样子苍白而疲倦。不喜欢说话，像个淑女，但缺乏生气。你们把这种人叫做——嗯，一本正经型的女孩。"

"戒指又在霍布豪斯小姐的汤盘中找到了。谁是霍布豪斯小姐？"

"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她是个聪明的女孩，皮肤有点儿黑，说话总带着嘲讽的意味。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萨布里纳·费尔——我想您听说过。"

"这两个女孩关系好吗？"

哈伯德太太想了一下。

"我想是的——是的。她们之间交往不多。应该说帕特里夏跟每个人都相处得不错，没有特别地受欢迎这类情况。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有仇敌，都是她的舌头造成的。但她也有不少追随者，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我想我懂。"波洛说。

这么说帕特里夏人不错但却比较乏味，而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则很有个性。他继续研究那张失窃清单。

"有趣的是所有不同门类的东西都出现在这儿。有些小东西是足以诱惑一个既爱慕虚荣而手头又紧的女孩子的，唇膏、假珠宝、粉盒、浴盐，也许还有盒装巧克力。再下来是听诊器，更有可能是一个男人干的，他知道到哪儿去卖掉它或当掉它。听诊器是谁的？"

"贝特森先生的——他是个魁梧友善的年轻人。"

"医学院的学生？"

"是的。"

"他很生气吗?"

"他气坏了,波洛先生。他的脾气很暴躁。在气头上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但气消得也很快。他不是那种容得下自己的东西被偷的人。"

"有人无所谓吗?"

"嗯,戈帕尔·拉姆先生——他来自印度——无所谓。他凡事都一笑置之。他挥挥手,说物质财产并不重要!"

"他有东西被偷吗?"

"没有。"

"噢,那条法兰绒裤子是谁的!"

"是麦克纳布先生的。已经非常旧了,换了别的任何人都会说该扔掉了,但是麦克纳布先生对他的旧衣服非常留恋,他从不扔掉任何东西。"

"因此我们要来研究那些看起来并不值得偷的东西:旧法兰绒裤子、电灯泡、硼砂粉、浴盐、烹调书。它们可能是重要的,但更可能并不重要。硼砂粉可能是被人误拿了,而电灯泡则可能是有人本来想用它把一只坏电灯泡换下来,但忘了。烹调书可能是被人借走了忘了还回来。裤子则可能是被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拿走了。"

"我们雇佣的两名清洁女工都非常可靠。我确信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不先问一声就做出这种事的。"

"也许您是对的。那么还有晚礼鞋,是一双新鞋中的一只,是吧?它们是谁的?"

"萨利·芬奇的。她是一个美国女孩,获得了富布赖特

奖学金而到我国学习。"

"您确信鞋子不是仅仅被放错了地方吗?我实在想不出一只鞋子对什么人有任何用处。"

"不是放错了地方,波洛先生。我们全都找遍了。您知道芬奇小姐穿着她称之为'正式服装'——我们称之为晚礼服的,要去参加一个宴会,而鞋子是很重要的——那是她唯一的一双晚礼鞋。"

"那给她带来了不便,还有烦恼。嗯……嗯,我怀疑,也许这其中有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下去。

"还有两件东西:一个被剪碎的帆布背囊和一条遭到同样命运的丝巾。偷这两样东西绝不会是为了虚荣,偷的人也得不到什么利益。与此相反,这是一种蓄意的、充满仇恨的举动。那个帆布背囊是谁的?"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帆布背囊,他们都经常搭便车,您知道。很多背囊都是很相像的,在同一个地方买的,因此很难把一个背囊和其他的区分开。但看起来基本能确定它不是伦纳德·贝特森的就是科林·麦克纳布的。"

"丝巾也被剪碎了。那是谁的?"

"是瓦莱里亚·霍布豪斯的。是别人送给她的圣诞礼物,翠绿色,质地不错。"

"霍布豪斯小姐……我明白了。"

波洛闭上眼睛 凸现在他脑中的是个不折不扣的万花筒。头巾和帆布背囊的碎片、烹调书、唇膏、浴盐;那些千奇百怪的学生的名字和画像。各个事物之间既无联系也无排

列规律。不相关的事件和人们在空中盘旋飞舞。但是波洛清楚地知道在某处、在某个方面一定存在着一个模式……问题是起点在何处……

他睁开眼睛。

"这件事需要开动脑筋。需要深思熟虑。"

"哦，我相信是的，波洛先生。"哈伯德太太急切地赞同道，"而且我真的不想给您添麻烦。"

"您并没有给我添麻烦。我很感兴趣。但当我思考时，我们可以从实际的一面着手。一个开始……鞋，晚礼鞋……嗯，我们可以从这儿着手。莱蒙小姐。"

"什么事，波洛先生?"莱蒙小姐不再想她的档案系统，坐得更直，自动地拿起拍纸簿和铅笔。

"也许哈伯德太太把剩下的那只鞋子拿给你，然后你去贝克街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失窃发生——在什么时候?"

哈伯德太太想了一下。

"嗯，准确的时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波洛先生。也许是两个月前。我没法说得更精确。但我可以从萨莉·芬奇那儿打听到那次宴会举行的时间。"

"好。呃，"他再度转向莱蒙小姐。"你可以说得含糊点。就说在市内环城火车上掉了一只鞋——那是最可能的——也可以说是在另一辆火车上掉的。还可以说是掉在了公共汽车上。山胡桃路附近有多少辆公共汽车?"

"只有两辆，波洛先生。"

"好。如果你在贝克街得不到结果，就去苏格兰场试试，就说你的鞋掉在了一辆出租汽车里。"

“在伦敦大主教宫殿。”莱蒙小姐效率十足地更正道。

波洛摇了一下手。

“这些东西你总是很了解了。”

“但是为什么您认为——”哈伯德太太开口说道。

波洛打断她。

“让我们先看看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不管结果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您和我，哈伯德太太，必须再次商议。那时候，您要告诉我我应该知道的那些东西。”

“我真的认为我已经把我能告诉您的一切都告诉您了。”

“不，不。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们面对的是一群聚居在一起的性情不同、年龄不同的年轻人。甲爱乙，但是乙爱丙，而丁和戊却也许因为甲而剑拔弩张。那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人类情感的相互作用。争吵、嫉妒、友谊、敌对以及所有的苛刻行为。”

“我确信，”哈伯德太太不自在地说道，“我对那种事情一无所知。我从不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只是管理那个地方，负责膳食等等。”

“但是您对人感兴趣。您这样对我说过，您喜欢年轻人。您接受这份工作不是因为在经济上能有很大的收益，而是因为它能使您接触到人类的各种问题。那儿的学生，有的您会很喜欢，有的您并不那么喜欢，而有的可能您根本就一点儿也不喜欢。您得告诉我，是的，您得告诉我！因为您很担忧。不是为了发生的这些事，这些您可以去报警。”

“尼古莱蒂斯太太不想让警方插手，我向您保证。”

不顾她的插嘴，波洛快速地说了下去：

"不，您在替某一个人担忧——某个您认为应对发生的事负责，或者至少卷入其中的人。因此，是某个您所喜爱的人。"

"确实如此，波洛先生。"

"是的，确实如此。而且我认为您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条丝巾被剪成碎片，那并不令人愉快。还有那个被剪碎的背囊，也同样难以令人愉快。剩下的看起来充满孩子气，但是，我不能确定。我一点儿也不能确定！"

第三章

哈伯德太太有点匆促地迈上台阶，把钥匙插进山胡桃路26号门上的弹簧锁的钥匙孔里。就在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间，一个长着一头火红头发的大块头年轻人从她身后跑上台阶。

"嗨，妈。"他说。莱恩·贝特森通常就是这样称呼她的。他是个友善的人，说话带着伦敦东区的口音，而且幸运他没有任何自卑感。[1] "出去逛了逛？"

"我出去喝茶了，贝特森先生。现在不要耽搁我的时间。我已经晚了。"

"今天我切碎了一具可爱的尸体。"莱恩说，"非常出

---

[1] 一种病态心理，自觉不如他人，欲借吹嘘和出风头以获取他人的赞背。——译注。

色！”

“不要说得这么可怕，你这孩子真令人不快。一具可爱的尸体，真是的，竟然有这样的念头。你使我觉得恶心！”

莱恩·贝特森大笑起来。“哈哈”的笑声在大厅里回响。

“对西莉亚来说可不算什么。”他说，“我到药房去。‘来，我跟你讲讲一具尸体的事儿。’我说。她的脸白得像张纸，我想她快昏过去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哈伯德妈妈？”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哈伯德太太说，“竟然有这样的念头！西莉亚可能以为你说的是一具真的尸体。”

“什么意思？一具真的尸体！您认为我们的尸体是什么？人工合成的？”

一个披着一头散乱长发的瘦削年轻人从右边的屋子里漫步出来，尖刻地说道：

“噢，只有你一个人。我本来以为至少有一队壮汉在叫呢。就一个人说话，倒有十个人的音量。”

“希望没有使你神经紧张，我相信不会的。”

“跟平时差不多。”奈杰尔·查普曼说着又走了回去。

“我们这需要小心照料的花朵。”莱恩说。

“你俩别再吵架了。”哈伯德太太说，“好脾气，才是我所喜欢的，还有互让。”

大个子青年人向她温柔地咧嘴笑了笑。

“我不跟我们的奈杰尔计较，妈。”他说。

“哦，哈伯德太太，尼古莱蒂斯太太在她房里，她说等您一回来就去见她，她要见您。”

哈伯德太太叹了一口气，开始上楼梯。捎话的个子高挑

的黑女孩贴墙站着，以便让她过去。

莱恩·贝特森一边脱着橡皮布雨衣一边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瓦莱里亚？哈伯德妈妈是不是又按时汇报我们的不轨行为去了！”

女孩耸了耸她那瘦削精致的肩膀。她下了楼，穿过大厅。“这座房子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疯人院。”她回头说道。

说话间她穿过了右边的门。她走路的姿势带着职业模特常有的那种毫不费劲就有的带着傲慢的优雅。

山胡桃路26号实际上是由两幢房子组成的，24号和26号半连接在一起。一楼是相通的，有一个公用起居室，一个大饭厅。房子的后部有两间厕所和一小间办公室。楼上部分没有打通，有两个楼梯分别通往各自的二楼。姑娘们的卧室在房屋的右侧，小伙子们的卧室在另一侧，也就是原先的24号。

哈伯德太太上楼时松开衣领口。她在向尼古莱蒂斯太太屋子的方向拐过去时禁不住叹了口气。

她轻轻地敲了敲门，走进了屋子。

“我猜她又要发作了。”她自言自语道。

尼古莱蒂斯太太的起居室的温度保持得非常高。大电暖气炉开到了最大，窗户也紧紧地关闭着。尼古莱蒂斯太太正坐在沙发上抽烟，沙发周围有很多相当脏的丝质和天鹅绒质地的沙发垫。她是一个皮肤偏黑的大个子女人，丰韵犹存，从她的嘴可以看出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她还长着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啊，你来了！”尼古莱蒂斯太太把这句话讲得让人听起

来像是在指责。

哈伯德太太不愧为具有莱蒙家的血统，丝毫不为之所动。

“是的，”她辛辣地说，“我来了。有人告诉我您特别想见我。”

“是的，确实如此。太荒谬了，不折不扣的荒谬！”

“您指的是什么？”

“这些账单！你的账单！”尼古莱蒂斯太太以一个成功魔术师的姿态从垫子底下变出一叠纸来。“我们给这些可怜的学生吃什么了？山珍海味？这里是里茨大饭店吗？你以为这些学生是什么人？”

“一群有健康胃口的年轻人，”哈伯德太太说，“他们在这儿能吃到一顿可口的早饭和晚饭——食物简单但营养丰富。结算发现我们还是很节俭的。”

“节俭？节俭？你竟敢这样对我说？在我都快被吃垮的时候？”

“您从这个地方赚取的利润相当可观，尼古莱蒂斯太太。对学生来说，这儿的收费是相当高的。”

“但不是一直客满吗？哪个空位不是申请了三次以上才能得到？英国领事馆、伦敦大学住宿管理局，大使馆，法国国立高等学校不是都派学生到我们这儿来？每一个空位不都有三个申请者？”

“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儿的膳食令人胃口大开而且供应充足。青年人在饮食上一定要得到良好的供应。”

“呸！账单显示的总数真让人觉得可耻。一定是那个意

大利厨子和她丈夫干的。他们一定在吃的东西上动了手脚，诈取你的钱财。”

“哦，不，他们不会的，尼古莱蒂斯太太。我向您保证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

“那就是你自己，你在抢夺我的钱财。”

哈伯德太太仍然态度从容。

“我不允许您说这种话，”她说道，口吻就像一个老派的奶妈对一个完全是找碴儿的指控。“这样说可不好，总有一天会使您惹祸上身。”

“啊！”尼古莱蒂斯太太戏剧性地把那叠账单抛向空中，它们纷纷散落到地板上。哈伯德太太弯下腰，拾起账单，双唇紧抿着。

“你激怒了我。”她的雇主大吼道。

“或许如此，”哈伯德太太说，“不过，您知道，这样激动对您不好。发脾气会使您的血压升高的。”

“你承认账单总金额高于上周？”

“当然。兰普森商店最近大减价，有些商品降价幅度很大。我趁机买下了。下周的总数目会低于平均值。”

尼古莱蒂斯太太看起来很愠怒。

“每件事情你都能找到合理的借口。”

“好了，”哈伯德太太把账单整齐地叠放在桌上。“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美国姑娘，萨利·芬奇，她说想离开，我不想让她走。她领取着富布赖特奖学金。她会把其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学生领到这儿来的。她不能走。”

"她想离开的理由是什么?"

尼古莱蒂斯太太耸起了肥硕的肩膀。

"我怎么记得住?那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借口。我看得出来。我总能分辨出来。"

哈伯德太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在这一点上她倾向于相信尼古莱蒂斯太太。

"萨利什么都没有跟我说。"她说道。

"但你会找她谈一谈?"

"是的,当然。"

"如果是因为那些有色人种学生,那些印度人,黑人,那么我们可以赶他们走。你明白吗?肤色隔阂[1],一些美国人非常看重这个。对我来说,美国人是举足轻重的。至于那些有色人种,给我滚到一边去!"

她夸张地做了一个手势。

"在我负责这儿时不行。"哈伯德太太冷冷地说,"至少,您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学生中没有那种情绪;萨利也绝不是像您说的那种人。她经常和艾基博姆博先生共进午餐,没有人比他更黑了。"

"那就是激进分子。你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看待激进分子的。奈杰尔·查普曼,现在他就是一个激进分子。"

"对此我表示怀疑。"

"是的,是的。你要听到几天前的晚上他说的话就好了。"

---

① 不同人种之间在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差别地位——译注。

“只要能让人心烦，奈杰尔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在这方面他是很讨人嫌的。”

“你对他们都这么了解。亲爱的哈伯德太太，你可真行啊！我一再对自己说，没有哈伯德太太我可该怎么办啊？我完全依赖你。你是一个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女人。”

“先打一巴掌，再给块糖。”哈伯德太太说。

“你说什么？”

“不要担心，我会尽我所能。”

她打断尼古莱蒂斯太太滔滔不绝的表示感谢的话语，离开了屋子。

她自言自语道：“浪费我的时间，真是一个使人心烦的女人！”她沿着过道急匆匆地走进自己的起居室。

但哈伯德太太的麻烦还没有完。哈伯德太太刚进屋，一个个子高高的人就站起身来，说道：

“我想跟您谈几分钟。”

“当然，伊丽莎白。”

哈伯德太太很吃惊。伊丽莎白·约翰斯顿是一个研习法律的姑娘，来自西印度群岛。她工作勤奋，雄心勃勃，不喜与人交际。看上去她一向遇事冷静，能力超群，哈伯德太太一直认为她是学生宿舍里最令人满意的学生之一。

现在她情绪控制得很好，一张黑面孔上声色不动，但哈伯德太太仍从她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颤抖。

“有什么麻烦吗？”

“是的，您愿意跟我去一下我的房间吗？”

“请等一会儿。”哈伯德太太脱下外衣、手套，跟着姑娘

走出房间，登上楼梯。姑娘的房间在顶楼。她打开房门，走向一张靠窗的桌子。

“这是我的学习笔记，”她说，“是我几个月辛苦工作的结晶。您看看现在它变成什么样了！”

哈伯德太太因吃惊而屏住了呼吸。

桌上泼满了墨水。它淌过稿纸，把它们完全浸湿了。哈伯德太太用指尖触了一下。稿纸还是湿漉漉的。

她刚一开口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愚不可及：

“不是你自己把墨水泼上去的？”

“不是。这是我不在时发生的。”

“你认为是比格斯太太——”

比格斯太太是负责打扫顶楼卧室的清洁工。

“不是比格斯太太。甚至墨水也不是我的。我的墨水放在床边的架子上，没人动过。这件事是有人拿着墨水到这儿蓄意干的。”

哈伯德太太感到震惊。

“太缺乏道德了，也太残忍了。”

“是的，这件事很糟糕。”

姑娘话语平静，但哈伯德太太并没有犯低估她的感受的错误。

“嗯，伊丽莎白，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很震惊、极度震惊，我会尽我所能找出干这件缺德事的人的。对这件事，你自己没有任何怀疑对象？”

姑娘立刻作出回答：

“这是绿墨水，您看到了。”

"是的，我注意到了。"

"这种绿墨水并不常见。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用它。奈杰尔·查普曼。"

"奈杰尔？你认为奈杰尔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不应该这样想，不。但他写信、记笔记都用绿墨水。"

"我会好好查问的。我很抱歉，伊丽莎白，在这所房子里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我惟一能告诉你的是我会尽力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的。"

"谢谢您，哈伯德太太。还发生了别的一些事情，是吗？"

"是的，嗯，是的。"

哈伯德太太离开房间，向楼梯走去。在下楼时，她突然停住，沿着过道向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走去。她敲了敲门，门内传出萨利·芬奇小姐招呼她进去的声音。

屋子布置得令人心旷神怡，萨利·芬奇小姐本人长着一头令人愉快的红头发，是一个愉快的人。

她正在拍纸簿上写着什么，看到哈伯德太太，她抬起一张双颊鼓鼓的脸。她拿出一盒已启封的糖果，含糊地说道：

"这是家里寄来的糖果。您尝尝。"

"谢谢，萨莉，但现在我不想吃。我现在很烦。"她停顿了一下。"你听说了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事了吗！"

"黑贝斯出什么事了？"

这是一个亲昵的外号，也为她本人所接受。

哈伯德太太讲述了发生的事。萨利不时发出叹息，充满同情和愤慨。

"我得说这件事太卑鄙了。我实在无法相信有人会对我

们的黑贝斯做出这样的事来。每一个人都喜欢她。她性格文静，跟别人交往不多，也不太爱参加集体活动，但我敢肯定没有人讨厌她。”

“我也这么想。”

“嗯，这只是所有事件中的一件吧，不是吗，和其他事情一样？那就是为什么？”

“那就是为什么？”当姑娘突然停住不说时，哈伯德太太问道。

萨利慢腾腾地说：

“那就是为什么我想从这儿搬出去。尼克太太已经告诉您了吗？”

“是的。对此她很心烦。看起来你并没有告诉她真正的理由。”

“嗯，我没有。没有理由让她为此担心。您知道她的为人，但是我告诉她的原因就够了。我只是不喜欢这儿发生的一些事。我的一只鞋丢了，真令人疑惑不解。接着是瓦莱里亚的头巾被剪成碎片，还有莱恩的帆布背囊……小偷小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这种事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虽并不令人愉快但很普通。这可得另当别论。”她停了一会儿，微笑着，接着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艾基博姆博害怕了，”她说道，“他一直很文明，而且傲慢自负。但这下可用得着他曾得到传授的古老西非巫术了。”

“胡说！”哈伯德太太气愤地说，“我可没有耐心听你说那充满迷信的鬼话。这些令人心烦的事儿不过是某个跟我

们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的恶作剧。如此而已。”

萨利咧嘴笑了，嘴唇上翘，如同一只猫儿。

“问题就在于，”她说，“你所说的普普通通。我有种感觉，这房子里有人并不普通。”

哈伯德太太走下楼梯，转身走进一楼学生的公用间。屋里有四个人。瓦莱里亚·霍布豪斯俯伏在沙发上，一双瘦削优美的腿跷在沙发扶手上；奈杰尔·查普曼坐在一张桌子旁，面前摊开着一本厚厚的书；帕特里夏·莱恩依在壁炉上，一个穿着雨衣的女孩刚刚进来，当哈伯德太太进去时，她正在脱毛线帽。她矮粗而壮实，肤色白皙，一对棕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嘴巴总是微张着，看起来好像永远都很吃惊。

瓦莱里亚拿下嘴中的烟卷，以一种懒洋洋的语调慢吞吞地说：

“嗨，妈，您是不是给那个老怪物，我们可敬的女业主灌甜汤了！”

帕特里复·莱恩说：“她跟您发火了？”

“结果如何？”瓦莱里亚说着，格格地笑了。

“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哈伯德太太说，“奈杰尔，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妈妈？”奈杰尔注视着她，合上书。他瘦削、不怀好意的脸上露出调皮的但充满惊奇的甜笑，整个脸部也因此明亮了起来。“我做什么了？”

“我希望什么也没做。”哈伯德太太说，“有人不怀好意地蓄意将墨水泼在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笔记上，用的是绿墨水。你是用绿墨水书写的，奈杰尔。”

他盯视着她，笑容消失了。

“是的，我是用绿墨水。”

“可怕的东西，”帕特里夏说，“我真希望你不要用那种墨水，奈杰尔，我一直跟你说那显得太标新立异了。”

“我喜欢标新立异。”奈杰尔说，“淡紫色墨水甚至更好些，我想。我一定要想法搞到一些。但您是认真的吗，妈妈？我指的是关于这起阴谋破坏事件。”

“是的，我确实是认真的。是你做的吗，奈杰尔？”

“不，当然不是。我喜欢惹别人生气，这您知道，但我从来不干这种邪恶的把戏，当然不会对黑贝斯干出这种事。她洁身自好，足以做某些我能说出名字的人的榜样。我的墨水放哪儿了？昨天晚上我给钢笔灌满了墨水。我记得，我通常把它搁在那儿的架子上。”他跳起来，穿过房间。“您说得没错，墨水瓶几乎已完全空了。它应该是满着的。”

穿雨衣的姑娘一时屏住了呼吸。

“哦，天啊！”她说，“哦，天啊，我不喜欢这件事。”

奈杰尔猛然一转身面向她，一脸指责的神态。

“你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吗，西莉亚？”他用威胁的口吻说。

女孩屏住了呼吸。

“我没干，我真的没干。无论如何，我整天都呆在医院里。我不可能！”

“喂，奈杰尔，”哈伯德太太说。“别逗西莉亚了。”

帕特里夏·莱恩气愤地说：

“我看不出来奈杰尔凭什么要受到怀疑。只因为他的墨

水被人拿走？——”

瓦莱里亚狡猾地说：

“对，年轻人，好好替你的小伙子辩护吧。”

“但那太不公平。”

“但这事真的跟我毫无关系。”西莉西急切地声明道。

“没人认为是你干的，小乖乖。”瓦莱里亚不耐烦地说，“但不管怎样，您知道。”她的眼睛瞟向哈伯德太太，两人会心地对视了一下。“所有的这些已超出了开玩笑的范畴。必须想办法处理。”

“是得想办法。”哈伯德太太厉声说道。

第 四 章

"给您，波洛先生。"

莱蒙小姐把一个褐色的小纸包放在波洛面前。他打开纸，以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那只制作精良的银白色晚礼鞋。

"正如您所说，它是在贝克街发现的。"

"这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波洛说，"它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确实如此。"莱蒙小姐这个天性最缺乏好奇心的人说道。

但是，她对亲情倒还是相当注重的。

"如果不会给您添太多的麻烦，波洛先生，我收到了我姐姐的一封信。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可以看看信吗？"

她把信递过去。读完信后，波洛指示莱蒙小姐给她姐姐

打个电话。不久，莱蒙小姐说电话已接通。波洛拿起话筒。

“是哈伯德太太吗？”

“哦，是的，波洛先生。谢谢您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我真的非常……”

波洛打断了她：

“您在什么地方打电话？”

“嗯，当然在山胡桃路26号。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在我自己的起居间里。”

“有分机吗？”

“我用的就是分机。主机在楼下的大厅里。”

“房子里会有人偷听吗？”

“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出去了。厨师出去采购了。杰罗尼莫，她的丈夫，基本不懂英语。有一个清洁女工在，但她的耳朵是聋的，我确信她不会费尽心力来偷听的。”

“那么，非常好。我能毫无顾忌地说话了。在晚上，有时您举办讲座或放映电影吗？或这一类的娱乐活动？”

“我们确实有时举办讲座。巴尔特劳特小姐，那个探险家，不久前就带着她的彩色幻灯片来过。我们也请过远东布道团，尽管我想那天晚上很多学生都出去了而并未参加活动。”

“啊。那么今天晚上您将成功地劝说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您妹妹的雇主，到贵处向您的学生讲述他的一些有趣案件。”

“那太好了，我确信。但您认为——”

“这不是一个认为不认为的问题，我是确信！”

那天晚上，学生们走进公用大厅时发现门上的布告牌上贴着一张通知。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著名的私家侦探，欣然同意今天晚上就如何成功地进行侦察的理论和实践发表一次演讲，同时将讲述一些著名的案件。

回来的学生们对此发表了各种评论。

"这个私家侦探是什么人？从未听说过。"

"哦，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因被控谋杀一个清洁女工而被判处死刑，这个侦探在最后关头发现了真正凶手，挽救了那个人的生命。"

"听起来并不让我觉得很愉快。"

"我倒认为可能会很有趣。"

"科林应该很欣赏。他对研究犯罪心理都发狂了。"

"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我不否认询问一个对罪犯很了解的人可能将是一件有趣的事。"

七点半开晚饭，当哈伯德太太从她的起居室下楼来时，大部分学生都已就座了（在起居室里，她请尊贵的客人品尝了雪利酒）。哈伯德太太身后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矮个子男人，他长着一头令人生疑的黑发，一撇看上去很威猛的对称的八字胡，他不停地捋着它。

"在座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学生，波洛先生。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晚饭后将和大家交谈。"

波洛和学生们互相致意后，波洛坐到哈伯德太太身旁，

忙于让自己的胡须不要浸到美味的通心粉蔬菜汤中。汤是由一个矮个子的活跃的意大利男仆用一个大汤盘端上来的。

接下来上的是滚烫的意大利面条和肉丸，这时坐在波洛右手的一个女孩羞色满面地向波洛问道：

"哈伯德太太的妹妹真的为您工作吗？"

波洛转向她。

"确实是的，莱蒙小姐做我的秘书已经很多年了。她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能干的妇女，我有时很惧怕她。"

"哦，我明白了。我想知道——"

"你想知道什么，小姐？"

他慈父般地向她微笑着，与此同时在心里默默地记了下来。

"可爱，忧心忡忡，脑子反应不太快，害怕……"

他说："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和研究方向吗？"

"西莉亚·奥斯汀。我没上学，我是圣凯瑟琳医院的药剂师。"

"啊，工作有趣吗？"

"嗯，很难说，也许吧。"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肯定。

"其他人情况如何？也许你能跟我讲讲他们的事？我知道这是一个外国学生之家，但看起来大多数是英国人。"

"有些外国学生出去了，钱德拉·莱尔先生和戈帕尔·拉姆先生，他们是印度人；莱因吉尔小姐，她是荷兰人；还有艾基姆德·阿里先生，他是埃及人，可怕地热衷于政治！"

"在座的都是谁？跟我讲讲他们。"

“嗯，坐在哈伯德太太左边的是奈杰尔·查普曼。他在伦敦大学学习中世纪史和意大利语。他旁边戴眼镜的是帕特里夏·莱恩。她在攻读考古学学位。那个一头红发的大个子男孩是莱恩·贝特森，他是一个医学学生。那个黑皮肤的姑娘是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她旁边的是科林·麦克纳布，他正在攻读精神病学硕士学位。”

当她描述科林时，声音微有变化。波洛敏锐地注视着她，发现姑娘的脸上染上了一层红晕。

他在心里自言自语：

“看来，她是爱上他了，而且她无法轻易地掩盖自己的感情。”

他注意到坐在对面的年轻的麦克纳布几乎连瞟都不瞟她一眼，他正忙于和坐在身旁的一个爱笑的红发女郎热烈交谈着。

“那是萨拉·芬奇。她是美国人，因为获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而到这儿来学习的。接下来的是吉纳维夫·玛丽科德，她在学习英语。旁边坐的是雷内·哈利。那个小个子的金发女郎是琼·托姆林森，她也在圣凯瑟琳医院工作，她是物理治疗师。那个黑皮肤的男人是艾基博姆博，他来自西非，是个非常好的人。接下来的那个人是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她从牙买加来，正在学习法律。我右手边坐的是两个土耳其学生，他们大概是一周前来的。他们几乎不懂英语。”

“谢谢你。你们都相处得不错吧？也许有时会吵吵架？”他轻柔的语调消除了问话的严肃劲儿。

西莉亚说：“噢，我们都太忙了，没时间去吵架——尽管

——”

“尽管什么，奥斯汀小姐？”

“嗯，奈杰尔——就是哈伯德太太旁边的那个人，他喜欢招惹别人、激怒人家。而且莱恩·贝特森确实被激怒了。有时他气得都要发疯。但实际上他为人不错。”

“那么科林·麦克纳布，他也很生奈杰尔的气吗？”

“哦，不。科林只会抬抬他的眉毛，看起来挺可笑的。”

“我明白了。你们这群年轻的姑娘们互相吵架吗？”

“哦，不，我们大家都相处得不错。吉纳维夫有时会发些小脾气。我想法国人都是比较敏感的。哦，我想起来了，真对不起——”

西莉亚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至于我，我是比利时人。”波洛态度庄重地说。在西莉亚恢复常态以前，他飞快地继续说了下去：“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奥斯汀小姐，我是指当你说你觉得很奇怪的时候。你奇怪什么？”

她紧张不安地将面包弄成碎屑。

“哦，那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只是，近来发生了一些愚蠢的恶作剧，我想哈伯德太太，但我实在是太傻了。我并没有什么意思。”

波洛没有再逼她。他转向哈伯德太太，马上与她和奈杰尔·查普曼开始了三人间的谈话。

奈杰尔·查普曼开始了一个充满争论的话题，向波洛发起挑战。他说犯罪是一种充满艺术创造性的活动，与社会不相适应的其实正是那些警察，他们之所以从事警察这个

职业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暗藏有施虐狂心理罢了。波洛好笑地注意到当奈杰尔飞快地发表评论时，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一脸焦虑的戴眼镜的年轻姑娘不顾一切地替他的言论辩护。奈杰尔，与她相反，丝毫未对她加以注意。

哈伯德太太慈祥地微笑着。

"你们这些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政治和心理学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她说道，"当我做姑娘的时候，我们生活得无忧无虑的，我们跳舞行乐。如果你们卷起公用大厅的地毯，你们会发现下面的地板相当不错。你们本来可以伴随着收音机的乐声翩翩起舞，可是你们从来不这么做。"

西莉亚笑了，话语中略带点恶意地说道：

"但你跳过舞，奈杰尔。我自己就曾和你跳过舞，尽管我毫不指望你还会记得。"

"你和我跳过舞？"奈杰尔难以置信地说，"在哪儿？"

"在剑桥，五月周庆典上。"

"噢，五月周庆典！"奈杰尔挥了挥手，好像要把年轻时做过的荒唐事儿一挥而走。"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幸好很快就过去了。"

奈杰尔现在清清楚楚顶多不过二十五岁。波洛掩盖住胡子后的笑意。

帕特里夏·莱恩认真地说：

"您看，哈伯德太太，有这么多研究工作要做。要听课，还得记笔记，除了真正值得做的，实在是没有时间再干其他的了。"

"嗯，亲爱的，一个人一生只年轻一次。"哈伯德太太说。

意大利面条之后又上了一道巧克力布丁。吃完后，大家都走进公用大厅，各自动手从桌上的金属保温大咖啡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接下来波洛受邀开始了他的演说。两个土耳其学生礼貌地致歉告退。其余的学生各自就座，心中充满期待。

波洛站起来，以他惯有的泰然自若的态度开始了演讲。他自己的声音总是让他觉得很高兴，他回忆他的一些探案经历，加以适度夸张，讲了四十五分钟，语调轻松幽默。如果他试图暗示，用一种微妙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许是个巧言惑众的人，毫无疑问他达到了目的。

"所以，大家看，"他结束道，"我对这个绅士说我想起了住在列日的一个肥皂制造商，为了跟一个白肤金发的美貌秘书结婚，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我说得非常轻松，可立刻就得到了反应。他坚持要求我接受我刚刚替他找回来的失窃的那笔钱。他面色苍白，眼中充满恐惧。'我将把这笔钱，'我说，'捐给慈善机构。''随您怎么处理。'他说。那时我告诉他，说得非常意味深长，'那将是明智的，先生，行事要极其谨慎。'他点点头，无言以对。我出去时，看到他正在擦拭前额。他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而我——我则拯救了他的生命。因为尽管他迷恋他的金发白肤秘书，他再也没有愚蠢的、不讨人喜欢的妻子谋杀了。预防，总是比事后再纠正强。我们要预防谋杀，而不是等到谋杀发生后再行动。"

他深鞠一躬，摊开双手。

"就到此为止吧，我已经让大家听得够厌烦了。"

学生们向他热烈鼓掌。波洛鞠躬予以答谢。接着，当他

要就座时，科林·麦克纳布从嘴中取下烟嘴说：

“现在，也许您能告诉我们您到这儿来的真实目的了。”

室内一片寂静，帕特里夏责备道：“科林。”

“嗯，我们可以猜到，是不是？”他嘲弄地环顾四周。“波洛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演讲，但那不是他到此的目的。他正在开展工作。您不会认为，波洛先生，我们愚蠢到连这都看不出来吧？”

“你说的只代表你的个人意见，科林。”萨利说。

“但那是事实，不是吗？”科林说。

波洛再次摊开双手，优雅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承认。

“我得承认，”他说，“我好心的女主人告诉我一些事情，使她忧心忡忡。”

莱恩[1]·贝特森站起来，脸色阴沉，一副寻衅的架势。

“听着，”他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晚上的事是不是你们做好了圈套要栽赃给我们？”

“你才明白过来啊，贝特森？”奈杰尔甜甜地说道。

西莉亚恐惧地屏住了呼吸，说：“那我确实是对的了！”

哈伯德太太态度坚定地开口了，话语充满了权威性。

“我请波洛先生给我们进行一次演讲，同时我想就近来发生的一些事向他请教。发生了一些事，对我来说，惟一的另一选择是——报警。”

顿时室内一片骚动。吉纳维夫吐出一长串激昂的法语：“去报警，那太不光彩、太丢人了！”

---

[1] 莱恩为伦纳德的简称。——译注。

其他的声音插进来，有的表示赞成，有的则加以反对。在最后的间歇时刻，伦纳德·贝特森坚定的声音响了起来：

“让我们来听一下波洛先生对我们所处困难境地的看法。”

哈伯德太太说：

“我已经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波洛先生了。如果他有任何问题向大家询问，我相信诸位是不会加以反对的。”

波洛向她鞠躬致谢。

“谢谢。”他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变出一双晚礼鞋，将它们递给萨利·芬奇。

“您的鞋子，是吗，小姐？”

“噢，是的。一双？您是从哪儿搞到丢的那一只的？”

“从贝克街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

“但您怎么知道能在那儿找到它，波洛先生？”

“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过程。有人从你的房里拿走了一只鞋。为什么？不是为穿，也不是为卖。既然人人都会搜查这所房子试图找到它，那么这只鞋子一定会被转移出这所房子或被毁弃。但毁坏一只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包好，在行车高峰时间将它带到公共汽车或火车上，趁人不备将它塞到座位底下。那是我最初的猜想，最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知道我的立论也是正确无误的——鞋是被人拿走的，正如同你们的诗人所说，‘去骚扰，因为他知道这使其人烦忧。’”

瓦莱里亚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声。

“那是指着你说的，奈杰尔，亲爱的，这根手指指得可再

正确不过了。”

带着一点儿傻笑，奈杰尔说：“如果鞋合适，就穿上它。”

“一派胡言，”萨利说，“奈杰尔根本没拿我的鞋。”

“当然他没有，”帕特里夏生气地说，“那种想法再荒谬不过了。”

“我可不知道什么荒谬不荒谬的。”奈杰尔说，“其实我根本没干那种事——就像我们大家都会说的一样毫无疑问。”

波洛好像一直在等待着这些话，就像一个演员在等着他的提示词一样。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停在莱恩·贝特森涨红的脸上，接着，探究的目光扫过其余的学生。

他开口说话了，双手故意做着一种充满外国味儿的手势：

“我所处的地位相当微妙。在这儿我是一个客人。我到此是受到了哈伯德太太的邀请，也就是说，来此度过一个迷人的夜晚。当然，同时也将这双可爱的鞋子归还给它的主人。至于下一步——”他停了一下，“这位先生——贝特森？是的，贝特森，要我谈谈我个人对这——难题的看法。但如果不是由诸位一起，而是由一个人单独提出要求，我说出来就将是一件很失礼的事。”

大家看到艾基博姆博先生点着他那长着一头黑鬈发的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这才是正确的程序，是的。”他说，“把事情交给在座的各位表决才是正当的民主程序。”

萨利·芬奇不耐烦的声音响了起来。

"唉，真无聊。"她说，"我们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体。大家别再瞎扯了，让我们来听听波洛先生的高见。"

"我不能再苟同了，萨利。"奈杰尔说。

波洛向他点头示意。

"很好，"他说，"既然大家都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的意见极其简单。哈伯德太太，或者更好是尼古莱蒂斯太太，应该立刻报警。没有时间了。"

第 五 章

毫无疑问谁也没想到波洛会作出这样的声明。没人抗议，也没人做出评论，室内突然出现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

全场一时无人做声，哈伯德太太以之为借口将波洛带上楼，走进自己的起居室。临走时，波洛只是简单地飞快道了声："诸位晚安。"

哈伯德太太打开灯，关上门，请波洛先生坐到火炉旁的扶手椅上。她本来满面春风，一派亲切和蔼的样子，但因为焦急和疑虑，脸上的皱纹也出来了。她敬了客人一支烟，但被波洛礼貌地拒绝了，解释说他更喜欢抽自己的。他还敬哈伯德太太一支，但她拒绝了，只是含混地说道："我不抽烟，波洛先生。"

接着，她在他对面坐下。经过一阵犹豫后，她开口了：

"我敢说您是对的，波洛先生。也许我们确实应该立即

就此事报警，特别是在发生了这件充满恶意的墨水事件之后。但是我宁愿您没有这么说过——像刚才那样直言不讳。”

“啊，”波洛点燃了自己的一根小巧的烟卷，看着烟雾冉冉上升，说道，“您认为我应该加以掩饰吗？”

“嗯，我承认公平处事、将事实真相告诉大家是好的。但我认为似乎低调处理，请一个警官到这儿来看看，跟他私下谈谈发生的事儿更好些。我的意思是，不管是谁干了这些愚蠢的事，嗯，那个人现在已经得到警告了。”

“也许，是的。”

“我得相当有把握地说，”哈伯德太太说，声音严厉。“不是也许。即使那个佣人或学生今天晚上不在座，我说的那些话也会传开的。事情总是如此。”

“确实。事情总是如此。”

“还有尼古莱蒂斯太太。我真不知道她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谁也摸不透她。”

“找到答案将是一件有趣的事。”

“很自然，除非她同意，否则我们不能报警。嗯，是谁？”

有人在敲门。敲门声尖锐刺耳，充满权威性。敲门声持续着。在哈伯德太太恼怒地说出“进来”前，门就打开了，科林·麦克纳布走了进来，齿间紧夹着烟斗，脸色阴沉。

他拿下烟斗，关上背后的门，开口说道：

“请原谅，但我急于到此和波洛先生谈几句话。”

“和我？”波洛回过头，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惊讶表情。

“是的，和您。”科林厉声说道。

他摆正一张实在不太舒服的椅子，背部绷得直直地坐了上去，正好面对着波洛。

“今天晚上您讲的实在太有趣了。”他肆意说道，“我不否认您长期从事探案工作，经验丰富，不过请原谅，我得说，您的思想和方法都已经过时了。”

“科林，”哈伯德太太说，脸上的颜色变了。“你实在太粗鲁了。”

“我并不想冒犯您，但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犯罪和惩诫，波洛先生——那就是您的知识、经验、思想所能达到的范围。”

“对我来说，它们之间具有自然的关联性。”波洛说。

“您采取的是狭隘的法律观，而且，是最旧式的法律观。现在，即使是法律也开始对引发犯罪的原因的最新理论加以关注。重要的是原因，波洛先生。”

“但是你瞧，”波洛高声说道，“用你们的时髦话来说，对你的话我再同意不过了！”

“那您就得考虑引发这所房子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您得找出到底为什么有人会干出这些事的原因。”

“但我仍然赞同你的意见。是的，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总是有理可循，而且对与此有关的人来说，也许是道理充分。”

对此，哈伯德太太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尖声插嘴道：“一派胡言。”

“那就是您犯错误的原因，”科林微微转向她说道，“您得把心理因素考虑进去。”

“什么鬼心理，”哈伯德太太说，“我可没耐心听你说这种话！”

“那是因为您对它毫无了解。”科林低沉而沙哑地驳斥道。他把目光移回到波洛身上。

“我对这些课题很感兴趣。目前我正在攻读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我们曾碰到过牵涉最广泛、最令人震惊的案例，我要向您指出的是，波洛先生，您不能用原罪学说或罪犯蓄意藐视法律而就对犯罪不再加以细致思考。如果您想有效治疗青少年犯罪，您就得了解问题的根源。这些观念在你们的时代是闻所未闻、无人思考过的。我毫不怀疑您会发现您很难接受它。”

“偷就是偷。”哈伯德太太态度坚定。

科林不耐烦地蹙起了眉头。

波洛谦和地说道：

“我的观念毫无疑问是旧式的，但我已完全准备好了，想听听你的看法，麦克纳布先生。”

科林一副惊奇的样子。

“公平之见，波洛先生。现在我要尽可能简单地把这件事向您讲清楚。”

“谢谢。”波洛谦和地说。

“为方便起见，我要从您今天晚上带来交还给萨利·芬奇的那双鞋子说起。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是失窃了一只鞋。只有一只。”

“我记得这个事实曾给我留下印象。”波洛说道。

科林·麦克纳布往前探出身子：他的一张严厉而英俊

的面孔因急切而容光焕发。

“啊，但您没有看出它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能有幸碰上的最好的、最令人满意的例子之一。我们碰到的完全是一种灰姑娘情结。您可能熟悉灰姑娘的童话故事[①]。”

“源于法国——mais oui”[②]。

“灰姑娘，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报酬，坐在火炉旁；她的姐妹，穿着华丽的衣服，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一个小仙的教母把灰姑娘也送去参加舞会。在午夜钟声响起时，她华丽的服装又重新变成了她以前穿的破烂不堪的衣服。她急忙逃跑，在身后留下了一只鞋。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将自己比做灰姑娘（当然，是无意识的）。这个姑娘偷了一只鞋。为什么？”

“一个姑娘？”

“当然，是一个姑娘。这一点，”科林以责难的语调说道，“即使是最平庸的人也能看出来。”

“别那么说，科林！”哈伯德太太说。

“请继续说。”波洛很有礼貌地说道。

“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做，但那种内在的欲望是很明显的。她想成为公主，让王子认出她并向她求婚。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鞋子是从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姑娘那儿偷来的，她正是要去参加一个舞会。”

---

① 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创作的童话，是最早的文学童话之一，有《小红帽》、《睡美人》、《蓝胡子》等。——译注。

② 法文。意为：是的。——译注。

科林的烟斗早已熄灭了。现在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禁不住挥舞起烟斗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一些已发生的事。一个精于小偷小摸的贼——所有东西都和有吸引力的女性有联系。粉盒、唇膏、耳环、手镯、戒指，内有双重含义。这个姑娘希望被人注意。她甚至希望受到惩罚——这种事情在青少年犯罪中经常发生。它和普通的偷窃毫无共同之处。小偷偷东西并不是为财物的价值。有钱的妇女去百货商场偷那些她们完全付得起钱的东西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一派胡言。"哈伯德太太的话充满火药味。"那些人只是普通的人，不老实罢了，那就是症结所在。"

"但是失窃的物品中有一只值钱的戒指。"没有理会哈伯德太太的插嘴，波洛说道。

"又物归原主了。"

"但不用说，麦克纳布先生，你不会认为听诊器也是女人的小玩意吧？"

"那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些自认为在性魅力方面有欠缺的妇女往往力图在事业的追求中得到升华。"

"那烹调书呢？"

"一种丈夫、家庭、家庭生活的象征。"

"硼砂粉？"

科林不耐烦地说：

"亲爱的波洛先生，没人会偷硼砂粉！干嘛偷它？"

"这正是我问自己的。必须承认，麦克纳布先生，你似乎对每件事都能找到解释。那么，请告诉我，一条旧法兰绒的

裤子的消失有何意义？正是你的法兰贼裤子，据我所知。”

科林第一次出现了不自在的表情。他的脸红了。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对此我能够解释，它可能和什么东西有关。也许，嗯，确实，挺让人伤脑筋的。”

“啊，你避免让我觉得脸红了。”

突然，波洛往前探出身子，在年轻人的膝盖上轻敲了一下。

“还有泼在另一位学生论文上的墨水，被剪成碎片的丝巾。这些事情没有让你不安吗？”

科林一直充满自得、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

“确实让我不安，”他说，“相信我，我很不安。这很严重。她应该得到治疗——立刻。但只是医学治疗，只此而已。这件事跟警方没有关系。她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如果我……”

波洛打断了他：

“你知道她是谁？”

“是的，我非常怀疑一个人。”

波洛以概括的口吻喃喃自语：

“一个在异性方面不太成功的女孩。一个羞涩的女孩。一个充满柔情的女孩。一个大脑反应迟钝的女孩。一个有挫折感和孤独感的女孩。一个……”

有人敲门。波洛停住了。敲门声持续着。

“请进。”哈伯德太太说。

门开了，西莉亚·奥斯汀走了进来。

“啊，”波洛点着头说，“真是你，西莉亚·奥斯汀小姐。”

西莉亚注视着科林，眼睛里充满痛苦。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她屏息说道，“我来，我来……”

她深吸了一口气，冲向哈伯德太太。

“请，请不要找警方。是我。那些事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做。我无法想像。我也不想那么干。只是，只是身不由己。”她猛一转身，面向科林。“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想你再也不会和我说话了。我知道我很可怕……”

“别这样说！一点也不，”科林说。他的声音饱含感情，充满温暖和友爱。“你只是有点儿头脑混乱，不过如此而已。你得了一种病，从而不能正确地看待事物。如果你相信我，西莉亚，我很快就能为你治好它。”

“哦，科林，真的？”

西莉亚看着他，眼中溢满毫不掩饰的倾慕。

“我一直很担心。”

他用一种带着父辈慈爱的态度拉住她的手。

“嗯，不必再担心了。”他站起身来，挽起西莉亚的手臂，态度坚定地看着哈伯德太太。

“我希望现在，”他说，“别再说什么报警的蠢话了。没有任何真正值钱的物品被窃，拿走的东西西莉亚也将归还。”

“我无法归还手镯和粉盒，”西莉亚担心地说，“我把它们丢到阴沟里去了。但我会买新的归还的。”

“听诊器呢？”波洛说，“你把它放哪儿了？”

西莉亚脸红了。

"我从未动过什么听诊器。我拿一个可笑的旧听诊器做什么?"她的脸更红了。"而且我也没把墨水泼在伊丽莎白的论文上。我从不会干那样一件——充满恶意的事。"

"但你剪碎了霍布豪斯小姐的围巾,小姐。"

西莉亚看起来很不安。她不太肯定地说:

"那不同。我的意思是,瓦莱里亚绝对不会介意的。"

"背囊呢?"

"哦,我没干。那只是一种情绪的表现罢了。"

波洛拿出他从哈伯德太太的小本子上抄下来的失物清单。

"告诉我,"他说,"这次一定要说实话。到底哪些是你干的,哪些事不是你干的?"

西莉亚扫了一眼清单,立刻做出了回答:

"我对帆布背囊、灯泡、硼砂粉和浴盐的事毫无所知,戒指也是我拿错了。当我知道它很值钱后,我马上把它还给失主了。"

"明白了。"

"因为我其实并不是有意去做不诚实的事,只是……"

"只是什么?"

西莉亚的眼里闪过一丝警觉。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完全给弄糊涂了。"

科林不容违拗地插了进来。

"如果您不再诘问她,我将会很感激。我向您保证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从现在开始,我将对她负全责。"

“哦，科林，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要好好地和你谈谈你自己，西莉亚。比如说，你早年的家庭生活。你的父母关系融洽吗？”

“哦，不。他们关系很糟糕——在家里——”

“一点不错。还有——”

哈伯德太太插了进来。她用一种充满权威的语调说道：

“诸位，一切都结束了。我很高兴，西莉亚，你能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你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担忧，不管怎么样，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相信你并没有故意往伊丽莎白的论文上泼墨水。我不相信你会干那样的事。现在，你和科林可以走了。今天晚上我对你们已经受够了。”

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哈伯德太太深吸了一口气。

“嗯，”她说，“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赫尔克里·波洛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他说道：

“我认为，我们在一幕爱情剧里出了不少力。现代式的。”

哈伯德太太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Autres temps，autres moeurs”[1]

波洛喃喃自语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小伙子把有关通神论[2]的书借给姑娘们或是大家一起讨论梅特林克的‘蓝鸟’。一切都是感性的和高度理想化的。现在使男孩子和女

---

[1] 法文。意为：时代不同，习俗各异。——译注。

[2] 认为可借精神上的忘我及冥想达到直接认识神的哲学体系。——译注。

孩子走到一起的是生活和各种'情结'。"

"一切都太荒谬了。"哈伯德太太说。

波洛表示了异议。

"不、不都是荒谬的。其根本原则还是够合理的。但是一个像科林这样沉迷于研究中的年轻研究者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幸者痛苦的家庭生活和各种情结而不见其他。"

"西莉亚的父亲在她四岁时就去世了。"哈伯德太太说,"她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母亲慈爱但较愚蠢。"

"啊,但她非常聪明,并未向年轻的麦克纳布谈及其真实情况!她说的都是他想听的。她真是深陷爱河了。"

"您相信他这一套骗人的鬼话吗,波洛先生?"

"我不认为西莉亚有什么灰姑娘情结,还有什么她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偷的东西。我想她冒险偷了一些不值钱的小物件,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沉迷于研究工作的科林·麦克纳布的注意,这个目的,她已经达到了。如果她还是一个可爱、羞涩的普通女孩,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向她扫上一眼。在我看来,"波洛说,"一个女孩是有权利不顾一切、使尽一切招数去得到她所爱的人的欢心的。"

"我不认为她聪明到能想出这个计划的地步。"哈伯德太太说。

波洛没有回答,他蹙起了眉头。

哈伯德太太继续说道:

"一切都白费了!我真的很抱歉,波洛先生,为这点小事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过去了,皆大欢喜。"

"不，不。"波洛摇头说道，"我并不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把这件事情前面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理清楚了。但有些东西仍然无法解释。而且我，我有一种感觉，这儿发生的一些事性质很严重，的确很严重。"

"哦，波洛先生，您真的这么认为吗？"

"这是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夫人，我是不是能和帕特里夏·莱恩小姐谈谈。我希望能检查一下被窃的戒指。"

"哦，当然可以，波洛先生。我马上下楼，让她来见您。我想和莱恩·贝特森谈点事。"

帕特里夏·莱恩很快就来了，脸上一副探询的神色。

"很抱歉打扰你，莱恩小姐。"

"哦，没关系。我并不忙。哈伯德太太说您想看看我的戒指。"

她从手指上褪下戒指，递给波洛：

"宝石很大。但做工当然是老式的。它是我母亲的订婚戒指。"

波洛审视着戒指，点着头。

"您的母亲还在世吗？"

"不。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真令人伤心。"

"是的。他们人都很好，可我跟他们一直都不太亲近，我本该跟他们相当亲近才对。人总是在事后才觉得后悔。我的母亲希望有一个可爱的爱出风头的闺女，她希望自己的闺女喜欢衣饰和社交活动。当我读考古专业时，她非常失望。"

"你处世一直很严谨吗?"

"我想是的,确实如此。一个人可以感觉到生命是如此短暂,人应该做一些值得做的事。"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帕特里夏·莱恩,他猜,三十刚出头。除了抹了一点儿唇膏外,装饰随便,完全没有化妆,暗褐色的头发梳向脑后,不成发型。一双怡人的眼睛透过镜片,严肃地看着你。

"没有魅力,bon Dieu,"[1] 波洛凭着自己的鉴赏力在心里自言自语,"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他们怎么说来着? 被倒拖着拖过树篱? 毫无疑问,说得太对不过了!"

他对此不以为然。他发现帕特里夏有教养的声音缺乏重音,让人听起来昏昏欲睡。"她很聪明,富有教养,这个姑娘,"他在心里说道,"唉,会变得一年比一年让人感到乏味! 到了她老的时候——"他的脑中闪电般地出现了维拉·罗萨科夫伯爵夫人的形象,"多么风姿绰约、充满魅力,哪怕是花已凋零,人已迟暮! 现在的姑娘——"

"但那是因为我老了,"波洛在心里说,"即使这个优秀的姑娘对某个男人来说可能也是真正的维纳斯呢。"但是他对此表示怀疑。

帕特里夏正在说着:

"有人对贝斯——对约翰斯顿小姐干了那种事,我真的非常震惊。在我看来,使用绿墨水好像是故意试图让别人以为那事儿是奈杰尔做的。但我向您保证,波洛先生,奈杰尔

---

① 法文。天啊! 上帝啊! ——译注。

绝不会做那种事。"

"啊。"波洛看着她，兴趣更浓厚了。她满脸通红，一副热切的样子。

"奈杰尔这个人，别人不容易理解他。"她认真地说，"您看，他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Mon Dieu，[1] 又是一个！"

"您说什么？"

"没什么。你是说——"

"说奈杰尔呢。他这个人挺难对付的。他有和任何形式的权威作对的趋势。他非常聪明，真的挺令人钦佩的，但我必须承认有时他的态度让别人非常不舒服。讥诮别人，您知道，他太蔑视别人了，所以从不替自己解释或保护自己。即使是这儿的人也都认为那墨水的事儿是他干的，他不会违背自己的习惯说那不是他干的。他只会说：'别人爱那么想，就让他们那么去想呗。'那种态度确实是非常愚蠢的。"

"有可能会遭到误解，这是肯定的。"

"我想那是一种自尊心。因为他总是这样受人误解。"

"你认识他很长时间了吗？"

"不，刚认识了一年。我们是在游览法国的卢瓦尔堡时碰上的。他得了流感，后来又转成了肺炎，我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他身体很弱，完全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尽管他很独立，但在某些方面，他像一个孩子一样，需要别人来照料。他真的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

---

[1] 法文。意为：我的天！我的上帝！——译注。

波洛叹了一口气。他突然觉得，对爱情感到非常厌倦……先开始是西莉亚，一双像猎[1]一样的充满倾慕的眼睛。现在又是帕特里夏，看起来就如同是虔诚的圣母玛利亚。应该承认，应该有爱情存在，年轻人一定要相遇，成双配对。但他，波洛，所幸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他站起身来。

"小姐，你能允许我保留这枚戒指吗？明天我会丝毫无损地归还给你的。"

"当然可以，如果您要的话。"帕特里夏说，非常惊奇。

"你太好了。小姐，请务必当心。"

"当心？当心什么？"

"我真希望我知道。"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仍然忧心忡忡。

[1] 一种毛长耳垂之犬。——译注。

第 六 章

第二天，哈伯德太太发现每一件事都让她觉得愤怒。她一身轻松地醒过来，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恼人的疑虑最终一扫而光。一个傻姑娘用那种愚蠢的现代方式做了傻事，然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负责（对此，哈伯德太太毫无耐心。）从现在起，秩序就要恢复了。

吃了这令人宽慰的定心丸，哈伯德太太下楼去吃早饭。但她发现刚获得的安适感受到威胁。学生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早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各种特殊的尝试。

钱德拉·莱尔先生已经听说了伊丽莎白的论文遭到毁坏的事，对此他非常激动，口若悬河。"压迫，"他急促含糊地说，"蓄意压迫土著民族。轻视和偏见，种族偏见。现在就是一个确凿的例证。"

"喂，钱德拉·莱尔先生，"哈伯德太太严厉地说，"没人

请你就此事发表意见。现在还不知道那事是谁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干那种事。”

“哦，但是，哈伯德太太，我想西莉亚已经亲自去找过您，勇敢地承认了一切，”琼·托姆林森说，“我觉得她做得挺好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好好地对待她。”

“你一定要令人厌恶地这样说吗，琼？”瓦莱里亚·霍布豪斯生气地要求道。

“我觉得那样说很不好。”

“勇敢地承认，”奈杰尔说道，说着因厌恶而发了一下抖。“真是一个令人厌恶至极的说法。”

“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牛津人都这么说，而且——”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难道我们非得在吃早饭的时候谈什么牛津人吗？”

“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妈？是西莉亚偷了那些东西，是吗？因为这个，所以她不下来吃早饭了，是吗？”

“我不懂，谁给我说一下。”艾基博姆博说。

没有人回答他。他们每一个人都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怜的人，”莱恩·贝特森继续说道，“她缺钱还是怎么的？”

“我不是很吃惊，你知道，”萨利慢腾腾地说道，“我总有一种想法……”

“你是说是西莉亚将墨水泼在我的笔记上？”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看起来表示怀疑。“那看起来挺让人吃惊的，真让人难以置信。”

“西莉亚根本没有把墨水泼在你的论文上。”哈伯德太

太说道，"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了。我本来想等过些时候心平气和地告诉大家，但是——"

"但是琼昨晚在门外都偷听到了。"瓦莱里亚说。

"我不是偷听。我只是凑巧经过。"

"得了，贝斯，"奈杰尔说，"你很清楚是谁泼的墨水。是我，坏小子奈杰尔，用我的小绿墨水瓶，泼的墨水。"

"他没干。他只是说着玩罢了。哦，奈杰尔，你怎么这么傻呢？"

"我如此高尚是在给你打掩护，帕特。昨天上午是谁把我的墨水借走了？是你。"

"我不太理解，请解释一下。"艾基博姆博先生说。

"你并不需要懂，"萨利告诉他，"如果我是你，我就置身事外。"

钱德拉·莱尔站起身来。

"你干吗不问为什么埃及人憎恨苏伊士运河？"

"哦，糟透了！"奈杰尔用力地把杯子跺在盘子上，暴躁地说道，"刚开始是牛津人，现在又是政治！在吃早饭的时候！我要走了。"

他猛地推开椅子，走出了房间。

"外面的风挺冷的，穿上你的外套。"帕特里夏在后面追着他说道。

"咯，咯，咯，"瓦莱里亚不客气地说道，"她很快就会长出羽毛，扇动她的翅膀了。"

那个法国女孩，吉纳维夫，英语还不太熟练，所以跟不上别人的谈话速度。她一直听着雷内在她耳边细声做的解

释。这时她嘴里飞快地迸出一串法语，音量很高，就像在尖叫。

"Comment donc? C'est cette petite qui m'a volé mon compact? Ah, par exemple!

J'irai à la police. Je ne supporterai pas une pareille ……"[1]

科林·麦克纳布一直在试图让别人听到自己说的话，但他低沉、傲慢、慢吞吞的话语完全被更高的声浪淹没了。他放弃了自己傲慢的态度，用拳头在桌上重重地砸了一下。每个人都吃惊地停了下来，厅内一片寂静。果酱瓶跳离桌面，掉到地上打碎了。

"所有的人，都闭上嘴，听我说。我从未听说过比这更无知更不客气的话了！难道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稍稍懂点心理学吗？我们不该责备这个姑娘。我告诉你们，她经历过很严重的情感危机，她需要最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对待，否则她今后的生活将继续充满不安定的因素。我警告你们——最大程度的爱心，那是她所需要的。"

"但不管怎么说，"琼用一种清晰、一本正经的声音说道，"尽管我很同意你所说要客气的说法，但我们不该宽恕这种事情，对吗？我是说偷窃。"

"偷窃？"科林说，"那不是偷窃。嗯，你让我讨厌——所有你们都让我讨厌。"

---

[1] 法文，意为："真的吗？是那个小姑娘把我的粉盒偷走了！啊！我一定要去警察局报告。这种做法真让我受不了。— 译注。

“她是个有趣的病例，是吗，科林？”瓦莱里亚说着，咧嘴对他笑了笑。

“如果你们对心灵的活动方式感兴趣的话，是的。”

“当然，她没拿我的任何东西，”琼说，“但我确实认为——”

“是的，她没有拿你的任何东西。”科林满脸怒容地转向她说，“如果你对那意味着什么稍有了解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这么高兴了。”

“确实，我不明白。”

“哦，好了，琼，”莱恩·贝特森说，“让我们别再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抱怨了。我要迟到了，你们大家也一样。”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告诉西莉亚振作起来。”他回过头说道。

“我应该正式提出抗议，”钱德拉·莱尔先生说道，“我的硼砂粉被拿走了。可我的眼睛因学习过度而变得红肿，硼砂粉对我是少不了的。”

“你也要迟到了，钱德拉·莱尔先生。”哈伯德太太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的教授经常不准时，”钱德拉·莱尔阴郁地说道，但还是向大门走去。“而且，当我问研究上的问题时，他就变得暴躁易怒、蛮横无理。”

“Mais il faut qu'elle me le rende，ce compact。”[1] 吉纳维夫说。

---

[1] 法文。意为：她应该把粉盒还给我。——译注。

"你应该说英语，吉纳维夫。如果你一激动就说法语，那么你将永远学不会英语。这个星期你吃了日曜日[1]晚餐，可是你还没有付给我钱。"

"啊，我现在没带钱包。今天晚上——Viens René，nous serons en retard."[2]

"请再说一遍，"艾基博姆博先生以恳求的目光环视四周说道，"我还是不懂。"

"走吧，艾基博姆博，"萨利说道，"在去学院的路上，我会讲给你听的。"

她向哈伯德太太点点头，要她放心。她引着一脸茫然的艾基博姆博走出房间。

"哦，天啊，"哈伯德太太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怎么会干上这份工作的！"

瓦莱里亚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她以友好的姿态露齿笑了笑。

"别担心，妈，"她说道，"水落石出是件好事。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的。"

"我得说我非常惊奇。"

"最后证明是西莉亚干的？"

"是的。不会是你吧？"

瓦莱里亚相当漫不经心地说道：

"相当清楚，真的，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

[1] 一周的首日，基督徒的休息及崇拜日。——译注。

[2] 法文。意为：快走，雷内，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迟到了。——译注。

"你一直想着这件事?"

"嗯,有一两件事让我很好奇。不管怎么说,她是如愿得到科林了。"

"是的。我忍不住觉得那种做法不太对。"

"你没法用枪得到一个男人,"瓦莱里亚大笑起来。"但是玩个有盗癖瑕疵的小把戏就能达到目的了。别担心,妈妈。看在上帝的分上,让西莉亚把粉盒还给吉纳维夫吧,要不然我们吃饭的时候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哈伯德太太叹了口气说道:

"奈杰尔把茶碟敲裂了,而且果酱瓶也碎了。"

"一个糟糕的早晨,不是吗?"瓦莱里亚说道,然后走了出去。哈伯德太太听见她愉快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

"早上好,西莉亚,海岸已经清除干净了。真相已大白,一切都将得到谅解——奉虔诚的琼之命。至于科林,他为了你像头狮子一样地大吼大叫。"

西莉亚走进饭厅。她的一双眼睛因哭泣而变得红红的。

"哦,哈伯德太太。"

"你晚了很长时间,西莉亚。咖啡已经凉了,剩下的食物也不太多了。"

"我不想和其他人见面。"

"我理解。但你迟早得跟他们见面。"

"哦,是的,我知道。我想,到今天晚上——可能更容易些。而且,当然我不会留在这儿了,这个周末我就走。"

哈伯德太太蹙起了眉头。

"我想没有必要那样做。你对一点小小的不愉快要做好

思想准备，这很公平。总的来说他们这群年轻人都挺宽厚的。当然你要尽可能地做些补偿。”

西莉亚充满热切地打断她。

“哦，是的，我把支票本带来了。这是我想和您谈的一件事。”她低垂着眼睑，手上拿着一个支票本和一个信封。“我怕万一我下楼的时候您不在，所以我已给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非常抱歉。我本来想放一张支票在信封里的，这样您可以和他们结下账，可我钢笔里的墨水用完了。”

“我们得列个单子。”

“我已经列出来了，尽我所知道。我不知道是给他们钱好还是买新的还给他们好。”

“我要仔细考虑一下。现在一下子很难说哪个好。”

“哦，务必让我先把支票给您。这样我心里就好过多了。”

哈伯德太太正要毫不妥协地说“真的？我们凭什么要让你觉得好过些？”时，猛然想到既然学生们总是缺少现金用，这样办可能更有助于事情的解决。这也可以安慰一下吉纳维夫，否则她可能会到尼古莱蒂斯太太那儿去捣乱的。（不管怎么说，麻烦已经够多了。）

“好吧。”她说。她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清单上的物品。“现在很难说值多少钱。”

西莉亚热切地说：“您大概估个数，我写在支票上给您。然后您再问一下他们，把确切数目搞清楚，再或补或退。”

“很好。”哈伯德太太估摸着说了个数目。就她看来，已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西莉亚立刻表示同意，她打开支票簿。

"哦,这支总是给我找麻烦的钢笔。"她向架子走去,那儿放着学生们的零碎物品。"看起来,除了奈杰尔可怕的绿墨水外,没有别的墨水了。哦,就用它吧,奈杰尔不会介意的。我一定要记住出去时买一瓶新的昆克牌墨水。"

她吸足墨水,走回来,填写了支票。

她把它递给哈伯德太太,同时,扫了一眼手表。

"我要晚了。我最好不吃早饭了。"

"喂,你最好吃点儿东西,西莉亚,哪怕吃点面包、奶油。饿着肚皮对身体不好。嗯,什么事?"

杰罗尼莫,这儿的意大利男仆,走进屋子,用手做了一个表示强调的手势。他本就皱缩的、像猴子一样的脸紧皱着,一副让人发笑的苦相。

"主人她刚来。她想见您。"他最后做了一个手势,加了一句,"她快疯了。"

"我马上来。"

当西莉亚急匆匆地切下一片面包时,哈伯德太太离开了房间。

尼古莱蒂斯太太正在房里走来走去,一副公园里的饿虎在喂养时间快到时的样子。

"我听到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咆哮起来,"你报警了?什么都没跟我说?你以为你是谁?我的天,这个女人认为她自己是谁?"

"我没有报警。"

"你在撒谎。"

"喂,尼古莱蒂斯太太,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

"哦，不能，当然不能！都是我的错。你没错，总是我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尽善尽美。警察竟然到我这高尚的学生之家来！"

"这不是第一次。"哈伯德太太说道，回忆起各种令人不快的事件。"有一个西印度群岛来的学生因靠不道德的收入生活而遭警方通缉，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年轻共产主义煽动分子曾以假名在此入住，还有——"

"啊！你想用这些来堵住我的嘴？人们到我这儿来，向我撒谎，伪造身份证明文件，因和谋杀案有牵连而警方希望讯问他，这一切难道都是我的错不成？你还用我遭受的痛苦来责备我！"

"我根本没这样做。我只是想向您指出警察到这儿来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我敢说有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学生住在这儿，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事实是并没有人'报警'。一位声名卓著的私家侦探昨晚凑巧作为我的客人来和大家共进晚餐。他就犯罪学向学生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演讲。"

"但看起来没有任何必要向我们的学生进行什么犯罪学的演讲！他们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多得足够当他们高兴时去偷、去破坏！对此我们什么事也没做，什么事也没做！"

"我做了一些事！"

"是的，你把我们内部最秘密的事告诉了你的那个朋友。这完全是侵犯隐私。"

"根本不是。我负责管理这个地方。我很乐意告诉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其中一个学生已承认她对发生的大部

分事情负责。”

“肮脏的小猫，”尼古莱蒂斯太太说，“把她扔出这条街道。”

“她自己已准备离开，她还将做出全额赔偿。”

“那有什么好的？我的美丽的学生之家将有一个坏名声。没人会再来了。”尼古莱蒂斯太太在沙发上坐下来，泪如雨下。“没有人考虑到我的感受，”她抽泣着。“真是可恶，竟这样对待我。算了，不管它！把它扔到一边去！如果我明天死，谁会来关心？”

哈伯德太太聪明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离开了房间。

“愿全能的主给我以耐心。”哈伯德太太对自己说道，然后下楼去厨房检查玛丽亚的工作。

玛丽亚愁眉不展，持不合作的态度。“警察”这个词无声地在这空气中翱翔。

“将被控告的是我。我和杰罗尼莫。在外国的土地上你能期盼得到什么正义？不，我无法照你所说做炖菜——他们送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米。我建议你用意大利面条来代替。”

“我们昨天刚吃过意大利面条。”

“那没关系。在我们国家我们天天都吃意大利面条，每一天都吃。意大利面食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不错，但你现在在英国。”

“很好，那么我做炖菜。英国炖菜。您不会喜欢的，但我要做——惨白惨白的洋葱放在很多水里煮而不是放在油里炸，还有碎骨头上的惨白的肉。”

玛丽亚说得如此充满恐吓的意味，以致于哈伯德太太觉得自己正听她描述一件谋杀案。

“哦，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她生气地说，离开了厨房。

当晚六点钟，哈伯德太太已恢复了以往的效率。她在所有学生的房中留了个条，让他们吃晚饭前去找她一下。当大家遵令前往后，她告诉大家西莉亚请她出面处理失窃之事。他们对于此事的态度，她认为，都不错。即使是吉纳维夫，在听到对她粉盒的慷慨估价后，也软化下来，兴高采烈地说过去的就 sans rancune[1]，然后又聪明地加了几句：“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精神危机经常发生。西莉亚很富有，她没有必要去偷。这只是她情感的一次猛烈发作。麦克纳布先生在这点上是对的。”

当哈伯德太太在晚餐铃响后从楼上下来时，莱恩·贝特森将她拉到一边。

“我要在大厅里等西莉亚，”他说，“然后把她领进来。这样她就会知道一切都过去了。”

“你太好了，莱恩。”

“没什么，妈。”

按预定安排，当大家在传递汤时，莱恩低沉的声音从大厅传来。

“来，进来，西莉亚。朋友们都在。”

[1] 法文。意为：别放在心上。——译注。

奈杰尔对着他的汤盘尖刻地评论道：

"这家伙正在做好事呢！"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对自己的舌头有所控制。当莱恩的粗大胳膊揽着西莉亚的肩膀进来时，他挥了挥手，跟西莉亚打了个招呼。

大家突然就各种话题进行热烈地讨论，并纷纷邀请西莉亚加入。

几乎不可避免的，这种表示好意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有疑的沉寂。接着是艾基博姆博先生将精神焕发的脸转向西莉亚，靠着桌子倾身向前，说道：

"他们已经就我不懂之处向我解释了很多。你顺手牵羊挺在行的，很长时间竟没有一个人发现。真聪明。"

就在此时，萨利·芬奇喘着气说道："艾基博姆博，你要害死我呀。"她哽咽得厉害，不得不跑出大厅去恢复一下。大厅里爆发出一阵完全自发的笑声。

科林·麦克纳布来晚了。他看起来很冷淡，比平时更加难以交流。晚饭临近结束，在别人吃完以前，他站起来，局促不安地咕哝道：

"得出去看个人。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西莉亚和我——希望明年我获得学位后结婚。"

一副面红耳赤的惨相，他接受了朋友们的祝贺，承受了朋友们发出的讥诮的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然后狼狈不堪地逃走了。另一面，西莉亚面呈粉红色，神情泰然。

"又少了个好男人。"莱恩·贝特森叹息着说道。

"我太高兴了，西莉亚。"帕特里夏说道，"我希望你以后生活幸福。"

"花园里的万物都尽善尽美。"奈杰尔说道,"明天我们要带点意大利红葡萄酒来,为你祝贺一下。我们亲爱的琼怎么看起来这么严肃呢?你不赞成结婚吗,琼?"

"当然不是,奈杰尔。"

"我一直认为婚姻比没有约束的爱要好得多,不是吗?对孩子来说更好。看起来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更好的方法。"

"但母亲不应该太年轻,"吉纳维夫说,"我们在生理课上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

"确实如此,亲爱的。"奈杰尔说,"你不是在暗示西莉亚还不到承诺年龄[1]或那之类的吧?她是自由的,白人,年已二十一岁。"

"这,"钱德拉·莱尔说,"是最令人生气的话。"

"不,不,钱德拉·莱尔先生,"帕特里夏说,"那只是一种,一种惯用语。它什么意思也没有。"

"我不懂,"艾基博姆博先生说,"如果它什么意思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说它呢?"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突然稍稍提高声音说道:

"有时一些看起来没什么意思的话可能有很多含义。不,我指的不是你那句美国引语。我指的是别的。"她环顾桌子四周。"我在说昨天发生的事。"

瓦莱里亚严厉地说:

"发生什么事了,贝斯?"

---

[1] 法律上许可一人有权同意与人发生性关系、婚姻有自主权等的年龄。——译注。

"哦,请别这样,"西莉亚说,"我想,我真的这么想,到明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了。我真的是这个意思。泼在你论文上的墨水,还有那件发生在帆布背囊上的傻事。如果,如果那个人站出来勇敢地承认,就像我所做的一样,那么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她热切地说着,脸红红的,有那么一两个人以古怪的目光看着她。

瓦莱里亚短促地笑了一声,说:

"那样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愉快地生活了。"

然后他们站起身来,走进公用大厅。大家争着给西莉亚倒咖啡。接着有人打开了收音机,有的学生离开房间前去赴约,有的继续学习,最后住在山胡桃路24号和26号的人们上床就寝了。

哈伯德太太回想到,这真是一个漫长劳累的日子。她一边想着,一边怀着感激的心情爬上床,钻进被单里。

"感谢上帝,"她在心里说道,"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第七章

莱蒙小姐即使有，那也只是很少几次地曾经不遵守时间。大雾、暴风雨、流行性感冒、交通堵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能影响这位非凡的女性。但是今天上午，莱蒙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不是在钟敲十点而是在十点过五分时到了办公室。她连连致歉。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件心烦意乱的事。

“我非常抱歉，波洛先生，真的非常抱歉。当我正要出公寓时，我姐姐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相信她身体健康，精神也不错？”波洛探询地看着她。

“哦，坦率地说，不是。实际上，她很苦恼。有个学生自杀了。”

波洛盯着她。他轻轻地低声咕哝了几句。

“您说什么，波洛先生？”

"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是个叫西莉亚·奥斯汀的姑娘。"

"怎么自杀的?"

"他们想她吃了吗啡。"

"也许是一场意外事故?"

"哦,不。她好像留了一张条。"

波洛轻轻说道:"这不是我所预想的,不是,我预想的不是这个……但它是真的,我料到会出事的。"

他抬起头,发现莱蒙小姐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一支铅笔搁在拍纸簿上。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不,我要把上午的邮件给你。请把它们整理出来,尽你所能回信。至于我,我要去山胡桃路转转。"

杰罗尼莫把波洛让进屋,认出他就是两天前来访过的那位尊贵的客人后,立刻就像有什么阴谋一样地在波洛耳边喋喋不休地咝咝低语。

"啊,大人,是您。我们这儿出乱子了,大乱子。那个年轻的小姑娘,今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床上了。先是大夫来了,他摇头说不中用了。接着来了警官,他和夫人还有主人在楼上。那可怜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呢?昨天晚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她也订了婚。"

"订婚?"

"是的,是的,和科林先生。您知道,就是那个块头很大、黑黑的、总是用烟斗吸烟的人。"

"我知道。"

杰罗尼莫打开公用大厅的门,以更加充满阴谋的态度

将波洛引进门。

"您呆在这儿,好吗?等一会儿,等警察走了,我会告诉夫人您在这儿,行吗?"

波洛表示同意后,杰罗尼莫退了出去。波洛一个人留在屋里,毫无顾忌地仔细搜查了屋里的所有东西。特别是学生们的私人物品,他检查得更加认真。检查成果平平,学生们将大部分的个人物品和私人文件都放在了各自的卧室里。

在楼上,哈伯德太太面对着夏普警督坐着。夏普警督用轻松中含有歉意的声音进行着询问。他身材魁梧,表情舒畅,一副温和的样子。

"我知道这件事使您很难堪,也很痛苦。"他用抚慰的语调说道,"但您看,就像科尔斯大夫告诉您的,我们必须讯问,这样做只是想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您是说近来这个姑娘很痛苦,很不快乐?"

"是的。"

"因为爱情?"

"不全是。"哈伯德太太迟疑了一下。

"您最好告诉我,您知道,"夏普警督以说服的语调说道,"我已经说过,我们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是否有原因,或是她自己认为有,使她觉得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可能她已经怀孕了?"

"根本不是那种事。我拿不定主意,夏普警督,只是因为这个孩子曾做过一些傻事,我想没有必要将它公之于众。"

夏普警督咳嗽了一下。

"我们一向谨慎,而且验尸官也经验丰富。但我们不得

不知道。"

"是的，当然。刚才我太傻了。事实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三个月或三个多月以来，我们总是丢东西。我是说，一些小东西，都不太重要。"

"您是说，小装饰品、艳丽的小玩意儿、尼龙袜那些东西？包括钱吗？"

"就我所知没有丢过钱。"

"啊。是这姑娘干的？"

"是的。"

"您当场抓住了她？"

"不完全是。前天晚上，嗯，我的一个朋友来吃饭。一位叫赫尔克里·波洛的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他。"

夏普警督从笔记本上抬起头，他的眼睛睁大了，很凑巧他确实知道这个名字。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说，"真的？如果这样，那太有意思了。"

"晚饭后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小演讲。大家就谈到了近来失窃的事。他建议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去报警。"

"真的，他这样建议了？"

"过后，西莉亚到了我的房间，承认了一切。她很痛苦。"

"谈到起诉的事了吗？"

"没有。她打算全额赔偿，大家对她的态度都挺友善的。"

"她手头紧吗？"

"不。她在圣凯瑟琳医院当药剂师，报酬丰厚。她比我

们这儿的大多数学生都有钱。”

“因此她没必要去偷，但是，她确实偷了。”警督说着，将它记到了本子上。

“我想是盗窃癖。”哈伯德太太说。

“人们对这种行为是这么说的。我指的是一个人毫无必要去偷，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偷了。”

“我不知道您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您知道，这其中牵涉到一个男人。”

“他背叛了她？”

“哦，不。正好相反。他强烈为她辩护。其实，昨天晚上，晚饭后，他向大家宣布他们订婚了。”

夏普警督的眉头惊奇地耸起，一直耸到了额头。

“接着她上了床，吃了吗啡？那太奇怪了，不是吗？”

“是的。我对此无法理解。”

哈伯德太太的脸因困惑和痛苦皱缩成了一团。

“但事实很清楚了。”他们之间的桌上放着一小张撕下来的纸。夏普朝它点点头。

亲爱的哈伯德太太（上面写道），我真的很抱歉，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了。

“没有签名。但您并不怀疑这是她的笔迹？”

“是的。”

哈伯德太太说起来很不确定，当她看着那张撕下来的纸时，眉头也蹙了起来。她为什么这么强烈地感到这其中有些东西弄错了？

“上面的指纹无疑是她的。”警督说道，“吗啡是放在一

个小瓶里的，瓶上的标签是圣凯瑟琳医院的。您告诉过我她是圣凯瑟琳医院的药剂师。她有条件接触到剧毒药品柜，她可能就是从那里拿到吗啡的。可以推测，昨天她下了求死的决心，就把东西带回了家。”

“我实在无法相信。看起来总有点不对头。她昨天晚上是那么高兴。”

“那我们必须假设她上床后思想有了反复。也许她过去发生了一些事，而那些事是您所不了解的。也许她害怕过去的事泄露出去。您认为她非常爱那个年轻人，顺便问一下，他叫什么？”

“科林·麦克纳布。他是圣凯瑟琳医院的硕士研究生。”

“大夫？而且在圣凯瑟琳医院？”

“西莉亚非常爱他，而且，我得说，爱得比他深。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那可能就是答案。她觉得配不上他，或把他应该知道的都告诉了他。她很年轻，是吗？”

“二十三岁[1]。”

“他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把爱情看得很重，爱得很苦。是的，我想这就是了。真可怜。”

他站起来：“得对事实真相逐一查清，但我们会尽其所能加以掩饰的。谢谢您，哈伯德太太，需要了解的我都已经问了。她的母亲两年前去世了，您所知的惟一亲戚是这位住在约克郡的上了年纪的姨妈。我们会跟她联系的。”

---

[1] 原文如此。——译注。

他拿起那张撕下来的写有西莉亚烦乱字迹的小纸片。

"有些东西搞错了。"哈伯德太太突然说。

"错了？在什么方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应该知道。哦，天啊。"

"您确信这是她的笔迹吗？"

"哦，是的。我指的不是这个。"哈伯德太太用手按了一下眼球。

"我觉得今天上午我真傻透了。"她抱歉地说。

"我知道，今天的事对您来说很痛苦。"警督先生深表同情。"我认为没必要再继续麻烦您了，哈伯德太太。"

夏普警督打开门，杰罗尼莫突然跌了进来，刚才他一直紧靠在门上。

"嗨，"夏普警督高兴地说，"在门外偷听，啊！"

"不，不，"杰罗尼莫带着义正辞严的口气说道，"我没偷听，我从不、从不偷听！我只是正好要进来通报。"

"明白了。通报什么？"

杰罗尼莫愠怒地说道：

"只不过是楼下有位绅士想见哈伯德太太。"

"好的。进来吧，宝贝，跟她说吧。"

他从杰罗尼莫身边走过，沿着走廊离开了。接着，他照葫芦画瓢，猛地转过身，蹑手蹑脚地又摸了回来。也许还可以弄清那个小猴脸说的是不是实话。

他到得很及时，听到杰罗尼莫正说：

"前几天来吃过晚饭的那位绅士，就是那个长着胡须的绅士，他正在楼下等着见您。"

"嗯？什么？"哈伯德太太听起来心不在焉。"哦，谢谢，杰罗尼莫，我一两分钟后就下来。"

"长着胡须的绅士，噢，"夏普在心里自言自语，咧嘴笑了。"我敢打赌我知道那位是谁。"

他下了楼，走进公用大厅。

"嗨，波洛先生，"他说道，"很久没见了。"

波洛本来蹲在靠近火炉的底层架子旁，他闻声站了起来，没有明显的不安。

"啊哈，"他说，"肯定，不错，您是夏普警督，是吗？您以前不在这个区工作。"

"两年前调来的。还记得克雷斯山麓发生的那件事吗？"

"哦，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您还年轻，警督。"

"老了，老了。"

"而我是个老头子了。哎！"波洛叹息着说道。

"可仍充满活力，嗯，波洛先生。是否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仍充满活力？"

"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想知道您前几天怎么会到此给学生们做了一个关于犯罪学的演讲。"

波洛笑了。

"答案很简单。这儿的哈伯德太太是我很看重的秘书莱蒙小姐的姐姐。所以当她要求我——"

"当她要求您就此发生的事进行一番调查时，您就来了。就是如此，对吗？"

"完全正确。"

"但是为什么？那是我想知道的。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把您吸引到这儿了？"

"您是说什么引起了我的兴趣？"

"是的。这儿有个傻孩子到处小偷小摸。这种事情到处都有，对您来说不值一提，不是吗，波洛先生？"

波洛摇了摇头："不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这事有何复杂之处？"

波洛坐到椅子上。他裤子的膝盖处微微起了一点皱折。

"我希望我知道。"他简单地说道。

夏普蹙起了眉头。

"我不明白。"他说。

"是的，我也不明白，失窃了一些物品——"他摇了摇头。"失窃的物品无规律可循，它们毫无意义。就好像看到一行脚印，可这些脚印是由不同的脚踩出来的。显然，有您称做'傻孩子'的印记，不仅仅如此。另外的一些事情是有意想适合西莉亚·奥斯汀的行为模式——但它们并不适合。它们毫无意义，表面看起来也毫无目的。这儿还有含有恶意的证据，西莉亚是没有恶意的。"

"她是一个有盗窃癖的人吗？"

"对此我很怀疑。"

"那么只是普通的小偷小摸？"

"不是您所说的这种。我告诉您我的看法，偷那些小东西都是为了吸引某个年轻人的注意力。"

"科林·麦克纳布？"

"是的。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科林·麦克纳布。科林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有趣的年轻罪犯，不再是一个善良、可爱、品行端正的年轻姑娘。结果她成功了。科林·麦克纳布很快就爱上了她，就像他们说的，上钩了。"

"那他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

"不全是。他是一个专心于工作的心理学家。"

"哦，"夏普警督哼了一声。"是那些人中的一个！现在我明白了。"他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微笑，"好聪明的姑娘。"

"真令人惊奇。"

波洛重复道："是的，真令人惊奇。"

夏普警督看起来立刻警觉起来。

"什么意思，波洛先生？"

"我想知道，我现在仍很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教她这个办法的？"

"为什么您这么认为？"

"我怎么知道？利他主义？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真是让人茫然不解。"

"您知道可能是谁给她出的主意吗？"

"不知道。除非，但不会的。"

"我还是不明白，"夏普沉思着说道，"我还不太搞得清楚。如果她玩了这个盗窃狂的把戏，最后成功了，她到底为什么还要去自杀呢？"

两个人对视着。

波洛喃喃说道："您真有把握她是自杀的？"

"就像白天视物一样清楚，波洛先生。没有理由认为她

不是自杀，而且……”

门开了，哈伯德太太走了进来。她满脸通红，志得意满，头昂得高高的，下巴前伸，一副攻击者的架势。

“我想出来了，”她得意地说道，“早上好，波洛先生。我想出来了，夏普警督。我突然想起来的，我是说那份遗书为什么看起来有问题。西莉亚不可能写它。”

“为什么不可能，哈伯德太太？”

“因为那是用普通的蓝黑墨水写的。而西莉亚钢笔里灌的是绿墨水，就放在那儿，”哈伯德太太向架子那边点点头，“昨天早上吃早饭时吸的。”

在哈伯德太太说完后，夏普警督突然走出房间，很快又回到屋里，表情有点儿异样。

“完全正确，”他说，“我检查过了。姑娘屋里就一支笔，放在她的床旁边，里面灌的是绿墨水。既然是绿墨水——”

哈伯德太太举起几乎全空的瓶子。

接着，她把发生在早饭桌旁的一幕清楚精确地向他们解说了一遍。

“我确信，”她最后说道，“那张纸片是从她昨天写给我的一封信上撕下来的。那封信我从未打开过。”

“她怎么处置那封信的？您还记得吗？”

哈伯德太太摇了摇头。

“我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去干我自己的事去了。我想她一定是把它放在了屋里的某个地方，然后就忘了。”

“有人发现了它……而且打开了它……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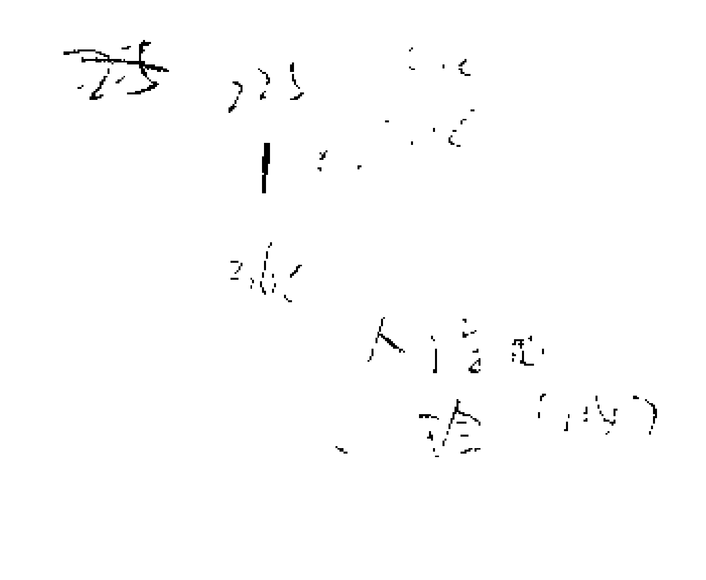
他停住不说了。

"您知道，"他说，"这意味着什么吧？我一直就对这张撕下来的纸充满疑虑。她屋里有一大叠供记笔记用的纸，把遗书写在其中的一张纸上要自然得多。这意味着有人发现有可能利用她写给您的那封信的开头部分，去暗示完全不同的意思。去暗示自杀——"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慢慢说道：

"这意味着——"

"谋杀。"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第八章

尽管波洛个人开始并不赞成吃 le five o'clock[1]，因为那会影响一天中的正餐——晚餐，而现在他已经完全习惯在下午享用它了。

机智的乔治这时已经摆好了大茶杯、一罐浓浓的印度茶，而且除了热腾腾的涂了奶油的松脆的无甜味圆饼外，还有面包、果酱和一大块嵌满葡萄干的蛋糕。

夏普警督满足地躺在椅子上，啜饮着第三杯茶，享受着糕点，充满愉悦感。

“您不介意我如此到贵府拜访吧，波洛先生？在学生们回来以前，我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想询问他们几个问题。——坦白地说，这并不是我盼望做的事。您前几天晚上

① 法文。意为：(午后)五时茶点。——译注。

和他们见过面，不知您是否能向我提供一些情况——和那些外国学生有关的任何情况。”

“您认为我善于对外国人做出判断吗？可是，老兄，他们中间可没有比利时人。”

“没有比利……哦，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是说既然您是比利时人，所以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对您来说就如同对我一样都是外国人。可这并不是真的，不是吗？我是说您可能对欧洲大陆上的人的了解比我要深——尽管不包括西印度群岛和西非洲那些人。”

“您可以从哈伯德太太那儿得到帮助。她和那帮年轻人密切相处已达数月，而且她对人类的天性具有高超的判断力。”

“是的。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我会依靠她的。我还得去拜访学生宿舍的女主人。她今天上午不在那儿。她拥有好几处房产，我想，还拥有一些学生俱乐部。看起来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波洛一时什么也没说，接着他问道：

“您去过圣凯瑟琳医院了吗？”

“是的。总药剂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也很痛苦。”

“对于那个姑娘，他说什么了？”

“她在那儿只工作了一年，大家都很喜欢她。他说她生性迟钝，为人却非常诚实。”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补充道：“吗啡确实是从那儿拿的。”

“真的？那很有意思，也很令人费解。”

“是酒石酸盐吗啡[1]。一直放在药房的毒品柜里。在最上面一层，那儿都是不常用的药品。当然，这种药的皮下注射是广泛应用的，而且看起来盐酸吗啡比酒石酸盐吗啡更常用。好像药品和其他东西一样也会时兴一阵的。医生开药方也都是一窝蜂。这不是他说的，是我自己想的。药柜顶层的一些药就曾经时兴过，但已数年没人开了。”

“所以一小瓶落满灰尘的药的失踪不会立刻被人注意到。”

“是的。库存盘点是定期进行的。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大夫在处方上开酒石酸盐吗啡了。除非有人开，或者是盘点，否则不会有人注意到少了一瓶的。三个药剂师都有毒品柜和危险性药品柜的钥匙。需要时药柜门都是敞开的，如果有一天工作繁忙(实际上每一天都很忙)，每隔几分钟就有人到药柜那儿去，药柜直到下班一直不上锁。”

“除了西莉亚自己，谁还接近过它?”

“还有另外两位药剂师，但她们和山胡桃路毫无关系。一个人在那儿呆了四年了，另一个以前在德文郡的一家医院工作，几周前刚去，记录良好。还有三位高年资的药剂师，他们在圣凯瑟琳也已有年头了。上述就是全部有正当理由可以正常接触药柜的人。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负责拖地的妇女，她上午九点至十点在那儿工作。如果那几位姑娘忙于在门诊窗口给病人拿药、或者是忙于给住院病人拿药，那她

---

[1] 吗啡：$C_{17}H_{19}NO_3$，重要的最强力的麻醉性鸦片生物碱。美国常用其硫酸盐，英国、德国则用其盐酸盐。——译注。

是有可能从药品柜中偷偷拿走一瓶的。然而她在那家医院已经工作很多年了，看起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实验室管理员要给她们送库存药品，如果他瞅准机会，也能偷偷拿走一瓶，没有迹象表明有这种可能性。”

“哪些外部人员可以进入药房？”

“很多，各方面的人都有。比如说穿过药房去总药剂师办公室。还有大型药物批发商的推销员也要穿过它才能到达药品生产部门。当然，有时药剂师们的朋友去看她们，这种事不常发生，但确实有。”

“那就更好了。谁近来去找过西莉亚・奥斯汀？”

夏普翻着他的笔记本。

“上周二有个叫帕特里夏・莱恩的姑娘去找过她。她要西莉亚下班后去电影院，约定在那儿见面。”

“帕特里夏・莱恩。”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她在那儿只呆了五分钟，没有走近毒品柜，但在西莉亚和另一个姑娘谈话时她离门诊病人拿药窗口很近。她们还记得有一个有色人种的姑娘来过，大概两周前，她们说是一个很优秀的姑娘。她对她们的工作很感兴趣，问了很多跟工作有关的问题，还做了笔记。她英语说得很好。”

“那可能是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她很感兴趣，是吗？”

“那天下午义诊。她对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开的治疗婴儿腹泻与皮肤感染的药很感兴趣。”

波洛点点头。

“还有别的人吗？”

“她们记不得了。”

"大夫们去药房吗?"

夏普笑了。

"什么时候都有大夫去。有时和工作有关,有时和工作无关。有时去询问一个特殊配方、或去看看库存情况。"

"看库存?"

"是的,对此我考虑过。有时他们征求意见——有关替换某些似乎会过度刺激病人皮肤或是影响消化的药品。有时大夫去药房逛逛,和她们聊聊天,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有些年轻的小伙子喝醉酒后很难受,就去要点阿斯匹林之类的药。还有些时候,我得说,他们是找机会和药房的某位姑娘调调情。这是人类的天性。情况您都看到了,希望不大。"

波洛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山胡桃路的学生中有一个还是几个和圣凯瑟琳医院有关系——他块头很大、红头发,贝特斯,贝特曼。"

"伦纳德·贝特森。是的。还有科林·麦克纳布正在那儿读研究生。接下来还有一个姑娘,琼·托姆林森,在理疗室工作。"

"他们都可能经常去药房吗?"

"是的。而且,因为人们经常看见他们,也认识他们,这样就没有人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琼·托姆林森还被看成是高级药剂师的朋友。"

"真困难。"波洛说。

"我同意您的意见。您看,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可能看看毒品柜,说,'你们干嘛放这么多亚砷酸钾溶液在这儿?'或类似的话,'真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人用它?'对此,没有

人会多想什么或是把这件事记住。”

夏普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我们的假设是某个人把吗啡交给了西莉亚，事后将吗啡瓶和那张从那封信上撕下来的纸片放到她屋里，使人看起来以为是自杀。但是为什么，波洛先生，为什么？”

波洛摇了摇头。

夏普继续道：“今天上午您曾暗示是有人将假扮盗窃狂的主意告诉西莉亚的。”

波洛不安地动了动身子。

“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有这种想法。我只是怀疑她自己真能想出这个主意？”

“那么是谁呢？”

“据我所知，只有三个学生有想出此办法的智力。伦纳德·贝特森可能有必要的知识。他知道科林热衷于‘人格不适症’的研究。他可能多多少少是将它作为笑话告诉西莉亚，向她提出建议、教她怎么做的。但是我看不出来他为什么月复一月地纵容这件事。除非，他有隐秘的动机，或是他这个人完全表里不一。（这一点，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到。）奈杰尔·查普曼这个人爱恶作剧，头脑中微微有恶意的倾向。他可能觉得那是挺好玩的。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做事是毫无顾忌、胆大妄为的。他是个成年人，但所作所为却像个长不大的‘顽童’。我想到的第三个人是一个叫瓦莱里亚·霍布豪斯的年轻女人。她有头脑、有见识，受过现代教育的熏陶，可能读过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能预计到科林可能作出的反应。如果她喜欢西莉亚，她可能认为愚弄一下科林，

跟他开个玩笑没有什么不好的。"

"伦纳德·贝特森、奈杰尔·查普曼、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夏普说着，将他们的名字写了下来。"谢谢您提供的情况。当我向他们询问时，我会记住这些情况的。那些印度人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是学医的。"

"他满脑子都是政治和对迫害的热衷，"波洛说。"我认为他不会有兴趣向西莉亚·奥斯汀建议扮演盗窃狂的。而且我认为即使他提出了，她也不会接受的。"

"这是您能给予我的所有的帮助了吗，波洛先生？"夏普说着，站起身来，扣好笔记本。

"恐怕就这么多了。我将按我个人的兴趣行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的朋友。"

"当然不。我为什么要反对？"

"用我自己的业余方式，我要尽我所能做一些事。我想，对我来说，只有一条行动路线。"

"是什么？"

波洛叹了口气。

"交谈，我的朋友。除了交谈还是交谈！我碰到的所有的杀人犯都喜欢谈话。就我个人看来，总是三缄其口的人很少有犯罪的。如果他犯罪，那将是一种简单的暴力行为，而且非常明显。我们聪明敏感的杀人犯，他总是自视甚高，所以总有一天会说露嘴，露出狐狸尾巴来。和这些人交谈，mon cher[1]，不要将自己限制住，别只是简单地讯问。要鼓

---

[1] 法文。意为：我亲爱的。——译注。

励他们发表看法、请求他们的帮助、询问他们有什么预感。bon dieu![1] 我没必要班门弄斧，我记得你能力超群。”

夏普温和地一笑。

“是的，”他说，“我一直发现，呃，态度友好和善，对破案很有帮助。”

两人会心地相视一笑。

夏普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我想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他慢声说道。

“我也这样认为，”波洛冷漠地说，“比如说，伦纳德·贝特森爱发脾气。他可能失去了控制。瓦莱里亚有头脑，能精细地进行筹划。奈杰尔·查普曼是个处事不知轻重的孩子气的人。还有一个法国女孩，如果涉及到足够的金钱，她就会杀人。帕特里夏·莱恩是个充满母性的人，而充满母性的人总是残酷无情的。那个美国女孩，萨利·芬奇，是个乐天派，但她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人都更能装假。琼·托姆林森可爱、正直，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杀人犯也上主日学校，充满了虔诚奉献之心。那个西印度群岛来的姑娘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可能是学生宿舍中最有头脑的人。她总是用理智控制着感情，那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充满魅力的年轻非洲人，可能有杀人的动机，而那杀人的动机可能是我们永远也猜不到的。还有科林·麦克纳布，那个心理学家。有多少心理学家本身就需要医生治疗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波洛，您说得我头都痛了！就没有——

---

[1] 法文。意为：我的天。——译注。

个人绝不会杀人吗?”

“我也一直想知道。”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第 九 章

夏普警督叹着气，靠回到椅子上，用手绢擦了一下额头。他见过面的人中包括一个愤愤不平、眼泪汪汪的法国姑娘；一个高傲、持不合作态度的法国青年；一个反应迟钝、性格多疑的荷兰人；一个多话、气势汹汹的埃及人。他还和两个心情紧张的年轻土耳其学生简单交换了意见。那两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个充满魅力的伊拉克青年身上。他相当确信，其中没有任何人和西莉亚·奥斯汀之死有关，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予他任何形式的帮助。他一个接一个地安慰了他们几句后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现在正准备和艾基博姆博先生谈话。

这个来自西非洲的年轻人微笑地看着他，露出白白的牙齿，但一双孩子气的眼睛里却充满悲哀。

“我想对您有所帮助，是的，请问吧，”他说道。“那位西

莉亚小姐对我很好。她曾给过我一盒爱丁堡糖——一盒非常好吃的糖，以前我从不知道。她的被害使人感到非常伤心。也许是家族宿仇？或者也许是她的父执尊长误听人言，以为她干了坏事，跑过来杀了他？”

夏普警督向他保证，他说的这些都毫无可能。那个年轻人听后悲哀地摇了摇头。

“那我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看不出来这里有任何人会伤害她。但您给我一点她的头发和指甲，”他继续说道，“让我试试能不能用老办法找到答案。不是科学的，也不是现代式的，但在我的国家经常使用。”

“噢，谢谢你，艾基博姆博先生，我认为那没什么必要。我们，呃，不做那样的事。”

“是的，先生，我非常理解。它不是现代应做的事。不是原子时代应干的。在我家乡现在连新警察也不干这种事了，只有丛林里的老辈人才仍然这样做。我确信所有的新式方法都非常卓越，完全能达到目的。”

艾基博姆博礼貌地鞠躬退下。夏普警督自言自语道：

“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护荣誉。”

他的下一个谈话对象是奈杰尔·查普曼，其人有把谈话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倾向。

“这件事太不寻常了，不是吗？”他说，“告诉您，我在您坚持说她是自杀时就觉得您搞错了。我不得不说，一想到整个事件的关键在于她的钢笔里灌的是我的绿墨水，我就非常满足。凶手不可能预见到这个，真是百密一疏啊。我想您

对于这个案子的动机已有了自己的恰当看法了吧?”

“是我在问话,查普曼先生。”夏普警督干巴巴地说道。

“哦,当然,当然。”奈杰尔挥了挥手,装腔作势地说道,“我只是想说得尽量简短一点而已,不过如此。但我想您可能还得照章办事。姓名,奈杰尔·查普曼。年龄,二十五岁。出生地,我相信,是在长崎,看起来真是一个最荒谬可笑的地方了。我无法想象我的父母那时在那儿做什么。我想大概是在环游世界吧。但就我看来,那并不一定意味着我是一个日本人。我正在伦敦大学攻读铜器时代和中世纪史的学位。您还想知道什么?”

“你的家庭住址,查普曼先生。”

“亲爱的先生,我没有家庭住址。我有父亲,但他和我吵架了,这样他的住址就不是我的了。所以您要找我,就到山胡桃路 26 号或库兹银行利登霍尔街分行去好了,我总在这两个地方。我是人们所说的漂泊无定、人们见了一面后就不想再见的那种人。”

夏普警督对奈杰尔这种东拉西扯的无礼的话没有作出反应。他以前遇到过像奈杰尔这样的人,以他的判断力,他怀疑在奈杰尔无礼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因涉及谋杀而被讯问的自然而然非常紧张的心。

“你跟西莉亚·奥斯汀熟吗?”他问。

“这很难说。实际上我每天都和她见面,相处得也不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跟她很熟;但其实我对她一无所知。当然,我对她不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如果有什么妨碍了我们的话,我想那是因为她对我的所作所为并不赞同。”

“她不赞同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呃，她非常不喜欢我的幽默感。还有，当然，我不像科林·麦克纳布那样的年轻人一样那么粗鲁、一天到晚沉思默想。那种粗鲁的态度其实是吸引女人的最好方法。”

“你最后一次看见西莉亚·奥斯汀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您知道，我们都想帮她一把。科林站起来，结结巴巴、咕咕哝哝地，最后害羞忸怩地承认他们订婚了。然后我们戏弄了他们一番。就这些。”

“那是在吃饭的时候还是在公用大厅里？”

“哦，在吃饭的时候。后来，我们去公用大厅的时候，科林就离开去别的地方了。”

“你们剩下的人就在公用大厅里喝咖啡？”

“如果你要喝饮料，他们给你提供咖啡。是的。”奈杰尔说。

“西莉亚·奥斯汀也喝咖啡了吗？”

“嗯，我想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实际上没有看到她喝咖啡。她一定喝了。”

“比如说，你没有亲自把咖啡递给她？”

“这种暗示太可怕了！当您一边说一边用那种探询的目光看着我时，您可知道您使我确信是我把咖啡递给她，并在咖啡里放了番木鳖碱或那之类的吗？我想，您用的是催眠性的暗示，但实际上，夏普先生，我根本就没走近过她。而且老实说，我根本没注意到她喝咖啡。不管您相信与否，我向您保证我对西莉亚从未产生过感情。当她和科林·麦克纳布订婚的消息宣布时，绝没有激起我因报复而进行谋杀的心

思。”

“我并没有那样暗示，查普曼先生。”夏普温和地说道，“除非我完全搞错了，否则这其中绝没有牵涉到特殊的爱情因素，但有人嫌她碍了事，要把她除掉。为什么？”

“我也想不出为什么，警督先生，太让人困惑了。因为西莉亚确实是一个对他人最无害的姑娘，如果您懂我的意思的话。钝于了解所说或所暗示的事物，有点乏味；彻头彻尾的好人；我得说，完全不是那种使自己遭到谋杀的姑娘。”

“当你发现是西莉亚·奥斯汀为在此发生的各种失窃事件负责时，你是否感到惊讶？”

“我亲爱的先生，我惊讶得你可以用一根羽毛将我击倒。我想那跟她的性格完全不合。”

“你也许没有教她干那些事情？”

奈杰尔的惊奇看起来确实是真的。

“我？教她？为什么？”

“嗯，这正是问题所在，不是吗？一些人有种有趣的幽默感。”

“嗯，我可能确实挺傻的，但我实在看不出来做那种傻事有什么有趣的。”

“不是你的主意，为了开个玩笑？”

“我永远不会认为那种事有趣。当然，警督，失窃事件的发生是不是仅仅因为小偷有心理障碍？”

“你确实认为西莉亚·奥斯汀是个盗窃狂？”

“但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不是吗，警督？”

“也许你对盗窃狂的了解没有我多，查普曼先生。”

“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解释。”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是某个人教奥斯汀小姐这样做以引起麦克纳布先生对她的兴趣？”

奈杰尔领悟到了什么，一双眼睛怀有恶意地闪闪发光。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解释，警督。”他说，“您知道，当我对此加以考虑后，我认为那是完全可能的，老科林当然会连线带钩带铅锤带饵一口吞下去的。”奈杰尔欢欣地咀嚼了一下其中的味道。接着他悲哀地摇了摇头。

“但西莉亚不会玩这种把戏的，”他说，“她对他用情太深。”

“你对于在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事没有你自己的看法吗，查普曼先生？比如说，对于那件将墨水泼到约翰斯顿小姐的论文上去的事。”

“如果您认为是我干的，夏普警督，那您就完全错了。当然，因为是绿墨水，所以看起来像是我干的。但如果您问我的看法，我要说那只是出于怨恨。”

“什么怨恨？”

“使用我的墨水。某个人故意用我的墨水去干这件事，让它看起来像是我干的。这儿充斥着怨恨，警督。”

警督严厉地看着他。

“你说充斥着怨恨是什么意思？”

但奈杰尔立刻缩了回去，变得暧昧起来。

“其实我没什么意思，只是当一大堆人挤在一起时，人的气量就变小了。”

夏普警督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是莱恩·贝特森。莱

恩·贝特森看起来比奈杰尔更不安，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他多疑而且一副寻衅的架势。

"好吧！"在开头的例行询问结束后，他大声说道，"是我给西莉亚倒的咖啡，然后递给她的。那又怎么样？"

"是你将餐后咖啡给她的，这是你说的，是吗，贝特森先生？"

"是的。至少我从罐中往她的咖啡杯里倒满了咖啡，并把咖啡杯放在了她旁边。不管您相信不相信，反正里面没有吗啡。"

"你看到了她喝它？"

"没有，实际上我没看到她喝。我们在屋里四处走动，而且我把咖啡放到她身旁后就和某个人产生了争论。我没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喝的。她旁边还有其他人。"

"我明白了，实际上你是说任何人都可能把吗啡放进她的杯中？"

"您试试把任何东西放进随便一个人的杯中看看：每个人都会看到的。"

"不一定。"夏普说。

莱恩挑衅地大声说道：

"该死，您认为我干吗要毒死那个小姑娘？我跟她毫无纠葛。"

"我没有说你想毒死她。"

"她自己把那东西吃下去的。一定是她自己吃的。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如果没有那张伪造的遗书，我可能也会这样想。"

"伪造个屁！是她写的，不是吗？"

"那是她那天早上写的一封信的一部分。"

"呃，她可能将它撕下来，作为自己的遗书。"

"好了，贝特森先生。如果你想写遗书，你会好好写一张的。你不会从你给别人写的一封信上小心地撕下一部分作为你的遗书的。"

"我可能会这样干。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人们都干得出来。"

"如果是这样，那封信的剩余部分到哪儿去了呢？"

"我怎么知道？那是您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正在进行我的工作。我建议你，贝特森先生，回答我的问题时有礼貌点。"

"好吧，您想知道什么？那个姑娘不是我杀的，我也没有杀她的动机。"

"你喜欢她吗？"

莱恩的气焰消了一点，说道：

"我非常喜欢她。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有点迟钝，但是个好人。"

"当她承认那些过去困扰了每个人一段时间的失窃事件是她干的时，你相信吗？"

"嗯，我当然相信她，既然她这样说。但我必须说整件事看起来有点奇怪。"

"你认为那看起来不像是她干的事？"

"嗯，是的。看起来不太像。"

伦纳德的气焰已经完全消退了。他现在不再是一副防

御的姿态。现在他正在就一个他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她看起来不像是盗窃狂那类人，如果您知道我的意思的话，”他说，“也不像是一个小偷。”

“你能想出她干那种事的任何其他原因吗？”

“其他原因？会有其他原因？”

“嗯，也许她是想引起科林·麦克纳布的兴趣？”

“有点捕风捉影吧？”

“但确实引起了他的兴趣。”

“是的，确实如此。老科林对任何心理异常都极其着迷。”

“嗯。那么如果西莉亚·奥斯汀知道这一点……”

莱恩摇了摇头。

“在这一点上您搞错了。她没聪明到能想出这个主意的地步。我的意思是，筹划整个计划，她没有那方面的知识。”

“但你有这方面的知识，不是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纯粹出于一片好心而向她建议过？”

莱恩短促地笑了一下。

“你认为我会干他妈的这种事？你简直疯了。”

警督转换了话题。

“你认为把墨水泼在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论文上的那件事是西莉亚·奥斯汀干的还是别的什么人干的？”

“别的人干的。西莉亚说那不是她干的。我相信她的话。

西莉亚不像别人，从未和贝斯闹过什么别扭。”

“谁和她闹过别扭？为什么？”

“您知道，她叱责过别人。”莱恩想了一下说道，“任何人贸然说话都会受到她的责骂。一到那个时候，她就会隔桌望过去，用她那种一丝不苟的方式说，‘恐怕与事实不符吧。统计数字已经充分说明……’等等之类的话。嗯，您知道，这挺让人生气的，特别是对于那种说话鲁莽的人，比如说奈杰尔·查普曼。”

“哦，奈杰尔·查普曼。”

“而且泼的是绿墨水。”

“所以你认为那是奈杰尔干的？”

“嗯，至少有这种可能性。您知道，他是那种怀恨在心的人，而且他可能有点种族歧视。大概是我们大家中惟一有这种心理的人。”

“你还能想出有什么人被约翰斯顿小姐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总喜欢更正别人错误的行为冒犯的人吗？”

“嗯，科林·麦克纳布有时不太高兴，有一两次她还使琼·托姆林森下不了台。”

夏普又随便地问了几个问题，但莱恩·贝特森已没什么可说的了。

下一个和夏普谈话的是瓦莱里亚·霍布豪斯。

瓦莱里亚冷静、端庄，充满了警惕性。她表现得比前两位男士都更镇定。她说她很喜欢西莉亚。西莉亚不是特别聪明，而且她的整个一颗心都放在了科林·麦克纳布身上，所以挺可怜的。

"你认为她是一个盗窃狂吗,霍布豪斯小姐?"

"嗯,我是这样想的。我对这方面真的知道得不太多。"

"你知道有什么人曾经教过她那样干吗?"

瓦莱里亚耸了耸肩。

"您的意思是为了吸引那个华而不实的蠢驴科林?"

"在这点上你反应得挺快啊,霍布豪斯小姐。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你没向她建议过吧?"

瓦莱里亚看起来很惊奇。

"哦,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亲爱的先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条丝巾被剪成了碎片,我不会那样充满利他之心的。"

"你认为别的人会向她建议吗?"

"我几乎不这样认为。我得说她那样做是很自然的。"

"你说很自然是什么意思?"

"嗯,当萨利的鞋子丢失的事发生时,我首先就怀疑到是西莉亚干的。西莉亚很妒嫉萨利。我说的是萨利·芬奇。她是这儿最迷人的姑娘,科林对她相当注意。因此开舞会的那天晚上,萨利的鞋就不见了,她不得不换上了一件黑色的旧衣服和一双黑色鞋子。西莉亚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吃了奶油的猫那样沾沾自喜。告诉您,我并不认为那些手镯、粉盒之类的小东西是她偷的。"

"那你认为是谁偷的?"

瓦莱里亚耸了耸肩膀。

"哦,我不知道。我想也许是这儿的一个清洁工。"

"被剪碎的背囊呢?"

"还有剪碎的背囊？我都忘了。看起来毫无目的。"

"你在这儿过得不错，是吗，霍布豪斯小姐？"

"哦，是的。我得说我可能是这儿最老的住户了。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已住了两年半了。"

"所以你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这家学生宿舍？"

"我得说是的，是的。"

"你对西莉亚·奥斯汀之死有何看法？其中有什么动机吗？"

瓦莱里亚摇了摇头。她现在一脸严肃。

"不，"她说，"发生的事真可怕。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人想要西莉亚死。她是个好人，一个无害的孩子，而且她还刚刚订婚，还有……"

"哦，还有什么？"警督鼓励道。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原因所在，"瓦莱里亚慢腾腾地说，"因为她订了婚。因为她即将得到幸福。但那意味着，不是吗，某个人，嗯，变得疯狂。"

她声音有点儿颤抖地说着，夏普警督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是的，"他说，"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疯狂的因素。"他继续说道，"你对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笔记和论文遭到毁坏的事有何看法？"

"不。那件事情也是基于心怀怨恨。我绝不相信西莉亚会做出那种事。"

"想得出来可能是谁干的吗？"

"嗯……有个想法不太合乎常理。"

"这个不合常理的想法是什么?"

"您不会想听到仅仅是猜测的话吧,警督先生?"

"对此猜测我洗耳恭听。我将把它视作是一种仅仅是我俩之间的猜测。"

"好吧,我可能完全搞错了,但我有种感觉,觉得那是帕特里夏·莱恩干的。"

"是吗!你太让我惊奇了,霍布豪斯小姐。我从未想到过帕特里夏·莱恩。她看起来是一个身心平衡、和蔼可亲的年轻女士。"

"我没说肯定是她干的。我只是认为她有可能干那种事。"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嗯,帕特里夏不喜欢黑贝斯。黑贝斯总是挑帕特里夏深爱的奈杰尔的碴,纠正他的错误,您知道,当他按他有时候干的那样发表什么愚蠢的声明时。"

"你认为更可能是帕特里夏·莱恩干的,而不是奈杰尔自己?"

"是的。我认为奈杰尔从不介意,而且他当然绝不会用他自己的墨水去干那件事。他很有头脑。但这件事帕特里夏干得可能有点儿愚蠢,她没想到自己干的事可能牵连到她心爱的奈杰尔,让他看起来充满嫌疑。"

"还有,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另外某个和奈杰尔·查普曼有嫌隙的人干的,想使它看起来是奈杰尔干的呢?"

"不错,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谁讨厌奈杰尔·查普曼?"

"哦,嗯,琼·托姆林森算一个。她和莱恩·贝特森也总是发生不和。"

"对于西莉亚·奥斯汀是怎么会吃下吗啡的,你有任何想法吗,霍布豪斯小姐?"

"我反复考虑过。当然,通过咖啡可能是条最明显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在公用厅里走来走去。西莉亚的咖啡放在她身旁的一张小桌子上,而她总是直等到咖啡快变凉了才喝。我想任何一个有胆量的人都能在她的咖啡杯中投进一片药或别的什么东西而不被人看见,但那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的意思是说,干那种事时可能很容易就被别人发现。"

"她吃的吗啡,"夏普警督说,"不是片状的。"

"那是什么形状?粉末?"

"是的。"

瓦莱里亚蹙起了眉头。

"那使事情变得更困难了,不是吗?"

"除了咖啡,你能想出其他东西吗?"

"她有时上床前要喝杯热牛奶。尽管我想那天晚上她没有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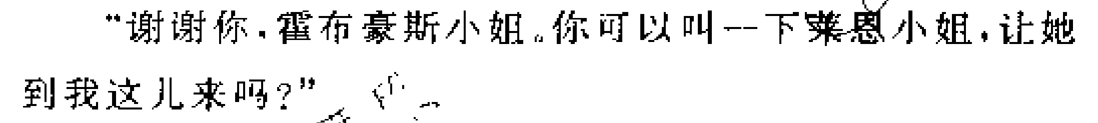
"你能向我详细地描述一下那天在公用大厅发生的事吗?"

"嗯,就像我说的,我们散坐在各处,进行交谈;有人把收音机打开了。我想,大多数小伙子都出去了。西莉亚很早就上了床,琼·托姆林森也一样。萨利和我在那里一直坐到很晚。我在写信,而萨利在苦读一些笔记。我相当确信我是最后一个上床的。"

"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平常的夜晚？"

"确实如此，警督。"

"谢谢你，霍布豪斯小姐。你可以叫一下莱恩小姐，让她到我这儿来吗？"



帕特里夏看起来很焦虑，但没有什么不安。问答中并未引出什么新的线索。当问到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论文遭损坏的事情时，帕特里夏说她毫不怀疑西莉亚应该对此事负责。

"但她否认了，莱恩小姐，言辞激动。"

"哦，当然，"帕特里夏说，"她会否认的。我想她为干了那件事而感到很羞愧。但那件事跟发生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挺相合的，不是吗？"

"你知道对于这件案子我发现了什么吗，莱恩小姐？那就是没有什么是很相合的。"

"我想，"帕特里夏说着，脸上泛起了红晕。"你认为是奈杰尔弄坏了黑贝斯的论文。因为墨水。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奈杰尔如果要干那种事，他是不会用他自己的墨水的，他没有那么傻。但不管怎么说，那件事不是他干的。"

"他和约翰斯顿小姐并不是一直相处得很好，是吗？"

"哦，有时她的态度挺让人生气的，但他从没有真正介意过。"帕特里夏热切地把身子向前倾过来。"我试图想让你搞明白一两件事情，警督。我的意思是说，关于奈杰尔·查普曼的。您看，奈杰尔真正的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我是第一个承认他的态度挺让人难堪的。这造成了人们对他

的偏见。他态度粗鲁，对别人冷嘲热讽，乱跟别人开玩笑，让别人对他产生敌意，把他尽往坏处想。但是其实他和表面看起来的有很大的不同。他羞涩、非常不快乐，其实很想让别人喜欢他；但是出于一种矛盾的心理，发现自己说的、做的总是和自己真正想做的、想说的相反。”

“啊，”夏普警督说，“他们这样的人真是太不幸了。”

“是的，但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您知道。都是因为他们的童年极其不幸。奈杰尔的童年生活很不幸。他的父亲待人非常苛刻、严厉，从来不理解他。而且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也非常不好。在她死后，他们大吵了一架，奈杰尔愤然离开了家，他父亲说再也不会给他一分钱，他必须自谋生路，甭想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任何帮助。奈杰尔说他绝不会向他父亲寻求帮助，即使他父亲给他钱他也不会要。他从他母亲的遗嘱中得到了一小笔钱，他再也没有给他父亲写过信，也没再回去找过他。我想他们搞成这样确实挺让人感到遗憾。但我毫不怀疑他的父亲是个生活得非常不快乐的人。我毫不怀疑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奈杰尔的痛苦，使他变成一个难以相处的人。自从他的母亲去世后，从未有人关心过他、照顾过他。他的健康情况很不好，尽管他的脑子很聪明。他在生活中遭受到挫折，他只是不能把他的真实内心世界展示给别人。”

帕特里夏打住了。当她说完这一通长长的充满热切的话语后，她的脸变红了，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夏普警督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他以前碰到过像帕特里夏·莱恩这样的人。“她爱上那个家伙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我并不认为

他爱她，他可能接受她的母性般的爱抚。他的父亲听起来确实是个坏脾气的老家伙，但是我敢说他的母亲是一个愚蠢的妇人，由于她一味溺爱自己的儿子而把他宠坏了，他和他父亲间的距离也越拉越大了。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他不知道奈杰尔·查普曼是否对西莉亚·奥斯汀有吸引力。看起来不太可能，但也可能正是事实。“如果这样的话，”他想道，“帕特里夏·莱恩可能非常痛苦，心怀怨恨，恨得以致于去杀人吗？当然不会。如果那样的话，西莉亚和科林·麦克纳布订婚的事实完全就能消除可能的谋杀动机。”他把帕特里夏·莱恩打发走了，让琼·托姆林森进来见他。

第十章

托姆林森小姐二十七岁，外表严厉，一头金发，体态匀称，双唇紧抿。她坐下来，规规矩矩地说道：

“什么事，警督？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发生了这起非常不幸的事，托姆林森小姐，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给予我们一点帮助。”

“太让人震惊了。实在太令人震惊了。”琼说，“当我们知道西莉亚自杀后，事情就够糟了，但是现在又认为是谋杀……”她打住了，悲哀地摇了摇头。

“我们相信她没有毒死她自己。”夏普说，“你知道毒药是从哪儿来的吗？”

琼点点头：

“我想是从圣凯瑟琳医院拿的，她在那儿工作。但是当然这使整件事看起来更像是自杀，是吗？”

“毫无疑问是故意的。”警督说。

“可是除了西莉亚还有谁能拿到毒药呢?”

“相当多的人,”夏普警督说,“如果他们下定决心这样做的话。甚至你,你自己,托姆林森小姐。”他说:“如果你希望这样做的话,也可能试图这公干。”

“真是的,夏普警督!”琼的声音因愤慨而变得尖利起来。

“嗯,你经常去药房,不是吗,托姆林森小姐?”

“我去过那儿,去看米尔德里德·凯里,是的。但是很自然,我从未想过要乱动那儿的毒品柜。”

“然而你也有可能这样做!”

“我当然不可能干这种事!”

“哦,好了,托姆林森小姐。假设你的朋友正忙于整理送往病房的装住院病人药品的药篮,而另一个姑娘在门诊病人窗口忙着。当时屋里只有两个药剂师时,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你可能四处闲逛,绕到隔在室中的药架后面。你可能从药柜中拿起一个瓶子,放进你的口袋里。那两个药剂师谁也想不到你会干这种事。”

“您这么说,真让我觉得愤恨,夏普警督。这,这是一种可耻的指责。”

“但这不是指责,托姆林森小姐。跟那毫不搭界,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你对我说你不可能干那样的事,我正是要向你说明那是完全可能的。我没有一丝一毫暗示你那样干了。毕竟,”他补充道,“你干嘛要那样干?”

“确实如此。看起来您没有认识到,夏普警督,我是西莉

亚的朋友。"

"很多人被他们的朋友毒死了。有时我们不得不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朋友不成其为朋友?'"

"我和西莉亚之间没有不和,一点儿都没有。我非常喜欢她。"

"你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发生在这所房子里的失窃事件都是她干的吗?"

"不,确实没有。我从未这么惊奇过。我过去一直认为西莉亚很有原则性。我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干出那样的事。"

"当然,"夏普仔细地观察着她说道,"盗窃狂实际上不能自我抑制,不是吗?"

琼·托姆林森的嘴唇抿得更紧了。接着她张嘴说道:

"我不能说我十分同意这种看法,夏普警督。在观念上我是老式的,我相信偷就是偷。"

"你认为西莉亚偷东西是因为,坦率地说,她想窃为己有吗?"

"我当然这么认为。"

"很不老实?"

"恐怕是这样的。"

"啊!"夏普警督摇着头说道,"那太糟糕了。"

"是的,当你觉得你对某个人失望时总会很不舒服的。"

"据我所知,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警察来找过。"

"是的。在我看来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你认为,不管怎么样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的，我不认为，您知道，一个人干了这种事，居然还能逍遥法外？”

“你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真正偷了东西后就用自称是盗窃狂的办法逃避惩罚？”

“嗯，多多少少，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结果却是皆大欢喜。在奥斯汀小姐的前面已敲响了婚礼的喜钟。”

“当然，不管科林·麦克纳布做什么，人们都不会感到惊奇的。”琼·托姆林森含有恶意地说道，“我确信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怀疑一切、嘲笑一切、不快乐的年轻人。他对每个人的态度都很粗鲁。我认为他是一个激进分子！”

“啊！”夏普警督说，“太糟糕了！”他摇了摇头。

“他支持西莉亚，我想是因为他没有任何正确的财产观。他可能认为每一个人想要什么，都可以想方设法让自己得到它。”

“还有，不管怎么说，”夏普警督说，“奥斯汀小姐确实已承认了一切。”

“在她被发现后，是的。”琼尖刻地说。

“谁发现了她？”

“那位，叫什么名字来着……波洛，他来过这儿。”

“但是为什么你认为他已发现了是她干的呢，托姆林森小姐？他可没这么说。他只是建议报警。”

“他一定是向她表明他已经知道了。她清楚地知道游戏已结束了，所以赶紧承认了。”

“那么将墨水泼在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论文上的那

件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她承认那是她干的吗？”

“我真的不太清楚。我想是的。”

“你想错了，”夏普说，“她极其激烈地否认她跟那件事有任何关系。”

“呃，可能吧。我得说那看起来不太可能。”

“你认为更可能是奈杰尔·查普曼干的？”

“不，我也不认为奈杰尔会干那种事。我认为更可能是艾基博姆博干的。”

“真的？他干吗要那样干？”

“妒嫉。所有那些有色人种的人互相极其妒嫉，歇斯底里。”

“很有意思，托姆林森小姐。你最后一次看到西莉亚·奥斯汀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晚上晚饭后。”

“谁先上的床？是她还是你？”

“是我。”

“你没有去她的房中或在你离开公用厅后看到她？”

“没有。”

“你对谁可能把吗啡放进她的咖啡中没有自己的看法吗？如果毒是那样下的话。”

“一点想法也没有。”

“你在这所房子中从没见过吗啡或在谁的房间里见过它吗？”

“不。不。我不认为我见过。”

“你不认为你见过？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托姆林森小

姐?”

“噢,我只是有点疑心。您知道,他们打过一个愚蠢的赌。”

“什么赌?”

“一个,哦,两三个小伙子互相争论……”

“他们争论什么?”

“凶手,还有谋杀的方式。特别是下毒的方法。”

“有谁参加争论?”

“嗯,我想是科林和奈杰尔开始的,接着莱恩·贝特森也加入了进去,帕特里夏也在场。”

“你能尽可能地回忆一下,那时候他们都说什么了?他们是怎么争论的?”

琼·托姆林森回想了一阵子。

“嗯,我想,开始时,他们就下毒杀人展开讨论,说最大的困难在于怎么搞到毒药,凶手通常都是由毒药的销售或因为有得到毒药的机会而被侦察人员发现踪迹、顺藤摸瓜的。奈杰尔说根本没那个必要。他说他能想出三种任何人都能搞到毒药的方法,而且没有人会知道。莱恩·贝特森说他是在吹牛。奈杰尔说他没有吹牛,而且他准备证明给他看。帕特[1]说当然奈杰尔是对的。她说莱恩和科林可以在他们高兴的任何时候从医院里搞到毒药,西莉亚当然也能,她说。奈杰尔说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如果西莉亚从药房里拿东西的话,别人会发现的。他们迟早会找它,发现

① 帕特里夏的简称。——译注。

它丢了。帕特说不会的，如果她拿了瓶子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再用别的东西置换进去，把瓶子倒满，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科林那时笑了，说如果那样的话，过些时候病人就会严重抗议了。但奈杰尔说当然他不是说通过特殊的机遇。他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特殊的办法，既不是大夫也不是药剂师，照样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得到三种毒药。莱恩·贝特森说：'那么好吧，你想怎么干？'奈杰尔说：'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和你打赌三周内我能拿出三种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毒药。'莱恩·贝特森说他下五英镑的赌金，赌奈杰尔做不到。"

"后来呢？"琼停住不说了，夏普警督问道。

"嗯，后来没怎么样，我想，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在公用大厅里，奈杰尔说：'喂，伙计们，看这儿，我说到做到。'接着他把三样东西丢在桌上，他弄到了一管东莨菪碱片[①]，一瓶洋地黄武酊剂和一小瓶酒石酸盐吗啡。"

警督严厉地说：

"酒石酸盐吗啡，上面有标签吗？"

"是的，上面有圣凯瑟琳医院的标签。我记住了是因为，非常自然，我一眼就看见了它。"

"那其他的呢？"

"我没注意。我得说它们不是医院药房里的东西。"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

① 又名莨菪胺，是一种抗胆碱能药物，有类似阿托品生物碱对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作用。——译注。

"嗯，当然，他们又喋喋不休地谈了很多，莱恩·贝特森说：'你看，如果你进行一次谋杀的话，它会使别人很快就追到你身上。'奈杰尔说：'绝对不会。我是一个外行。我和医院或诊所没有关系，没人会马上把我和这些东西联系起来。这些我不是在柜台上买的。'科林·麦克纳布从齿间把烟斗拿出来说道：'是的，你当然无法做到。没有医生的处方，任何药剂师也不会把这三样东西卖给你的。'不管怎么样，他们争论了一下，最后莱恩说他会付钱的。他说：'我现在拿不出来，因为我现在手头有点缺现金，但毫无疑问我会付给你的；奈杰尔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他的观点。'接着他说：'我们怎么处理这些犯罪性的赃物？'奈杰尔咧嘴笑了，说：'我们最好在发生任何意外之前把它们处理掉。'所以他们倒空了管子，把药片扔到了火里，把酒石酸盐吗啡的粉末倒空了，把它也扔到了火里。那瓶洋地黄甙酊剂他们扔进了厕所的马桶里。"

"瓶子呢？"

"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处理那些瓶子的……我想他们可能是把它们扔进了废字纸篓里吧？"

"但毒药都销毁了。"

"是的。这点我能肯定。是我亲眼看见的。"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噢，我想大概就在两个星期前。"

"明白了。谢谢，托姆林森小姐。"

琼仍迟迟不去，很明显她还有话要说。

"您认为这件事重要吗？"

"可能。现在还不好说。"

夏普警督沉思了一会儿。接着他又把奈杰尔·查普曼叫了进来。

"琼·托姆林森告诉了我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

"啊！亲爱的琼又对你说了谁的坏话？我？"

"她谈到了毒药，和你有关，查普曼先生。"

"毒药？和我有关？到底怎么回事？"

"你能否认几周以前你和贝特森先生打了个赌，说你能用某种方法得到毒药而又让别人找不到你身上吗？"

"哦，是这件事！"奈杰尔突然明白过来。"是的，我想再没比那更有趣的事了！我甚至记不得琼也在那儿。但您并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重要的，不是吗？"

"嗯，不好说。那你承认了？"

"哦，是的，我们就那个问题发生了争论。科林和莱恩非常自负，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所以我跟他们说只要稍稍动动脑筋，任何人都能搞到毒药。实际上我说的是我能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搞到毒药，我也证明了我的观点，我是说，将之付诸于实践了。"

"后来你就去干了？"

"后来我就去干了，警督。"

"是哪三种方法，查普曼先生？"

奈杰尔歪了歪脑袋。

"您这不是在叫我自列罪证吗？"他说，"当然你应该对我予以例行的警告？"

"还不到警告你的时候，查普曼先生。当然，你没必要自

列罪证。就如你所说，实际上你完全有权利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认为我想拒绝。”奈杰尔想了一会儿，唇边泛起一抹微笑。

“当然，”他说，“我所做的，毫无疑问，违反了法律。如果您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把我抓起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件谋杀案。如果那些情况跟可怜的小西莉亚之死有任何关系的话，我想我应该告诉您。”

“这是一种很明智的看法。”

“那么好吧。我会这样做的。”

“是哪三种方法？”

“嗯，”奈杰尔靠回椅中。“人们不是不止一次地从报上得知，大夫的危险药品从小汽车中丢失吗？人们为此而受到警告。”

“是的。”

“嗯，它使我想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到乡下去，在一个全科大夫回家的路上跟踪他，当时机来到，只要打开汽车车门，搜检大夫的皮包，把你想要的从包中拿出来。您看，在乡村，大夫们并不总是把出诊箱带到病人屋中去。那要看他要看的是什么样的病人。”

“那又怎么样？”

“嗯，就这样，完了。也就是说这是一号办法。我跟踪了三个大夫直到发现了一个粗心大意的合适人选。当我行动起来后，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小汽车被留在了一家村舍的外面，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我打开车门，搜检了出诊箱，拿

出了一管氢溴酸东莨菪碱[1],就这样。”

“啊！那二号方法呢？”

“实际上,那只要借点亲爱的西莉亚的力就行了。她一点也没疑心。我告诉您这个姑娘挺傻的,她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是跟她谈了一点医生们处方上那暧昧难解的拉丁文,请她按医生开处方的样子给我写个洋地黄甙酊剂的处方。她毫无疑心地照办了。在那以后我要做的只是在分类电话簿[2]上找个居住在伦敦偏远地带的大夫,在处方上加上他的名字的起首字母或是有点辨认不清的签名。接着我拿着处方去伦敦一个繁忙地区的药剂师那儿,他不会熟悉那个大夫的签名,接着我就毫无困难地得到了处方上开的药。因为大夫大量地在处方上开洋地黄甙酊剂以治疗心脏病,所以我就在旅馆信笺上写处方。”

“非常聪明。”夏普警督干巴巴地说。

“我是在自列罪状！您的声音告诉了我这一点。”

“第三种方法呢？”

奈杰尔没有立即回答。他接着说道：

“您看,我到底在使自己陷入什么样的困境中啊！”

“从一辆未锁的小轿车中偷窃药品是犯了盗窃罪,”夏普警督说,“伪造处方……”

---

① 系东莨菪碱的盐,是无色或白色晶体,口服或皮下注射,用作大脑镇静药,局部用于结膜可作散瞳药及睫状肌麻痹药。——译注。

② 如公司行号之按营业项目分类,如建筑商、电工、管道工等。——译注。

奈杰尔打断了他。

“不完全是伪造，对吗？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因为我的行为而获得金钱，我也不是完全模仿哪个大夫的签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开一个处方，在处方上写上詹姆斯的名字，您不能说我伪造了哪位特定的詹姆斯大夫的签名，不是吗？”他脸上挂着挖苦的微笑继续说着，“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这是在自找麻烦。如果您要公事公办的话，嗯，很明显我也没办法。但另一方面，如果……”

“嗯，查普曼先生，另一方面怎么样？”

奈杰尔突然感情冲动地说道：

“我不喜欢谋杀。那是一种野兽一样的可怕行为。西莉亚，可怜的小家伙，她不应该被杀。我想对此事有所帮助，但我所做的有帮助吗？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帮助。我是说，告诉你我的一些小过失。”

“警察行事有很大的自由度，查普曼先生。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是否将发生的这些事看作是出于不负责天性的无视法律的恶作剧。你向我保证说你要对侦破这件谋杀案有所帮助，这点我相信你。现在请继续说下去，告诉我你的第三种方法。”

“好吧，”奈杰尔说道，“我们快到最有意思的地方了。它比前两种更具有冒险性，但同时它也有意思得多。您看，我到西莉亚工作的药房去看过她一两次。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所以你能从药柜中顺手牵羊拿走一瓶？”

“不，不，没那么简单。在我看来，那样干不太公平。而

且，万一如果发生一起真正的谋杀，也就是说，如果我确实是出于谋杀的目的而偷药的话，别人可能会记得我曾经去过那儿。实际上，我已经大概六个月没去过西莉亚的药房了。不，我知道西莉亚总是十一点一刻到后面的房间去吃你们称为'十一点茶点'的东西，也就是，一杯咖啡、一块饼干。姑娘们轮着去吃，一次两个。有个姑娘是新去的，她肯定没见过我。所以我就这样行动起来。我穿上一件白大褂，挂上一副听诊器，溜达进药房里。只有那个新来的姑娘在那儿，她正忙于给门诊病人拿药。我溜达进去，走到毒品柜前，拿出一瓶，走到隔架顶头，对那个姑娘说：'这里有什么浓度的肾上腺素？'她告诉了我，我点点头，然后我问她是否有一些胃复安，因为我酒喝多了非常难受。我服用了药，然后又漫步走出了药房。她丝毫没怀疑到我既不是住院大夫也不是实习医生。这只是一套孩子玩的把戏。西莉亚从不知道我去过那儿。"

"一副听诊器，"夏普警督怀疑地说道，"你从哪儿搞到听诊器的？"

奈杰尔突然咧嘴笑了。

"是莱恩·贝特森的，"他说，"我顺手借用了。"

"从这所房子？"

"是的。"

"听诊器的失窃可以找到答案了，那不是西莉亚干的。"

"老天爷，当然不是！一个盗窃狂不可能偷一副听诊器，不是吗？"

"后来你是怎么处置它的？"

"嗯，我不得不把它当掉。"奈杰尔带着歉意地说道。

"那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给贝特森造成了不便吗？"

"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没有说出我的方法。我不是有意那样做的，不能把那件事告诉他。但是，"奈杰尔兴高采烈地加了一句，"事后不久，我带他出去，让他参加了一个晚会，使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你是个极端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夏普警督说。

"您要能看到他们的那副样子就好了，"奈杰尔说道，笑意更浓了，"当我把准备好的三样致命毒药扔到桌上，告诉他们别人没那么聪明能搞到它们，而我却办到了。"

"你告诉我，"警督说道，"你有用三种不同的毒药毒死人的三种方法。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通过毒药追到你身上。"

奈杰尔点点头。

"那是很公平的，"他说，"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不是一件让人乐意承认的事。但问题是，毒药都在两周以前或更早以前销毁了。"

"那是你的以为，查普曼先生，可能事实并非如此。"

奈杰尔盯视着他：

"您是什么意思？"

"你到手了三样东西。你都保留了多长时间？"

奈杰尔想了一下："嗯，那管氢溴酸东莨菪碱我想大概保留了十天。酒石酸盐吗啡大概四天。洋地黄甙酊剂我则是在销毁当天下午刚刚到手的。"

"你把那些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氢溴酸

东莨菪碱和酒石酸盐吗啡?”

“放在我柜子的抽屉里了,袜子的下面。”

“有人知道你把它们放在那儿了吗?”

夏普警督注意到他声音中带着一点犹豫。但当时他并没有再进一步追问。

“你把你干的事告诉过别人吗?包括你的方法和你用那些东西下毒的方法。”

“没有。至少,不,我没有。”

“你说‘至少’,查普曼先生。”

“嗯,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实际上,我本来想告诉帕特,接着我想她不会同意的。她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帕特就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就把她骗过去了。”

“你没有告诉她你要从大夫的小汽车里偷药,或是伪造处方搞药,或是从医院里弄吗啡?”

“确实,事后我把洋地黄甙酊剂的事告诉了她。我跟她说我开了个处方,从药剂师那儿配到了一瓶;我还把化装成大夫到医院里去的事也告诉了她。我得遗憾地说帕特并不感到惊奇。我没有把从大夫的汽车里拿走药品的事告诉她。我想她听过也就算了,左耳进右耳出。”

“你告诉过她你打赌赢了后就要把它们销毁吗?”

“是的。她非常担心,心情极其激动。开始时她坚持要我把东西还回去什么的。”

“你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吧?”

“老天,不!那会要了我的命;它会给我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不,我们三个只是把它们扔进了火里,或是扔到了马

桶里，就这样。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

“那是你说的，查普曼先生，很可能伤害已经造成了。”

“怎么可能呢？我不是告诉了您东西都已经扔掉了吗？”

“你想到过没有，查普曼先生，可能有人看见了你把东西放到了那里，或者是发现了你放东西的地方，那人可能就会从瓶里把吗啡倒出来，用别的东西去替代它？”

“老天，不！”奈杰尔盯着他。“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相信。”

“但这是有可能的，查普曼先生。”

“但没人会知道。”

“我得说，”警督干巴巴地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很多你相信没有可能被别人知道的事，别人都会知道。”

“您是说窥探？”

“是的。”

“也许在这点上您是对的。”

“哪些学生通常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呆在你的屋子里？”

“嗯，我和莱恩·贝特森同住。大多数的小伙子时不时地呆在我屋里。当然不包括姑娘们。姑娘们不能到我们这一侧的卧室所在的这一层楼来。这样做符合道德的规矩。纯洁的生活嘛。”

“不许她们去，但我想她们也可能会去。”

“任何人都可能，”奈杰尔说，“白天到我们那儿。比如说下午，那儿没有人。”

“莱恩小姐曾去过你的房间吗？”

“我希望您不是指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方式，警督。帕特

有时到我的房间来，把补好的袜子送回来。除此以外再没什么了。”

夏普警督前倾着身子说：

“你确实认识到，查普曼先生，能最容易地从瓶中拿走一些毒药，用其他东西代替的人正是你自己吗？”

奈杰尔看着他，脸突然绷紧了，变得很枯槁。

“是的，”他说，“一分半钟以前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完全能那样干。但是说到底我没有理由将那个姑娘除掉，警督。而且我也没有那样干。但是话说回来——我很清楚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无凭无据。”

第十一章

打赌和处理毒药的事从莱恩·贝特森和科林·麦克纳布那儿得到了证实。在其他人走后，夏普留住了科林·麦克纳布。

“我不想再增加你的痛苦，麦克纳布先生，”他说，“我知道在你们的订婚之夜，你的未婚妻被毒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没必要再谈它了。”科林·麦克纳布说道，他的脸上一副坚定不移的样子。“您不必顾虑到我的感情。只要对您有帮助，请尽管问吧。”

“你认为西莉亚·奥斯汀的行为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疾病？”

“对此我毫不怀疑。”科林·麦克纳布说道，“如果您要我谈谈这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不，”夏普警督赶紧说道，“我就像一个心理学的学生一样相信你的话。”

“她的童年非常不幸。这造成了一种感情障碍……”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夏普警督极力避免再听到一个童年不幸的故事，奈杰尔说的就够了。

“你被她吸引已经有段时间了？”

“对此我无法精确地回答，”科林老老实实地考虑后说道，“这些事情有时挺让你吃惊的，因为它们突然使你明白了什么是爱。毫无疑问，在潜意识里我曾被吸引过，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既然我不想在年纪轻轻时就结婚，所以毫无疑问在我的脑中，对结婚产生了一种抗拒的心理。”

“是的。正是如此。西莉亚・奥斯汀跟你订婚后感到高兴吗？我是说，她一点疑虑的表示也没有？没有不安定的情绪？她没想过告诉你什么吗？”

“她完全坦白了她的所作所为。在她脑海中再没什么东西使她感到忧虑了。”

“你们计划什么时候结婚？”

“还得等段时间。现在我还没得到一份能养活我妻子的工作。”

“在这儿西莉亚有仇人吗？有谁不喜欢她吗？”

“我几乎无法相信她会有任何仇人。就此我也想过很多，警督先生。西莉亚在这儿很受大家的喜爱。我得说，我个人认为不是个人恩怨招致了她的被害。”

“你说‘不是个人恩怨’是什么意思？”

“在这点上我不想详细说什么。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了一

点什么，但并不很清楚。”

这样一来，警督无法再进一步做说服工作。

最后两个见面的学生是萨利·芬奇和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警督先见了萨利·芬奇。

萨利是个很吸引人的姑娘，一头红发，眼睛明亮，充满了智慧。经过例行询问后，萨利·芬奇突然占据了谈话的主动。

“您知道我想做什么，警督先生？我要告诉您我的想法，就您和我知道就成。在这所房子里，有些事情不太对头，确实很不对头。对此我完全有把握。”

“你是说你害怕一些东西，芬奇小姐？”

萨利点点头。

“是的，我害怕。这儿有些东西或有人极其残忍无情。整所房子不是……嗯，怎么说呢？不是它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不，不，警督先生，我不是说激进分子。我看见您正要说这个，我不是说激进分子。也许甚至是不是罪犯，我不知道。但我愿意和您打赌，赌什么都行，那个可怕的老女人什么都知道。”

“什么老女人？你不是说哈伯德太太吧？”

“不，不是哈伯德妈妈。她是个好人。我是说老尼古莱蒂斯，那头老母狼。”

“很有意思，芬奇小姐。你能说得再具体点吗？我是说关于尼古莱蒂斯太太。”

萨利摇了摇头。

“不。这正是我无法告诉您的。我能告诉您的只是每次

我从她身边经过，我都要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儿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警督先生。”

“我希望你能再具体点。”

“我也这样希望。您会认为我完全是凭空想象。好吧，也许我是，但其他人也是这样觉得的。艾基博姆博就是这样觉得的。他很害怕。我相信黑贝斯也一样，但她不会说出来。而且我认为，警督先生，西莉亚知道一些事。”

“知道什么？”

“那正是问题所在。她知道什么？但她说过一些东西，生前最后一天说的。说的是要澄清发生过的事。她承认了她做的那部分事，但她暗示她知道其他的事情，她也要使那些事得到澄清。我想她确实知道一些事，警督先生，和某人有关。我想那就是她被害的原因。”

“但如果是这么严重的事……”

萨利打断了他：

“我得说她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性质严重。您知道她并不聪明。她非常迟钝。她了解了一些事，但她并不知道她了解的那些事是危险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这样想的。”

“我明白了。谢谢你……那你最后一次看到西莉亚·奥斯汀是昨天晚上晚饭后在公用大厅里，对吗？”

“对。至少，我实际上在那以后还见过她。”

“在那以后你还见过她？在什么地方？在她房里？”

“不是。当我正想上床睡觉，从公用大厅出来时，她正要从前门出去。”

“从前门出去？你是说到屋子外面去？”

“是的。”

“那太令人惊奇了。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

“我敢说他们不知道。她当然道过晚安，说她要上床睡觉了。如果我没有看见她，我一定会以为她已经上床睡觉了。”

“实际情况是，她上了楼，穿上外出服，接着离开了屋子，对吗？”

萨利点点头。

“我想她要去见某个人。”

“我明白了。外边的某个人。或者可能是这儿的一个学生？”

“嗯，我想可能是这儿的一个学生。您看，如果她想和某人私下谈话的话，这所房子里没有一个好地方。有人可能建议她出去，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和她见面。”

“你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知道。”

“杰罗尼莫，那个男仆会知道吗？”

“如果她十一点后回来，他会知道，因为他十一点闩门上链。在那以前，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来。”

“你知道她离开房子出去的准确时间吗？”

“我得说大概是在——十点钟。也许十点过一点，但不会过得太多。”

“明白了。谢谢你提供的情况，芬奇小姐。”

最后一个和警督谈话的是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这个姑娘的安静、能干，立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聪明、果

断地回答完他的问题后，就等着他继续提出问题。

“西莉亚·奥斯汀，”他说，“强烈抗辩说不是她毁坏了你的论文，约翰斯顿小姐。你相信她的话吗？”

“我不认为是西莉亚干的。不是。”

“你不知道是谁干的？”

“明显的答案是奈杰尔·查普曼。但是就我看来有点太明显了。奈杰尔是个聪明人，他不会用他自己的墨水。”

“如果不是奈杰尔，那会是谁？”

“那就更难说了。但我认为西莉亚知道是谁，至少有所疑心。”

“她这样跟你说过？”

“没有说这么多；但她死的那天晚上，下楼吃晚饭前，她到过我的房间。她来告诉我尽管她为偷窃事件负责，但她没有破坏我的论文。我告诉她我相信她的保证。我问她是否知道是谁干的。”

“她怎么说？”

“她说，”伊丽莎白停了一会儿，好像要确使自己要说的话保持准确。“她说，‘我不敢完全肯定，因为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它可能是一次错误或是一次意外……我敢保证不管是谁干的，这件事都不太令他（她）愉快，而且真的想站出来坦白。’西莉亚继续说道：‘有些事我不太理解，比如说警察来的那天发生的电灯泡的事。’”

夏普打断她。

“警察和电灯泡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西莉亚只是说：‘我没有拿它们。’接着她

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和护照有关？'我说：'你说的是什么护照？'她说：'我想有人可能有一本伪造的护照。'"

警督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最后某种模糊的模子正在成型。一份护照……

他问："她还说了什么？"

"没什么了。她只是说：'不管怎么样，明天我会知道得更多。'"

"她是这样说的，是吗？'我会知道得更多。'这句话非常重要，约翰斯顿小姐。"

"是的。"

当警督在沉思时，他又默默无语了。

和一份护照有关的事……警察来过一次……在来山胡桃路以前，他已经认真查阅过档案。给外国留学生提供住宿的学生宿舍受到严密关注。山胡桃路26号记录良好。这儿发生过一些事，没什么要紧的，也没什么可令人引起联想的。一个西非学生因靠从女人身上赚钱生活而遭到设菲尔德警方通缉；这个有问题的学生在山胡桃路曾住过几天，后来去了别处，再后来不可避免地被警方逮捕，驱逐出境。还有一次为寻找一个亚裔青年以帮助警方调查一件发生在剑桥附近的出版商妻子被杀案，警方曾对所有的学生宿舍和寄宿宿舍进行过例行检查。当那个年轻人去哈尔警察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坦白交待后，事情就结束了。还有一次是调查一个散布反动传单的学生。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段时间以前，不可能和西莉亚·奥斯汀有关系。"

他叹了口气，抬起头来发现伊丽莎白·约翰斯顿那双

睿智的黑眼睛正在观察他。

他一时冲动，说道："告诉我，约翰斯顿小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印象，这个地方有些事情不太对头？"

她看起来很惊奇。

"在什么地方，事情不对头？"

"我真的说不出来。我正在想萨利·芬奇告诉我的一些事。"

"哦？萨利·芬奇！"

她的声音中有种他很难说出来的味道。他觉得有趣，继续说道：

"就我看来，芬奇小姐是个优秀的观察者，既精明又有实践经验。她坚持说有些事情很奇怪，和这个地方有关。尽管她发现很难具体地说出来是什么。"

伊丽莎白严厉地说：

"那是他们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都一样，这些美国人，神经质、忧虑不安，对任何傻事都产生疑心，看那些傻家伙，他们搜寻迫害政治上不忠和可疑分子，他们歇斯底里的对间谍的狂热，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成见。萨利·芬奇就是一个典型。"

警督的兴趣变得更浓了。这么看来伊丽莎白不喜欢萨利·芬奇。为什么？因为萨利是一个美国人？或是伊丽莎白不喜欢美国人仅仅是因为萨利·芬奇是一个美国人，她有她自己的某些不喜欢那位吸引人的红发姑娘的原因吗？也许只不过是女人的妒嫉罢了。

他决心用他有时候发现有用的方法试一下，他温和地

说道：

"也许你会发现，约翰斯顿小姐，在像这样的一座建筑物里，智力水平是相差很大的。一些人，大多数人，我们只询问有关事实。但当我们碰到了一个有高度智力水平的人时……"

他打住了。说过的话里充满了奉承的意味，她会作出反应吗？

在短暂的停顿后，她作出了反应。

"我想我知道您的意思，警督先生。住在这儿的人的智力水平不是，如您所说，非常高。奈杰尔·查普曼脑子很快，但他是个浅薄的人。伦纳德·贝特森学习勤奋，不过如此而已。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有头脑，但她的观念里充满商业味，而且她也太懒，以至于没把她的脑子用在值得用的地方。你所需要的是一个超然于物外、受过训练的头脑。"

"就像你的头脑，约翰斯顿小姐。"

她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恭维。他带着一些兴趣认识到，在她谦逊的高兴的态度后面，是一个对自己的资质极端自负的年轻女人。

"我倾向于同意你对同伴的评价，霍布豪斯小姐[1]。查普曼聪明但孩子气。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有头脑，但对生活持厌倦的态度。你，正如你所说，有一个经过训练的头脑。那正是我看重你的看法的原因。你的看法客观而且充满睿智。"

---

[1] 原文如此。此处应为"约翰斯顿小姐"。 —译注。

有一阵子他害怕他做得过火了，但事实证明他根本没必要害怕。

“这地方没什么不对头，警督先生。别去理会萨利·芬奇。这家学生宿舍管理良好。我确信您在这儿找不到任何跟破坏活动有关的蛛丝马迹。”

夏普警督觉得有点惊奇。

“我正在加以考虑的并不真正是破坏活动。”

“哦，我明白了，”她有点吃惊。“我正在把西莉亚所说的护照的事联系起来。但以全面的态度看待此事并衡量所有的证据，我似乎能够相当确定，西莉亚的死因应该说是个人的，也许是和性有关的纠葛吧。我确信它和学生宿舍或这儿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毫无关系，我确信没有什么事正在进行中。如果有什么的话，我应该觉察到，我的感觉是非常灵敏的。”

“明白了。好的，谢谢你，约翰斯顿小姐。你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出去了。夏普警督坐着盯着那扇关闭的门，科布警佐[1] 不得不和他说了两次才使他回过神来。

“嗯？”

“我是说全部都弄完了，先生。”

“噢，我们搞到了什么？很少。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科布，明天我要带着搜查证再来一趟。我们走的时候要

---

[1] 等级低于警督者。——译注。

告诉他们一切正常，这样他们就会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正在发生一些事。明天我要揭个底朝天——当你不知道你正在找什么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仍有机会发现证据、找到线索。刚才出去的那个姑娘很有趣，她像拿破仑一样自负，但她是否知道一些事，我非常怀疑。”

第十二章

1

赫尔克里·波洛正在口述一封信，中途他停了下来。莱蒙小姐充满疑问地看着他。

“怎么了，波洛先生？”

“我的思想开小差了！”波洛挥舞了一下手臂，“毕竟，这并不是一封重要的信。莱蒙小姐，你能帮我给你姐姐打个电话吗？”

“好的，波洛先生。”

过了一会，波洛走到屋子的另一头，从他的秘书手中接过了话筒。

“您好！”他说。

“有事吗，波洛先生？”

哈伯德太太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哈伯德太太，我没有打扰您吧？”

“我已经被打扰惯了。”哈伯德太太说。

“一团糟，是吗？”波洛体贴地问道。

“说得太对了，波洛先生。他们正是那么干的。夏普警督昨天询问完了所有的学生，接着他今天又来了，带着一张搜查证。而尼古莱蒂斯太太还歇斯底里地胡言乱语，跟我纠缠不休。”

波洛同情地报以啧啧声。

接着他说道：“我只想提一两个小问题。您把失窃物品开了个清单给我。还有其他奇怪的事，我想问的是，那张清单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开列的吗？”

“您的意思是？”

“我是指，东西都是按它们丢失的顺序写下来的吗？”

“不，不是的。很抱歉，我只是想起什么就写了什么。很抱歉给您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我以前本来应该问的，”波洛说道，“但我那时还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这儿有您的清单。一只晚礼鞋、手镯、钻戒、粉盒、唇膏、听诊器等等。但您说那不是它们丢失的顺序？”

“不是。”

“您现在还记得起正确的顺序吗？也许对您来说太困难了。”

“嗯，现在我不敢确定，波洛先生。您看它们都是一段时间以前发生的。我得好好想想。实际上，在我和我妹妹谈过，我知道要来见您后，我就列了个清单。我得说我是按记起来的顺序写的。我是说，第一个列的是晚礼鞋，因为那东西很

特殊，接下来是手镯、粉盒、打火机、钻戒，因为这些东西都挺重要的。看起来好像我们这儿真有一个小偷；后来我又记起来其他几个不太重要的东西，把它们加了上去。我是说硼砂粉、电灯泡和帆布背囊。它们不是真的很重要，我是在事后才想起来的。”

“明白了，”波洛说道，“是的，我明白了……现在我要您做的，夫人，是当您有闲暇的时候，坐下来，也就是……”

“我敢说当我用镇静剂把尼古莱蒂斯太太送上床、安抚好杰罗尼莫和玛丽亚后，我会有一点时间的。您想要我做什么？”

“坐下来，尽您所能，试着把各个事件按发生的时间顺序写下来。”

“当然，波洛先生。我相信那个帆布背囊是最先失窃的。接下来是电灯泡，我不认为它和其他东西有任何联系。接下来是手镯和粉盒。不，是晚礼鞋。但您看，您并不想听我啰啰嗦嗦。我会尽可能把它们写下来。”

“谢谢您，夫人，我会很感激您的。”

波洛挂上了电话。

“我真生我自己的气，”他对莱蒙小姐说，“我已经违反了秩序和条理的原则。我一开始就应该能确定这些失窃事件发生的正确顺序的。”

“天啊，天啊，”莱蒙小姐呆板地说道，“您现在还要把这些信完成吗，波洛先生？”

但是波洛又一次愤愤地向她挥了挥手。

2

夏普警督于星期六早上带着搜查证又回到了山胡桃路。他要求和尼古莱蒂斯太太见一次面，因为尼古莱蒂斯太太总是在星期六来山胡桃路和哈伯德太太结账。他对他要干的事做了说明。

尼古莱蒂斯太太表示强烈抗议。

“这是一种侮辱，出这种事我的学生会离开的，他们都会离开的。我会破产的……”

“不，不，夫人。我确信他们都会很理智的。毕竟，这是一件谋杀案。”

“不是谋杀，是自杀。”

“而且我确信一旦我加以解释，没有人会表示反对的……”

哈伯德太太安抚地插了一句。

“我确信，”她说，“每个人都会保持理智，除了，”她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道，“也许除了艾基姆德·阿里先生和钱德拉·莱尔先生。”

“哼！”尼古莱蒂斯太太说，“谁理他们？”

“谢谢您，夫人，”警督说道，“那我就要从您的起居室开始了。”

此话一出，尼古莱蒂斯太太立刻激烈地进行了抗议。

“你爱搜哪儿就搜哪儿，”她说道，“但是这儿，绝对不行！我拒绝。”

"我很抱歉，尼古莱蒂斯太太，但是我得从顶楼搜起，一直搜到底楼。"

"这是对的，是的。可不能搜我的房间，法律管不着我。"

"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恐怕我不得不请您站到一边。"

"这是一种暴行，"尼古莱蒂斯太太暴怒地尖叫道，"你这个好管闲事的家伙。我要写信给所有的人。我要给我们区的议员写信。我要给报纸写信。"

"您爱给谁写就给谁写，夫人，"夏普警督说道，"我要搜查这间屋子。"

他径直从一张大桌子开始了搜查工作。一大盒糖果、一大堆文件和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废弃旧物就是他搜查的收获。他又转向搜查房间角落的一个橱柜。

"这上锁了。能把钥匙给我吗？"

"绝不！"尼古莱蒂斯太太尖叫道"绝不，绝不，你绝不会得到钥匙的！野兽、警察猪猡，我唾弃你。呸！呸！呸！"

"您最好还是把钥匙给我，"夏普警督说，"不然的话，我就得把锁撬开了！"

"我不会给你钥匙的！你要想得到钥匙，惟一的办法就是撕开我的衣服！那样，那样就会成为一件丑闻。"

"拿个凿子来，科布。"夏普警督毫不理会地说。

尼古莱蒂斯太太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尖叫。夏普警督对此置之不理。凿子拿来了，两下尖利的东西破碎声，接着橱柜的门打开了。当门打开后，一大堆空的白兰地瓶子从橱柜中倾泻出来。

“野兽！猪猡！魔鬼！”尼古莱蒂斯太太尖叫着。

“谢谢您，夫人，”警督礼貌地说道，“这儿我们查完了。”

哈伯德太太在尼古莱蒂斯太太歇斯底里大发作时，机敏地把瓶子放回了原处。

一个谜，尼古莱蒂斯太太的情绪之谜揭开了。

3

当哈伯德太太正从她起居室的私人药柜中倒出适当剂量的镇静剂时，波洛的电话正好接通了。放好听筒后，她回到尼古莱蒂斯太太身边。她原先把尼古莱蒂斯太太留在她自己的起居室里，任由尼古莱蒂斯太太大声尖叫，坐在沙发上闲呆着。

“现在吃下这个，”哈伯德太太说，“您会觉得好一点的。”

“盖世太保！”尼古莱蒂斯太太说道。现在她平静下来了，但却仍然非常愠怒。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再去想它了。”哈伯德太太安慰道。

“盖世太保！”尼古莱蒂斯太太又说道，“盖世太保！他们就是那种人！”

“您知道，他们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哈伯德太太说。

“他们的职责难道就是窥探我的私人橱柜吗？我告诉他们说，那没你们的事。我把橱柜锁上，把钥匙放在我的胸部。如果你不在那儿作见证的话，他们会不知羞耻地撕开我的

衣服的。”

“哦，不，我不认为他们会那样做。”哈伯德太太说道。

“那是你说的！他们换成用凿子，用强力凿开了我的橱柜的门。他们对这所房子的结构造成了破坏，可还得由我自己负责修好。”

“嗯，您看，如果您不给他们钥匙……”

“我为什么该给他们钥匙？那是我的钥匙。我私人用的钥匙。而这是我的私人房间。我的私人房间，我告诉警察‘出去’，而他们不出去！”

“嗯，毕竟，尼古莱蒂斯太太，这儿发生了谋杀案。您得记住，发生谋杀后，人总得忍受一些平时觉得不太愉快的事。”

“呸，什么谋杀！”尼古莱蒂斯太太说道，“那个小西莉亚是自杀的。她愚蠢地陷入了爱的罗网，然后服了毒。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她们在爱情这个问题上都十分愚蠢。这些姑娘，好像爱情有多么重要似的！一年、两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崇高的感情！那个男人和其他任何男人都一个样！但那些傻姑娘不知道这一点。她们服用安眠药和消毒剂，打开瓦斯开关，接着一切就太晚了。”

“噢，”哈伯德太太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说，“我现在不再担心了。”

“你是好了。可我，我不得不担心。我不再安全了。”

“安全？”哈伯德太太看着她，吃了一惊。

“这是我的私人橱柜，”尼古莱蒂斯太太坚持道，“没有人知道我的私人橱柜里有什么。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可是

现在他们确实已经知道了。我非常不安。他们可能会想，他们会怎么想？”

“您说的‘他们’是谁？”

尼古莱蒂斯太太耸了耸她那宽大、健硕的肩膀，显得郁郁不乐。

“你不懂。”她说道，“但这件事使我不安。非常不安。”

“您最好告诉我。”哈伯德太太说道，“也许我能帮助您。”

“谢天谢地，我不在这儿睡觉。”尼古莱蒂斯太太说道，“这个地方各个门上的锁都差不多；一把钥匙还能开其他门上的锁。不，谢天谢地，我不在这儿睡觉。”

哈伯德太太说：

“尼古莱蒂斯太太，如果您害怕什么的话，难道不是最好告诉我是什么吗？”

尼古莱蒂斯太太一双黑眼睛看着她，亮了一下，接着就移开了。

“你自己说过，”她回避地说道，“你说过这所房子里发生了一件谋杀案，因此一个人很自然地就觉得很不安。谁会是下一个？人们甚至不知道凶手是谁。这都是因为警察太愚蠢了，或者是可能他们受了贿赂。”

“这是一派胡言，您知道的。”哈伯德太太说道，“但是告诉我，真有让您感到焦虑不安的原因吗？”

尼古莱蒂斯太太开始发脾气了。

“啊，你不认为我有任何焦虑不安的原因？你像平时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你什么都知道！你这么伟大，你供应膳食，

你管理学生宿舍，你像流水一样花钱，这样学生们都喜欢你，而现在你想来管我的事了！但是这样，不行！我的事我自己管，没人能刺探到它们，你听到没有？办不到，你这多管闲事太太。”

“随您的便，”哈伯德太太被激怒了。

“你是一个间谍！我早知道了。”

“刺探什么的间谍？”

“没什么，”尼古莱蒂斯太太说道，“在这儿你刺探不到什么。如果你认为这儿有什么的话，那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如果谎言和我有关，我会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的。”

“如果您希望我离开，”哈伯德太太说，“您只要说出来就行了。”

“不，你不能离开，我不允许。这个时候不行，当我得操心警察、谋杀和所有别的事时不行。我不允许你弃我而去。”

“哦，好吧。”哈伯德太太无可奈何地说，“真的，很难知道您想要什么。有时我认为您不了解您自己。您最好在我的床上躺下来，睡上一觉。”

第十三章

赫尔克里·波洛在山胡桃路 26 号下了出租汽车。

杰罗尼莫给他开了门，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他表示了欢迎。有一个警察站在大厅里，杰罗尼莫把波洛拉进饭厅，关上了门。

"太可怕了。"他一边坚持帮波洛脱下外套，一边小声说道，"我们这儿一天到晚都是警察！问问题，这儿走走，那儿看看，搜查橱柜，检查抽屉，甚至进入了玛丽亚的厨房。玛丽亚非常生气。她说她要用擀面杖打警察，但我说最好别那样干。我说警察可不喜欢别人用擀面杖打他们。如果玛丽亚那样做了，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尴尬了。"

"你真有理智。"波洛赞赏地说道，"哈伯德太太有空吗？"

"我带您到楼上去见她。"

"等一会儿。"波洛止住他，"你记得电灯泡丢失是哪一天吗？"

"噢，是的，我记得。但那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一个，两个，三个月以前。"

"电灯泡确实是被人拿走的？"

"是大厅里的那个，我想还有公用厅的。有人开玩笑，把所有的电灯泡都拿走了。"

"你不记得具体的日子了？"

杰罗尼莫摆出一副思考的样子。

"我不记得了，"他说，"但我想是警察来的那天，二月份的某个时候。"

"警察？警察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为一个学生的事到这儿来拜访尼古莱蒂斯太太。一个非常糟糕的学生，从非洲来的。不工作，去劳工介绍所登了个记，获取了国家救济金，接着就找了个女人，她出去找男人鬼混为他挣钱。非常坏。警察可不喜欢那一套。我想，他在曼彻斯特或是设菲尔德也是搞那一套。所以他从那儿跑了出来，到了这儿，但是警察随后就追了来，他们把他的事都跟哈伯德太太讲了。是的，她说他不住在这儿因为她不喜欢他，她把他赶走了。"

"我明白了。他们在努力追踪他。"

"什么？"

"他们在努力找他？"

"是的，是的，就是如此。他们找到了他，然后他们把他送进了监狱，因为他靠女人过活，靠女人过活可是被禁止

的。这是一幢高尚住宅，这儿可没有那样的事。”

“就是那天灯泡丢了？”

“是的。因为我打开电灯开关可是灯不亮。然后我走进公用大厅，那儿没有灯泡，我到抽屉里找备用的，可是我发现所有的灯泡都已经被人拿走了。因此我下楼去了厨房，问玛丽亚她是否知道备用灯泡放哪儿了。但是她很生气因为她不喜欢警察到这儿来，她说备用灯泡可不是她的事，所以我只好拿了蜡烛。”

波洛一边跟着杰罗尼莫上楼去哈伯德太太的房间，一边琢磨着他所说的话。

波洛受到了哈伯德太太的热情欢迎，她一副疲惫、忧愁的样子。她立刻递给他一张纸。

“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力量，波洛先生，按正确的顺序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但我不能说它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无误。您看，当你回想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想记起那件事或其他事发生的时间时，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深表感谢，夫人。现在尼古莱蒂斯太太怎么样了？”

“我已经给她吃了镇静剂，我希望她现在已经入睡了。她看到搜查证后可怕地发作了一番。她拒绝打开她房中橱柜的门，警督把它撬开了，一大堆空白兰地瓶子滚落了出来。”

“啊！”波洛圆滑地回答了一声。

“那很好地解释了很多事情。”哈伯德太太说道，“我实在无法想象我以前为什么没想到，酗酒的事我在新加坡时见得可多了。但是我确信所有这一些不会使您感兴趣的。”

"什么事我都有兴趣。"波洛说。

他坐下来研究哈伯德太太递给他的那张纸。

"啊!"过了一会儿后他说道,"我现在看到帆布背囊列在清单首位。"

"是的。这东西不是很重要,但我现在确实很准确地记起来了,它的丢失早在珠宝和其他那些东西丢失以前就发生了。这件事跟一个有色人种的学生造成的麻烦混到一起去了。他是在这件事发生前一两天离开的,我想可能是他离开前实施的一种报复。那时候有,嗯,一点小麻烦。"

"啊!杰罗尼莫已经跟我说过了。我相信您这儿曾经有警察来过,对吗?"

"是的。看起来他们是从设菲尔德、伯明翰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来此进行调查的。那实在是一件丑闻。不道德地赚钱和那之类的事。他后来被送上了法庭,受到了指控。实际上,他在这儿只呆了三四天。后来我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事方式,所以我告诉他他的房间已经有人租了,他得离开。当警察来时,我并不真的觉得很惊奇。当然,我无法告诉他们他去哪儿了,但是他们还是追查到了他。"

"您是在那以后发现那个背囊的?"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很难记得非常清楚。您知道,莱恩·贝特森要搭别人的便车出去旅游,可是他找遍了也找不到他的帆布背囊了,然后他大大地发作了一番。每个人都尽力寻找,最后是杰罗尼莫发现它被人剪成了一条条的,塞在锅炉后边。竟然发生了这样古怪的事,多么奇怪、而且毫无目的,波洛先生。"

“是的，”波洛表示赞同，“奇怪而且毫无目的。”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儿。

“跟丢失电灯泡发生在同一天。就是警察来调查那个非洲学生的那一天。杰罗尼莫是这么跟我说的。是那天吗？”

“嗯，我确实记不得了。是的，是的，我想您是对的。因为我记得我陪警方的警督一起下楼，和他走进公用大厅时，那儿正点着蜡烛。那时我们正想去问艾基博姆博那个从非洲来的年轻人是否告诉过他或跟他谈起过要去什么地方住。”

“公用大厅里还有谁？”

“噢，我想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回来了。您知道，那是在晚上，大概六点钟。我问杰罗尼莫电灯泡的事，他说它们被人拿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换装上其他的电灯泡，他说我们的电灯泡正好都用完了。我非常生气，因为整件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毫无目的的愚蠢的玩笑。我把它看作是玩笑而不是偷窃。但我对我们竟然再没多余的电灯泡感到非常奇怪，因为通常我们存有很多电灯泡。我还是没把那件事看得很严重，波洛先生，在那个时候没有。”

“电灯泡和背囊。”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但是就我看来，”哈伯德太太说道，“这两件事和可怜的小西莉亚犯的小过失没有关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您还记得她很诚恳地否认说她从来没有动过那个帆布背囊。”

“是的，那是事实。在那以后多久开始发生失窃事件的？”

“哦，天啊，波洛先生，您不知道要把这个时间精确地想

出来是多么困难。让我想想，那是三月，不，是二月，二月底。是的，是的，我想吉纳维夫是在那之后一个星期左右说她的手镯丢了。是的，二月的二十号和二十五号之间。”

“在那以后就连续发生失窃事件？”

“是的。”

“背囊是莱恩·贝特森的？”

“是的。”

“他对此非常生气？”

“嗯，您不必当真，波洛先生，”哈伯德太太微笑了一下，说道，“莱恩·贝特森是那样一种小伙子，您知道，他热心肠、为人慷慨，对别人的过错不斤斤计较，但脾气暴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它，那个背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噢，不，就是普通的那种。”

“您可以给我看一个跟它差不多的帆布背囊吗？”

“嗯，好的，当然可以。我想科林有一个，跟那个正好差不多。奈杰尔也有，实际上莱恩现在又搞到了一个，因为他不得不再去买一个。学生们通常在路尽头的那家商店里去买。那家商店不错，卖各种各样的供野营和徒步旅行用的装备。短衣裤、睡袋等等。而且非常便宜，比其他任何大商店都便宜多了。”

“我能看看其中的一个背囊吗，夫人？”

哈伯德太太听从地将他领到了科林·麦克纳布的房间里。

科林本人不在，但哈伯德太太打开衣橱门，俯身进去，

拿起一个背囊递给了波洛。

“给您，波洛先生。这个和丢失后我们发现被剪碎了的那个一模一样。”

“要剪可得费点工夫，”波洛鉴赏般地抚摩着帆布背囊小声说道，“可不是用一把绣花时用的剪刀就能剪开的。”

“哦，不，它不是您所期望的一个，嗯，比如说，一个姑娘所能做得到的。我得说一定用了很大的力气。力气还有，嗯，恶意，您知道。”

“我知道，是的，我知道。这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想起来就让人觉得不太愉快。”

“接下来，当后来瓦莱里亚的头巾被发现时，也是被剪成了一条一条的，嗯，看起来确实，怎么说好呢？不正常。”

“啊，”波洛说道，“但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您错了，夫人。我不认为这件事和心智不正常有任何关系。我想这件事是有意的、有目的的，也许可以说，有条理的。”

“嗯，我敢说在这些事情上您知道得比我多，波洛先生。”哈伯德太太说道，“我能说的是，我不喜欢发生的那些事。就我看来，我们这儿住着一大群非常好的学生，一想到其中有一个人是，嗯，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我就会伤心。”

波洛漫步走到窗户前。他打开窗，走出屋子，走到老式的阳台上。

房间面向屋后，下面是一个黑如烟灰的小花园。

“我想这儿比前面更安静？”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胡桃路不是一条很嘈杂的路。而且这一面，在晚上到处都是猫。您知道，它们喵喵直叫，还

把垃圾筒的盖子也弄掉了。”

波洛俯瞰着那四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筒和其他堆放在后院的杂物。

“锅炉房在哪儿?”

“那道门过去就是。就在放煤的房间的旁边。”

“我明白了。”

他俯视着，思索着。

“谁的房间朝这个方向?”

“奈杰尔·查普曼和莱恩·贝特森的房间就在我们房间的旁边。”

“他们的房间再过去呢?”

“再过去是下一幢房子——姑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西莉亚的，旁边是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再下来是帕特里夏·莱恩的。瓦莱里亚和琼·托姆林森的房间面向前面。”

波洛点点头，回到屋中。

“这个年轻人很爱干净。”他鉴赏般地环视四周，小声说道。

“是的。科林的房间总是非常整洁。这儿有些男孩子的房间简直是一团糟。”哈伯德太太说道，“您应该看一下莱恩·贝特森的房间。”她纵容地又加了一句：“但他是个好小伙子，波洛先生。”

“您说那些帆布背囊是在路尽头的那家商店买的?”

“是的。”

“那家商店叫什么名字?”

“啊，真的，波洛先生，您这么一问，我一时倒想不起来了。我想是马伯利，或者是凯尔索。是的，我知道它们听起来差得很远，并不是一类的名字，但在我的脑中它们是同一类的。当然，事实上是因为我曾认识一个叫凯尔索和一个叫马伯利的人，他俩长得很像。”

“啊，”波洛说，“这就是一些事情总是会使我着迷的原因之一。看不见的联系。”

他再度眼望窗外，看了一阵花园，然后向哈伯德太太告辞离去。

他沿着山胡桃路往前走，一直走到拐角处，接着转向大路。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认出了哈伯德太太说的那家商店。商店的橱窗里大量陈列着野餐篮子、帆布背囊、热水瓶、各种各样的运动装备、短裤、丛林衫、遮阳帽、帐篷、游泳装、自行车灯和电筒；实际上年轻好动的青年人可能需要的一切东西那儿都有。他注意到商店上方的名字既不是马伯利也不是凯尔索，而是希克斯。波洛仔细地研究过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后，走进商店，装扮成一个渴望为他自己杜撰出来的外甥购买背囊的顾客。

“您知道他喜欢野营，”波洛尽可能地带着外国口音说道，“他和其他学生去徒步旅行，他需要带的所有东西都背在他的背上，当有小汽车或大卡车经过时，他们就搭他一段。”

店主个子矮小，长着一头浅茶色的头发，一副热心的样子。他立刻就作了回答。

“啊，徒步旅行，”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干。尽管

一定让公共汽车和铁路损失了不少钱。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徒步旅行走遍了整个欧洲。您需要的是一个帆布背囊,先生。只要一个普通的?"

"我想是吧。那您还有别的吗?"

"嗯,我们还有一两种特别轻巧的,是专供女士使用的。不过这一种才是我们通常卖的,质量优良、坚固,装很多东西也没关系,不是我自夸,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他拿出一个坚固的帆布背囊,据波洛判断,跟他在科林的房间里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波洛查看着,又问了一些不必要的外行问题,然后当场付钱把它买了下来。

"噢,是的,这种东西我们卖了很多。"那个人边包装边说。

"有很多学生住在附近,是吗?"

"是的。这个地区有很多学生。"

"有一家学生宿舍,我相信是在山胡桃路?"

"噢,是的,我卖了一些给那儿的年轻男士,也卖给了年轻女士一些。在他们出发以前,他们通常到这儿来选购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这儿的东西比大商店的便宜,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给您,先生,我相信您的外甥会喜欢的。"

波洛谢了他,带着包裹出去了。

他刚走出一两步,一只手就搭到了他的肩头。

是夏普警督。

"我正想见您。"夏普说。

"你已经搜查完房子了?"

"已经搜过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了多大的收获。

顺着这儿走有一个地方，在那儿我们能吃到不错的三明治，喝到一杯不错的咖啡。如果您不忙的话，我们一起去吧。我有话和您说。"

那家三明治酒吧几乎是空的。两个人端着盘子和咖啡杯，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落了座。

夏普讲述了他询问学生的结果。

"惟一的一个我们有证据怀疑的人是年轻的查普曼，"他说道，"从他身上我们得到了不少情况。竟然有三种毒药经过他的手。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对西莉亚·奥斯汀有任何仇恨，而且我怀疑如果他真的有罪的话，他是否会坦率说出他的所作所为。"

"尽管如此，它向我们展示了其他的可能性。"

"是的，那些东西都随便放在一个抽屉里。真是一头年轻的笨驴。"

他继续谈到了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和她所说的西莉亚对她说的话。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波洛表示同意。

警督引用道：

"明天我将知道得更多。"

"所以，那个可怜的姑娘再也没有明天了。搜查房子，有什么收获吗？"

"有一两件事是，怎么说呢？也许是没想到的。"

"比如说？"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是名共产党员，我们发现了她的

党员证。"

"是的，"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道，"这很有意思。"

"您不会想到的，"夏普警督说，"我是直到昨天向她讯问后才知道的。那个女孩很有个性。"

"我觉得她是共产党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新党员。"赫尔克里·波洛说道，"我得说，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知识的年轻妇女。"

"我觉得很有意思。"夏普警督说道，"因为表面上她从未发表过赞同共产党的言论。在山胡桃路那儿她是个非常沉默的人。我看不出来它和西莉亚·奥斯汀的案子有任何重要联系，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得记住。"

"你还发现了什么？"

夏普警督耸了耸肩膀。

"帕特里夏·莱恩小姐，在她的抽屉里，有一方沾满了绿墨水的手绢。"

波洛的眉毛耸了起来。

"绿墨水？帕特里夏·莱恩！所以可能是她拿了墨水，把它泼到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论文上，接着干完后用手绢擦了手。当然……"

"当然她不想让她亲爱的奈杰尔遭到怀疑。"夏普替他说完了。

"人们不会这么想的。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人把手绢放到了她的抽屉里。"

"可能性很大。"

"还有别的吗？"

"嗯、"夏普想了一下。"看样子伦纳德·贝特森的父亲在朗威思维尔精神病院里住院,医生出具了证明书,证明他精神错乱。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

"但是莱恩·贝特森的父亲是个疯子。也许没有什么意义,如你所说,但是我们得把这件事贮存到大脑中。甚至他得了什么类型的精神病也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知道的事。"

"贝特森是一个不错的年轻小伙子,"夏普说,"当然他有一点脾气、嗯,难以控制。"

波洛点点头。突然,他清晰地记起了西莉亚·奥斯汀说过的话:"当然,我没有剪碎帆布背囊。不管怎么说,那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她怎么知道那是一种情绪的发泄?难道她看见了莱恩·贝特森剪那个背囊吗?他又回到现实中,听到夏普微笑着说道:

"……还有艾基姆德·阿里,他有一些非常下流的书刊和明信片,它说明了为什么他对搜查表示了愤怒。"

"毫无疑问,还有不少人提出了抗议?"

"我得说是的,一个法国姑娘歇斯底里地大发作;一个印度人,钱德拉·莱尔先生,威胁说要将它搞成一个国际事件。在他的物品中有一些反动传单,就是通常的那种愚蠢的东西。还有一个西非学生有一些非常吓人的纪念品和神物。是的,一张搜查证确实向你展示了人性特殊的一面。您听说了尼古莱蒂斯太太和她的私人橱柜的事了吗?"

"是的,我听说了。"

夏普警督笑了。

"我这一生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空白兰地瓶子!她对我

们的态度都近似疯狂了!”

他大笑起来,接着,突然又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东西。”他说,“除了严格按法定程序得到的之外,没有其他的护照。”

“你几乎不能希望像假护照这样的东西能留在那儿让你发现,mon ami[①],你从没有因为和护照有关的事去过山胡桃路26号吧?比如说,在过去的六个月内?”

“没有。我要告诉您我们惟一一次去那个地方的经过,在您说的时间内。”

他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波洛听着,眉头皱了起来。

“就这些,没有什么意义。”他说。

他摇摇头。

“我们只有从事情的源头开始,才会有意义。”

“您所说的源头是什么,波洛?”

“那个帆布背囊,我的朋友,”波洛轻松地说道,“那个帆布背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帆布背囊开始的。”

① 法文,意为:我的朋友。——译注。

第十四章

1

尼古莱蒂斯太太从地下室上了楼，在那里她刚刚成功地激怒了杰罗尼莫和神经质的玛丽亚。

“骗子！小偷！”尼古莱蒂斯太太洋洋得意地高声说道，“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骗子和小偷！”

哈伯德太太那时刚刚走下楼梯，她听到后苦恼地发出了一声短短的叹息。

“太可悲了，”她说，“正好在他们做晚饭的时候惹恼了他们。”

“我有什么好怕的？”尼古莱蒂斯太太说道，“我又不在这儿吃晚饭。”

哈伯德太太一句反驳的话刚到嘴边，又强压了下去。

“跟往常一样，星期一我会来的。”尼古莱蒂斯太太说。

“知道了，尼古莱蒂斯太太。”

“星期一早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我的橱柜门修好。把有关的修理费用的账单交给警察，明白吗？给警察。”

哈伯德太太看起来有点迟疑。

“还有，我要你在昏暗的走廊里安上新的电灯泡，大瓦数的。走廊里太暗了。”

“您特别交待过要在走廊里安低瓦数的灯泡，为了节约。”

“那是上周说的。”尼古莱蒂斯太太脱口说道，“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我回过头，我很奇怪谁在后面跟着我？”

不知自己的雇主是要来点戏剧性的东西，哈伯德太太想道，还是她真的害怕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尼古莱蒂斯太太有对任何东西都要进行夸张的习惯，所以很难搞清楚对她的话应该相信多少。

哈伯德太太充满疑虑地说：

“您确定您能一个人回去？我陪您回去，好吗？”

“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儿比在这儿更安全！”

“但您在害怕什么？如果我知道，也许我能……”

“跟你没关系。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你总是向我问问题，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很抱歉。我相信……”

“现在你可总算生气了。”尼古莱蒂斯太太高兴地对她微笑了一下。“我脾气不好，态度很粗鲁，是的。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很担心。请记住，我信任你，依赖你。如果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亲爱的哈伯德太太，我真的不知道。看，我

送你个飞吻。周末愉快，晚安。"

哈伯德太太看着她穿过前门出去，就在她身后把前门拉上了。为了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哈伯德太太非常不恰当地说了声"嗯，真是的！"，接着转身走向通往厨房的楼梯。

尼古莱蒂斯太太走下前门的台阶，穿过大门，向左一转。山胡桃路相当宽阔，两旁的房子都有点后缩，直缩进它们各自的花园中。在路的尽头，离26号几分钟的路程处，是伦敦的一条主街，街上公共汽车大声地吼叫着。在路的尽头有一个红绿灯和一家酒馆，酒馆的名字叫"女王的项链"，坐落在街角。尼古莱蒂斯太太在人行道中央走着，一次又一次紧张地回头张望，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山胡桃路今天晚上显得特别地荒凉。当快走近"女王的项链"的时候，她稍微加快了一点步伐，又匆匆地扫视了一通四周后，才相当心虚地走进了酒馆。

啜饮着她要的双倍白兰地，她的精神恢复了过来。不久前她还是那么恐惧不安，现在她的恐惧不安完全消失了。但是，她对警察的仇视并未因此而减少。她低声地自言自语道："盖世太保！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是的，他们得付出代价！"然后一口把酒喝光。她又叫了一杯，仔细地思考着近来发生的事。不幸，真是不幸透了，警察做事竟然那样不圆通，从而发现了她秘密贮藏的东西，而且很难希望这件事会不在学生宿舍中传开，使别的学生也知道。哈伯德太太也许会谨慎从事的，但也许不会，因为真是的，谁能相信谁呢？这些事情总是会马上传开的。杰罗尼莫知道这件事，他也许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她会告诉清洁女工，这样一个

接一个地传下去。直到当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时，她猛然惊起。

“怎么是您，尼克太太？我不知道您也到这儿来。”

“噢，是你啊，”她说，“我以为……”

“您以为是谁？一头邪恶的大灰狼？您在喝什么？给我也要一杯。”

“所有的一切都叫人心烦意乱，”尼古莱蒂斯太太态度庄重地解释道，“那帮警察搜查了我的房间，使每个人都心烦意乱。我可怜的心脏，我不得不小心我的心脏。我不喜欢喝酒，不过我一出来真的觉得相当虚弱。我想喝一点白兰地……”

“没什么东西比得上白兰地。给您。”

喝完后不久，尼古莱蒂斯太太的心情好转了，变得着实畅快，她离开了“女王的项链”。她决定不坐公共汽车，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空气会对她有益的。她觉得脚下并不是特别地虚浮不稳，只是稍微有一点不确定而已。也许少喝一点儿白兰地是明智之举，但是清新的空气会很快让她的头脑清醒过来的。毕竟，一个女士为什么不能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时不时地安静地喝点东西呢？那有什么错？她又从来没让别人发现自己喝醉过。喝醉？当然，她从来没有喝醉过。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不喜欢，如果他们敢斥责她，她马上就会告诉他们其行为、其无礼的态度将被容忍到什么时候！她知道那么一两件事情，不是吗？如果她管不住自己的嘴的话！尼古莱蒂斯太太好斗地摇晃了一下脑袋，身子猛然向旁边一闪，避开了立在前方的一个危险的邮筒。毫无疑问，她

的脑袋有点儿不清醒了。也许她在这堵墙上靠一会儿？如果她闭上眼那么一小会儿……

* * *

波特警士[1]正以轻快的步伐大摇大摆地执行着他的巡逻任务，一个外表羞怯的职员跑过来说道：

“这儿有个女人，警官。真的，她看上去好像生病了还是怎么的，她瘫在地上了。”

波特警士有力的脚步转向那边。他俯下身去查看地上躺卧着的人。一股浓烈的白兰地酒味证实了他的怀疑。

“昏过去了。”他说道，“喝醉了。啊，好吧，别担心，先生，我们会处理这件事的。”

2

赫尔克里·波洛吃完了他的星期日早餐后，仔细地将因吃饭而残留在胡须上的巧克力印迹擦去，然后走进他的起居室。

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四个帆布背囊，每一个都附有一张账单，这是乔治按他的吩咐办理后的结果。波洛从包装里拿出他前一天买的那个帆布背囊，跟其他的四个放在一起。结果很有意思。他从希克斯商店那儿买的帆布背囊无论从

---

[1] 为英国警察中的最低等级。——译注。

哪个方面看都不比乔治从其他商店买来的货色差，但它的价钱便宜多了

“有意思。”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盯着背囊。

接着他仔细地检查起它们来。里面、外面、倒过来，摸接缝、背囊上的各个小口袋和背带。接着他站起来，走进浴室，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他把从希克斯商店里买的那个帆布背囊的里层翻出来，用刀划开底部。在内衬和背囊底部之间有一个硬实的波状加劲材料[1]，表面看起来非常像波状纸。波洛带着极大的兴趣看着被肢解了的帆布背囊。

接着他继续把另外几个背囊也划开了。

最后他舒适地坐下来，审视着他刚刚毁坏的那一堆东西。

然后他把电话拿到身旁，经过短暂的拖延之后，设法接通了夏普警督。

“Ecoutez，mon cher[2]，”他说道，“我只想知道两件事。”

听筒里传来夏普警督大笑的声音。他说：

“我知道马的两件事件，

其中的一件非常粗俗。”

“你说什么？”赫尔克里·波洛惊奇地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只不过是我以前知道的一句韵

---

[1] 使某一物质或物体变硬的材料。——译注。

[2] 法文。意为：听着，我亲爱的朋友。——译注。

律诗罢了。您想知道哪两件事情?"

"你昨天提到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有警察去山胡桃路调查过。你能告诉我他们是哪一天和是那天的什么时候去的吗?"

"可以。嗯,这很容易。案卷里都有记载。请等一会儿,我去查一下。"

警督很快就回来了,他拿起听筒:"就印度学生进行反动宣传一事进行的第一次调查,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半。"

"那离现在太久了。"

"调查蒙塔古·琼斯、欧亚混血儿,因和剑桥艾丽斯·库姆太太被杀一案有牵连而受警方通缉——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半。调查威廉·罗宾逊——西非土著,遭设菲尔德警方通缉,三月六日,上午十一点。"

"啊!谢谢你。"

"如果您认为其中的一件案子可能和此案有联系……"

波洛打断了他:

"不,它们和本案没有联系。我只是对调查进行的时间感兴趣。"

"你在做什么,波洛?"

"我在详细研究分析帆布背囊,我的朋友。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他轻轻地放下话筒。

他从自己的袖珍记事本里拿出昨天哈伯德太太交给他的已修改过的清单。上面这样写着:

帆布背囊(莱恩·贝特森的)

电灯泡

手镯(吉纳维夫的)

钻戒(帕特里夏的)

粉盒(吉纳维夫的)

晚礼鞋(萨利的)

唇膏(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

耳环(瓦莱里亚的)

听诊器(莱恩·贝特森的)

浴盐(?)

剪成碎片的头巾(瓦莱里亚的)

裤子(科林的)

烹调书(?)

硼砂粉(钱德拉·莱尔的)

人造胸针(萨利的)

泼在伊丽莎白论文上的墨水。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不完全精确。L·哈伯德)

波洛久久地看着它。

他叹了一口气,告诉自己:"是的……肯定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把无足轻重的东西删除……"

他想到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今天是星期天,大多数学生可能都呆在宿舍里。

他拨了山胡桃路26号的电话号码,说要找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小姐听电话。听起来那个声音重浊、说话带喉音的

人对她是否已起床非常怀疑，但是说去看看。

很快，他听到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

“我是瓦莱里亚·霍布豪斯。”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波洛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我很想，如果可以的话，和你简短地交谈一次。”

“当然可以。”

“那么我马上到山胡桃路来？”

“好的。我等着您。我会跟杰罗尼莫说让他把您带到我的房间的。在星期天干什么事不太可能保得了密。”

“谢谢你，霍布豪斯小姐。非常感谢。”

杰罗尼莫活跃地给波洛打开门，接着以他惯常的一副充满阴谋的样子俯身向前，对他说道：

“我偷偷地带您上楼去见瓦莱里亚小姐。别出声。嘘，嘘。”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领着波洛上了楼，走进了一间大小合适、能俯瞰山胡桃路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些很有品味、数量合适的奢侈品，整个房间被布置成了卧室、起居两用间。一把可变为床铺的无靠背的长沙发椅上铺着一条虽然旧了但是很美丽的波斯毯，一张迷人的安妮女王时代的胡桃木桌子，据波洛判断，不太可能是山胡桃路26号原来就有的家具。

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正站在那儿准备问候他。她看上去很疲倦，他想道，她眼睛四周布满了黑圈。

"Mais vous êtes très bien ici[1]，"波洛打招呼时说道。"很高雅。很有品味。"

瓦莱里亚笑了。

"我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了，"她说道。"两年半、几乎三年。我或多或少地作出了一些努力以巩固自己的职位，所以自己买了一些东西。"

"你不是学生，是吗，小姐？"

"哦，是的。纯商业性的。我有一份工作。"

"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是吗？"

"是的。我是萨布里纳公司的采购员，那是一家美容沙龙。实际上我有一小部分股权。除了美容用品外，我们还经营一定数量的附带产品，女装的配件如手套、手提包之类的东西，巴黎的廉价小装饰品。那就是我工作的部门。"

"那你经常去巴黎和欧洲大陆了？"

"哦，是的，大概一个月一次，有时更多一些。"

"请一定加以谅解，"波洛说道，"如果我似乎表现出好奇心的话……"

"这有什么关系？"她打断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对别人的好奇心加以容忍。昨天我已经回答了夏普警督的很多问题。波洛先生，看起来您更喜欢一个直背座椅，而不是一把低背扶手椅。"

"你很敏锐，小姐。"波洛小心地坐到一把有高靠背的扶手椅上，身体笔直。

---

[1] 法文。意为：你这儿确实不错。——译注。

瓦莱里亚坐在床上。她给了他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了。他注意地观察着她。她优雅中带着紧张和憔悴，这比传统的外表漂亮更吸引他。一个聪明、有吸引力的年轻姑娘，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不知道她的紧张是否是由于不久前刚刚受到讯问，或者还是由于那正是她态度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他想起来在他来吃晚饭的那个晚上他对她也有过相同的想法。

"夏普警督讯问过你了？"他问。

"是的，确实如此。"

"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了？"

"当然。"

"我很怀疑，"波洛说、"你所说的是真话？"

她带着一副讽刺的表情看着他。

"既然您没有听到我对夏普警督说了些什么，您就无权作出判断。"她说。

"哦，不。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想法。我有，你知道，小小的想法。它们在这儿。"他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可以看得出来，正如他有时做的那样，波洛已在故意扮演一个巧言惑众的人。但是，瓦莱里亚并没有笑，她直视着他。当她开口说话时，显得有点突兀。

"我们能回到正题上吗，波洛先生？"她问道，"我实在不知道您要说什么。"

"当然可以，霍布豪斯小姐。"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包裹。

"也许，你可以猜猜，这里面是什么？"

“我不是一个眼睛有超能穿透力的人，波洛先生。我无法透过纸和包装看到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是，”波洛说道，“帕特里夏·莱恩小姐失窃的戒指。”

“那枚订婚戒指？我是说，她妈妈的订婚戒指？但是为什么在您手里？”

“是我让她借给我一两天的。”

瓦莱里亚的眉毛再次极其惊讶地耸到了前额上。

“真的。”她说。

“我对戒指很感兴趣，”波洛说，“对它的丢失，对它的归还和其他与它有关的事都感兴趣。所以我请莱恩小姐把它借给我。她一口答应了。我拿着它直接找到了我的一个珠宝商朋友。”

“后来呢？”

“我请他为宝石做鉴定。一块很大的宝石，如果你还记得，周围镶着一圈碎钻。你还记得吗，小姐？”

“也许吧。我实在记不清楚了。”

“但是你接触过它，不是吗？它是在你的汤盘里发现的。”

“别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归还的！哦，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几乎把它吞了下去。”瓦莱里亚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声。

“就像我说的，我把戒指交给我的珠宝商朋友，请他就钻石发表自己的看法。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怎么知道？”

“他的回答是这块石头不是钻石。它仅仅是颗锆石。一

颗白锆石。”

“哦！”她盯着他。接着她继续说了下去，声音有些犹疑。“您是说，帕特里夏以为它是一颗钻石，其实它只是一颗锆石或是……。”

波洛摇着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枚订婚戒指，就我所知，是帕特里夏·莱恩的妈妈的。帕特里夏·莱恩是一个出身于好家庭的年轻女士。她的双亲，我得说，在刚刚出台的税制公布以前，经济情况肯定良好。在那种圈子里，小姐，人们是舍得在订婚戒指上花钱的，一枚钻戒或是一枚镶有其他珍贵宝石的戒指。我相当确信，莱恩小姐的父亲给她母亲的只会是一枚价值昂贵的订婚戒指。”

“既然这样，”瓦莱里亚说，“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帕特里夏的父亲我相信是一个小乡绅。”

“所以，”波洛说，“戒指上的钻石一定是后来被人换掉了。”

“我想，”瓦莱里亚慢腾腾地说道，“帕特里夏可能把钻石弄丢了，她再也配不起一枚钻石了，所以就用一粒锆石替换了它。”

“这是可能的，”赫尔克里·波洛说，“但是我想事实并非如此。”

“嗯，波洛先生，如果我们一起来猜的话，您认为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波洛说，“戒指是被西利亚拿走的，钻石被故意弄了下来，然后在归还以前，被人用一粒锆石代替了。”

瓦莱里亚的身子绷直了。

“您认为西莉亚故意偷了那颗钻石？”

波洛摇摇头。

“不，”他说，“我认为是你偷的，小姐。”

瓦莱里亚霍地倒抽了一口凉气。

“噢，真是的！”她叫了起来，“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你根本没有证据！”

“但是，你错了，”波洛打断她，“我有证据。戒指是放在汤盘里归还的。而我，在这儿吃过一次晚饭。我注意了上汤的方式。汤是从旁边的那张桌子的有盖汤碗里盛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人在他的汤盘里发现了戒指，那只可能是盛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杰罗尼莫）或是那盘汤的主人放进去的。正是你！我不认为是杰罗尼莫。我想是你表演了从汤里找到戒指的一幕，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觉得很有趣。你有一种，如果我可以提出批评的话，实在太戏剧化的幽默感。把戒指拿起来，放声大叫！我想你沉迷于这种幽默感中，小姐，但是你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幽默感出卖了你。”

“就这些？”瓦莱里亚嘲弄地说。

“哦，不，不仅如此。你看，当那天晚上西莉亚承认对这儿的失窃负责时，我注意到了几个小的方面。比如说，在提到这枚戒指时她说：‘我不知道它很值钱。当我一知道后，我就设法归还了它。’她是怎么知道的，瓦莱里亚小姐？是谁告诉她这枚戒指很值钱的？接下来还有在提到剪碎的围巾时，小西莉亚是这样说的：“这没关系，瓦莱里亚不会介意的……’你为什么不会介意？如果你的一条质量不错的丝质围

巾被剪成了碎片?我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得到了一种印象,那就是这么多起偷窃事件,让她扮成一个盗窃狂以吸引科林·麦克纳布的注意力都是另外某个人为西莉亚想出来的。一个比西莉亚聪明得多的人,一个有着丰富的心理学工作知识的人。是你告诉她戒指很值钱。是你把戒指从她手里拿了过去,策划了归还它的方式。同样,也是在你的建议下,她把你的围巾剪成了碎片。"

"都是编造的故事,"瓦莱里亚说,"而且故事极其牵强附会。警督已经向我暗示过是我教唆西莉亚那样干的。"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那是一派胡言。"瓦莱里亚说。

"那你将怎么对我说呢?"

瓦莱里亚探询地注视了他一会儿。接着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声,按熄香烟,把一块垫子插在背后,往后一靠说:

"您完全正确。是我让她那么干的。"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瓦莱里亚不耐烦地说:

"哦,完全是出于傻不哩叽的好心好意,善意的干涉。西莉亚在那里,像一个小幽灵一样痴痴呆呆地注视着、倾慕着从不看她一眼的科林。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傻。科林是那些沉迷于心理学、情结、感情障碍等等中的极其自负、我行我素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我觉得怂恿和愚弄一下他倒不失为一件极其有趣的事。不管怎么样,我不愿意看到西莉亚那么痛苦。所以我找到她,和她谈了一次,把整个计划大致地跟她解释了一下,催促她赶紧行动起来。我想,她对整个计划

感到有点紧张，但同时也非常激动。接下来，当然，最初干的一件事是那个小傻瓜发现帕特里夏的戒指忘在浴室里了时，她就顺手把它偷走了——那是一件非常值钱的珠宝，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可能会报警，这件事就会变得严重起来。所以我把戒指从她那儿一把抓过来，告诉她我会想办法归还的，劝诫她以后只能拿人造珠宝、化妆品，也可以搞些小破坏，故意把我的一些东西毁坏掉，只要不会给她带来麻烦就行。"

波洛深吸了一口气。

"这正是我所想的。"他说。

"我现在真希望我没那样做过，"瓦莱里亚阴沉着脸说道，"但是我真的是出于好意。这么说不太好，就像琼·托姆林森一样，但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波洛说，"我们来谈帕特里夏戒指的事。西莉亚把它给了你。你计划好由你自己在某个地方发现它，把它还给帕特里夏。"他停了一下又问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观察到她的手指紧张地把围在她颈上的那条有流苏的围巾的流苏末端编了又解，解了又编。他以更具有说服力的口气继续说道：

"你手头很紧，呃，是因为这个吗？"

没有抬头看他，她短促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我会全部供认的。"她说道，声音中带着痛苦。"我的麻烦在于，波洛先生，我是一个赌徒。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对此你毫无办法。我是梅费尔那儿一个小俱乐部的成员。哦，我不能告诉您在什么地方，我不想让它遭到警

察的突然搜查或其他什么的。只要说我是那儿的一个会员就够了。那儿有轮盘赌、扑克等等。我一次又一次输，输得很惨。我得到了帕特的这枚戒指，我正好经过一个商店，里面有一枚锆石戒指。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用一粒白锆石替换下钻石，帕特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别的！'对一枚你很熟悉的戒指，你从来不会仔细看它的。如果钻石看起来比平常灰暗点，你只会以为它需要清洗了或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好吧，我觉得我是一时冲动。我把钻石撬下来卖了。我用一粒锆石替换了它。那天晚上我假装在汤里发现了戒指。我同意我干的真他妈是件蠢事。竟那样干，现在你都知道了。但老实说，我从未有意要西莉亚为此事受过。"

"是的，是的，我明白。"波洛点点头，"那只是你偶然得到了一个机会而已，看起来很容易，你就干了。但是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小姐。"

"我认识到了。"瓦莱里亚干巴巴地说。接着她不悦地叫道：

"见鬼去吧，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哦，如果你高兴，就把我交给警方吧。告诉帕特！告诉警督！告诉所有的人！但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它能帮助我们找到杀害西莉亚的凶手吗？"

波洛站起来。

"人们总是搞不清楚，"他说，"什么会有所帮助而什么不会。人们不得不先把无关紧要、将事情搞复杂的东西清除出去。对我来说，找到是谁鼓动小西莉亚那样干是很重要的。现在我知道是谁了。至于戒指，我建议你自己去找帕特

里夏·莱恩小姐，告诉她你干的事，做出合乎习惯的表示。”

瓦莱里亚作了个苦相。

“我敢说总的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她说，“好吧，我要去见帕特，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帕特为人不错。我要跟她说我一有钱就会用钻石把锆石替换下来的。这是您希望我做的，是吗，波洛先生？”

“不是我要你做，而是这样做是明智的。”

门突然开了，哈伯德太太走了进来。

她呼吸急促，脸上的表情使瓦莱里亚大叫起来：

“出什么事了，妈妈？发生什么了？”

哈伯德太太坐到一把椅子上。

“尼古莱蒂斯太太出事了。”

“尼克太太？她出什么事了？”

“哦，我的天。她死了。”

“死了？”瓦莱里亚的声音变得嘶哑，“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好像是昨天晚上有人在街上发现了她。他们把她带到警察局。他们认为她是……是……”

“酗酒？我想……”

“是的，她喝酒了。总之，她死了。”

“可怜的老尼克太太。”瓦莱里亚说。她嘶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波洛温和地说：

“你喜欢她，小姐？”

“就某方面来说很奇怪，她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魔头。但

是，我是……当我刚到这儿来的时候，三年以前，她完全不像，不像她后来变得那样暴烈。她是个好伴侣，很有趣，心肠很好。在以后的几年中她变了很多。”

瓦莱里亚看着哈伯德太太。

“我想那是因为她养成了偷偷喝酒的习惯，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很多瓶子，不是吗？”

“是的。”哈伯德太太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脱口而出：“我实在应该责备我自己，昨天晚上让她一个人回家。她害怕着什么，你们知道。”

“害怕？”

波洛和瓦莱里亚异口同声地说。

哈伯德太太怏怏地点点头。她温和的圆脸上布满了忧悒。

“是的。她一直说她不安全。我让她告诉我她害怕什么，她冷冷地拒绝了我。当然，没有人知道她夸张了多少。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瓦莱里亚说：“您不会认为她，她也是，她是——”

她打住了，眼睛里有一丝恐惧。

波洛问：“他们说她的死因是什么？”

哈伯德太太怏怏地说：

“他们没有说。要进行调查——星期二。”

第十五章

在新苏格兰场的一个安静的屋子里，四个男人团团围坐在一张桌子旁。

主持会议的是缉毒组的怀尔丁警监。他旁边的是贝尔警佐，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对万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看起来特别像一只充满渴望的灵獒[1]。舒服地坐在椅子上，样子安闲而又保持高度警觉的是夏普警督。第四个人是赫尔克里·波洛。桌子上放着一个帆布背囊。

怀尔丁警监若有所思地摸摸自己的下巴。

“是个很有趣的想法，波洛先生。”他谨慎地说，“是的，是个很有趣的想法。”

---

[1] 一种躯瘦、腿长、眼光锐利的猎犬，奔跑迅速、用于追野兔或在现代游戏中用以追赶沿一轨道移动的机械假兔。——译注。

"这，就像我所说的，还只是一种想法。"波洛说。

怀尔丁点点头。

"我们已经谈了大致的情况，"他说，"当然走私什么时候都有，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我们清除了一批走私分子，过了一段时间，别的什么地方必然又会出现一批。就我的部门来说，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有大量的毒品被偷运到了我们国家。大部分是海洛因，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古柯碱[1]。在我们国家和欧洲大陆，各种毒品库星罗棋布。法国警方对于毒品进入法国的方式只掌握有一两条线索，他们对于毒品是如何偷运出境的所知更少。"

"不知这样说是否正确，"波洛说，"你们的麻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毒品的经销问题，入境的方式问题和是谁偷运毒品并赚取主要利润的问题。"

"我得说大致说来就是如此。我们对于那些小的经销商和毒品的经销方式知道颇多，我们逮捕了一些经销商，留下一些希望能以他们为线索顺藤摸瓜逮住真正的大鱼。经销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夜总会、酒馆，药店，一两个奇怪的大夫，流行女装裁剪师和理发师。交货地点有赛马场、古董店，有时则是在人群拥挤的综合性商场内。但是您不必全都知道。重要的并不是这一方面。这些方面我们能处理得很好。而且我们确信我们对谁是我们称之为大鱼的人的怀疑是相当准确的。有一两个是从来没受到怀疑的非常受人尊重的

[1] 由一种灌木中提取的产物，医师们用之作局部麻醉剂，药瘾者用之作兴奋剂。——译注。

有钱绅士。他们办事非常小心，他们自己从不经手毒品买卖。那些小喽啰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偶尔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一把将其抓获。”

“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感兴趣的是第三个方面：毒品是怎么偷运进我国的？”

“啊，我们是一个岛国，最常用的也就是极其老式的海运方法。雇一艘船，偷偷地在东海岸的某个地方登陆，或是在南方的一个小海湾用一艘小摩托艇偷偷地穿越过海峡。他会成功那么几次，但是早晚我们会得到线索，知道那艘船的主人是谁。而他一旦受到我们的怀疑，他就永远失去机会了。近来有那么一两次是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机偷运毒品。毒贩子给予大量的贿赂，偶尔，就会有那么一个乘务员或是机组人员暴露出了自己身上人性的弱点。还有进口商、声誉卓著的公司进口豪华钢琴。他们可以有那么几次干得不错，但是通常最后我们都能识破他们。”

“当你从事一项非法的贸易活动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困难是，从国外至国内的进入方式，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完全同意。我还要说一点。持续至今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非常担忧。我们堵截住的毒品已赶不上流入我国的毒品数量。”

“其他情况怎么样，比如说珠宝？”

贝尔警佐开口了。

“这方面的走私活动很猖獗，先生。非法钻石和其他宝石从南非和澳大利亚流出，有一些来自远东。它们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可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前几天有个

年轻的妇女，一位普通旅游者，在法国有个偶然相识的人问她能不能带一双鞋子穿过海峡。不是新的，不用付关税，只是一双某人忘记带走的鞋子。她毫无疑心地答应了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这一阴谋。最后发现鞋子的鞋跟中间是空的，藏有未切割过的钻石。”

怀尔丁警监说：

“但是听我说，波洛先生，您追踪的是什么，贩毒还是珠宝走私？”

“都包括。实际上任何价值高、体积小的东西都是我追踪的对象。就我看来，在您称之为的运输服务中有一个通道，靠这个通道在海峡间来回穿梭运送着我刚刚描述过的货物。他们把偷窃来的珠宝从镶座上取下，偷运出英国，与此同时，偷运进非法的宝石和毒品。可能是一个小的独立的团体，和经销网不发生联系，他们运送毒品，抽取佣金。而且利润可能非常高。”

“我要说在这一点上您是正确的！你能把价值一到两万的海洛因放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价值昂贵的未切割的宝石也是一样。”

“您看，”波洛说，“走私犯的弱点总是人的因素。迟早你会怀疑上某一个人，一个空中乘务员，一个有一艘有舱房设备的小型游艇的航海狂热爱好者，一个极频繁往来于我国和法国之间进行旅游的妇女，一个赚的钱看起来高于其合理收入的进口商，一个无正常收入来源但却过着优裕生活的男人。但是如果毒品是由一个无辜的人带进国内的，而且，每次都是由不同的人，那么发现货物的困难就大大增加

了。”

怀尔丁用一根手指按了按那只帆布背囊：“这就是您的暗示？”

“是的。如今谁是最不会受到怀疑的人？是学生，认真、勤奋的学生。没有钱，只背上一个背包就四处旅行。徒步穿越欧洲。如果有那么一个有些特殊的学生总是偷运毒品到国内，毫无疑问你会识破他或她。但是整个计划的精髓是携带毒品的人是无辜的，而且这样的人非常多。”

怀尔丁抚摩着下巴。

“准确地说，您认为它是怎么安排的，波洛先生？”他问。

赫尔克里·波洛耸了耸肩膀。

“对于这一点，我只是猜测而已。毫无疑问，我在很多细节上是错误的。但我得说它大致就是这样运行的：第一步，某种款式的帆布囊被投放于市场。这些帆布背囊都很普通，符合传统和习俗，就跟别的帆布背囊一样，质地优良、坚固耐用，很符合它的用途。当我说就跟其他帆布背囊一样的时候，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底部的设计略有不同。正如诸位看到的，它很容易移动，而且其厚度和结构都完全允许将珠宝和粉状毒品藏在皱褶层里面。你从来不会怀疑到它，除非你正在有意寻找。高纯度的海洛因和古柯碱只需占用非常小的空间。”

“太对了。”怀尔丁说道。“啊，”他快速地用手指丈量着，“每次一个人能带进价值五至六千英镑的货物，没有人会识破。”

“完全正确。”赫尔克里·波洛说，“Alors![1] 制造帆布背囊、投放市场、进行销售。也许不仅仅在一家商店，商店的主人可能是一伙的，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他发现有利可图就出售一种便宜款式的帆布背囊，因为他的价格和其他野营装备销售商相比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然，幕后一定有某个组织在操纵，一份小心保存的伦敦大学医学院或其他地方的学生名单。这个集团的头头自己可能是一个学生，也可能是一个伪装的学生。学生们出国，在归途的某个地方，背囊被调换。那个学生回到英国，海关马马虎虎地检查一下就放行了。那个学生回到他或她的宿舍，把行李取出来，空的帆布背囊被扔进橱柜里或者是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帆布背囊再次被调换，也可能是小心地被抽出假底，用一个没有藏东西的背囊替换它。”

“您认为山胡桃路发生了这样的事？”

波洛点点头。

“这是我的怀疑。是的。”

“但是您是怎么知道的，波洛先生？假设您是对的话。”

“一个帆布背囊被剪成了一条一条的，”波洛说，“为什么？既然不是一般的原因，我们就不得不动动脑筋，想出一个来。有某种和帆布背囊有关的奇怪的东西到了山胡桃路。它们太便宜了。山胡桃路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但对这一系列的事负责的姑娘却发誓说破坏帆布背囊的事绝对不是她干的。既然她已经承认干了其他的事情，她为什么还要否

[1] 法文。意为：太对！正是如此！——译注。

认那件事呢？难道她说的是真话？所以破坏帆布背囊一定另有原因。毁坏一个帆布背囊，我可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某人一定是不顾一切地去干的。我找到了线索，我发现大概（只是大概，哎，因为事情过了几个月，人们的记忆都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个帆布背囊是在警察前去拜访学生宿舍的负责人那天被毁坏的。警察拜访的真实原因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我这样跟您说好了：你是和这个走私集团有关的人。那天你回到学生宿舍，得到通知说警察来了，正在楼上和哈伯德太太谈话。你马上以为警察是为走私集团的事而来的，他们来进行调查；让我们姑且说那时房里正好有一个帆布背囊是刚从国外带回来的，里面装着，或者是曾经装过违禁品。现在，如果警方已经获知了和走私有关的情况，那他们来山胡桃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查学生的帆布背囊，你不敢带着那个有问题的帆布背囊走出房子，因为就你所知，警方会派人守在屋外严密监视这幢房子和能够看到的一切物品，帆布背囊可不是一件能够轻易隐藏或伪装起来的东西。你所想到的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剪碎背囊，把碎片塞到锅炉房的废旧物品中去。如果房屋中有毒品或是珠宝，它们可能被藏进浴盐中作为应急措施。但是即使是一个空的帆布背囊，如果它装过毒品，经过仔细检查和分析后，警方就可能发现海洛因或古柯碱的蛛丝马迹。所以那个帆布背囊一定要毁坏掉。您同意这是有可能的吗？”

“这是一种设想，我已经说过。”怀尔丁警监说。

“还有一件迄今为止人们并不认为重要的小事可能和

帆布背襄有联系。根据那个意大利佣人杰罗尼莫所说，在那天，或是那些天中的一天，当警察来的时候，大厅里的灯泡不见了。他想去找一个电灯泡装上，发现备用灯泡也不见了。他非常肯定就在前一两天抽屉里还有备用灯泡。就我看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说来牵强，而且我不说我对此确有把握。您知道，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某个具有犯罪意识的人以前可能参与过走私集团，他害怕在明亮的灯光下警察可能会认出他来。所以他悄悄地拧下了大厅里的灯泡，并把新灯泡也拿走了，这样就无法换上灯泡了。结果大厅里只好用蜡烛照明。这点我已说过，仅仅是一种猜想。"

"这是个很聪明的想法。"怀尔丁说。

"这是可能的，长官，"贝尔警佐热切地说，"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但是如果是这样，"怀尔丁继续说道，"那就不仅仅是山胡桃路了？"

波洛点点头。

"哦，是的。这个组织一定覆盖广泛，包括学生俱乐部等等。"

"必须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怀尔丁说。

夏普警督第一次开了口。

"有联系，长官，"他说，"或者曾经有过。有位妇女曾经营好几家学生俱乐部和机构。一个就是山胡桃路的女人，尼古莱蒂斯太太。"

怀尔丁飞快地扫了波洛一眼。

"是的，"波洛说道，"尼古莱蒂斯太太符合条件。尽管她

自己不经营，但是她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经济利益。她的做法是为每一个地方找一个品质可靠，有经验的人去经管那儿的日常事务。我的朋友哈伯德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由尼古莱蒂斯太太提供财政上的支持，我却怀疑她只不过是个傀儡。”

“嗯，”怀尔丁说，“我认为更多地了解一下尼古莱蒂斯太太的情况将是一件有趣的事。”

夏普点点头。

“我们正在调查她，”他说，“她的个人背景和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必须小心从事，我们不想过早地打草惊蛇。我们正在调查她的财政状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女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悍妇。”

他讲述了尼古莱蒂斯太太对抗搜查令的经过。

“白兰地瓶子，啊？”怀尔丁说，“所以她酗酒？嗯，这使事情简单化了。她怎么了？逃跑了？

“不，长官。她死了。”

“死了？”怀尔丁扬起眉毛，“您是说她自杀了？”

“我们想是的，是的，验尸后我们就能确定了。我个人认为她开始崩溃了。也许她受不了因谋杀而带来的良心谴责。”

“您说的是西莉亚的案子。那个姑娘知道一些事？”

“她知道一些事，”波洛说道，“也许我可以这样说，我认为她根本不知道她知道的是什么！”

“您是说她知道一些事，但是并不了解其中的含义？”

“是的。正是如此。她不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她很可能

推断不出来。然而她看到了某事或是听到了某事后，可能毫不疑心地向别人谈起过。”

“您不知道她看到或听到了什么吗，波洛先生？”

“我只能猜测，”波洛说道，“无法再进一步了。她提到过一份护照。屋子里是不是有人有一份假护照，以此用假名来往于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是不是如果真相大白将会给那个人带来巨大的危险？她是否看到有人毁坏了那个帆布背囊或者是有一天也许她看见有人移动那个帆布背囊的假底，可并不知道那个人在干什么？也许她看见了那个拧下电灯泡的人？而且对他或她提到了那件事，但并不知道其中的重要性？啊，mon dieu![1]”赫尔克里·波洛烦躁地说道，“猜测！猜测！猜测！必须多知道一些才行。总之，必须多知道一些！”

“嗯，”夏普说，“我们可以从尼古莱蒂斯太太的经历查起。可能会找到些线索。”

“她被杀了，因为他们认为她会说出去。她会说吗？”

“她偷偷喝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意味着她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夏普说道，“她可能会精神崩溃，泄露出整个计划，从而在法庭上提出不利于其同犯的证据。”

“我想她没有真正管理那个组织吧？”

波洛摇摇头。

“我认为没有，没有。她是公开出面的人物，您已经看到

[1] 法文。意为：我的天！——译注。

了。她当然知道内幕，但是我不认为她是幕后主使。不是。”

“对于谁是幕后主使，有任何想法吗?”

“我猜测了一下，可能我是错的。是的，可能我是错的!”

第十六章

1

"山胡桃路，山胡桃路，被告席，"奈杰尔说道，"老鼠上座钟。警察说'嘘'，我想知道是谁。最后坐上被告席？"

他接着说道："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1]？"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端着它走回到早饭桌旁。

"说什么？"莱恩·贝特森问。

"知道的任何事。"奈杰尔说道，同时无忧无虑愉快地挥舞了一下手臂。

琼·托姆林森表示了不同意见：

"但是，当然啦！如果我们知道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的话，我们当然必须告诉警方。这才是惟一正确的做法。"

---

[1] 此句是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套用而来的。——译注。

"听听我们可爱的琼说的话。"奈杰尔说道。

"Moi je n'aime pas les flics.①"雷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说什么？"伦纳德·贝特森又说道。

"我们知道的事，"奈杰尔说道，"我是说，关于我们大家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他提示性地又加了一句，他不怀好意的目光扫过整张桌子。

"毕竟，"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每一个人确实对别人的事都知道很多，不是吗？我是说，命运让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但是由谁来判断事情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有很多事根本跟警方毫无关系，"艾基姆德·阿里说道。他说话时非常激动，一副夏普警督看到他的明信片藏品而对他加以批评，他受到极大伤害时的表情。

"我听说，"奈杰尔转向艾基博姆博说道，"他们在你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因为他的肤色的缘故，别人看不到他脸红，但是他的眼睑窘迫地眨动着。

"我们国家的人很迷信，"他说，"我的祖父给了我一些东西，我带到了这儿。我出于虔诚和崇敬之心而将它们保留了下来。我，我自己，并不迷信，我崇尚科学，不相信巫毒教，但是由于我的英语不精熟，我发现向警方进行解释非常困难。"

① 法文。意为：我不喜欢警察。——译注。

"我想,甚至亲爱的小琼也有她自己的秘密。"奈杰尔说道,又把目光转到托姆林森小姐身上。

琼激动地说她绝不受辱。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基督教女青年会住。"她说。

"好了,琼,"奈杰尔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哦,别吵了,奈杰尔!"瓦莱里亚疲倦地说,"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不得不进行各种调查。"

科林·麦克纳布清了清嗓子,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他以公允的态度说道,"目前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尼克太太的真正死因到底是什么?"

"我想我们在审讯中会听到的。"瓦莱里亚不耐烦地说道。

"对此我很怀疑,"科林说道,"我认为他们会将审讯延期。"

"我想是她的心脏出了问题,不是吗?"帕特里夏说,"她倒在了街上。"

"烂醉如泥。"莱恩·贝特森说,"那就是她为什么会被送往警察局。"

"所以她确实酗酒了,"琼说,"你知道,我总是有这种想法。我相信当警察搜查这所房子的时候,他们发现她房间里的橱柜中到处都是空白兰地酒瓶。"她接着又加了几句。

"相信吧,我们的琼对任何肮脏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奈杰尔表示赞同。

"嗯,那确实说明了有时她的态度为什么那么古怪。"帕特里夏说。

科林又清了清他的嗓子。

“嗯哼!”他说,“星期六晚上我凑巧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她走进了‘女王的项链’酒吧。”

“我想那就是她喝醉酒的地方。”奈杰尔说。

“那么我想她仅仅是死于酗酒过度?”琼说。

莱恩·贝特森摇摇头。

“脑溢血?对此我倒很怀疑。”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不会认为她也是被谋杀的吧?”琼说。

“我敢打赌她就是被谋杀的,”萨利·芬奇说,“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请说下去,”艾基博姆博先生说,“你认为是有人杀了她?对吗?”

他从一个人的脸看到另一个的脸。

“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认为。”科林说。

“但是有谁会想要杀死她?”吉纳维夫问道,“她留下了很多钱吗?我想如果她很有钱的话,那是有可能的。”

“她是一个令人发狂的女人,我亲爱的,”奈杰尔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杀死她。我就经常这样想。”他一边接着说话,一边高兴地动手给面包抹起果酱来。

2

“请问萨利小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是在早上饭桌旁的谈话后想到的。我已经想了很久。”

“嗯，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想得很多，”萨利说，“这对你的健康不利。”

萨利和艾基博姆博正在摄政王公园一起吃户外午餐。夏天正式到来了，餐厅已对公众开放。

“今天整个上午，”艾基博姆博悲叹道，“我都心绪不宁。我根本不能很好地回答教授提出的问题。对此，他很不高兴。他说我大量地从书本上照搬，缺乏个人创见。但是我到这儿来求学就是要从书本上汲取知识的，在我看来书本上说的要比我自己的好，因为我还没有很好地掌握英语。除此之外，今天上午我发现除了想山胡桃路发生的事和那里的各个谜团外，我很难再去想别的。”

“我得说在这方面你没什么可指责的，”萨利说，“今天上午我也不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

“所以我要请你告诉我一些事，因为我已说过，我想了很多很多。”

“好吧，那让我来听听你都想了些什么？”

“嗯，是硼——苏——粉。”

“硼——苏——粉？噢，硼砂粉！是的。怎么了？”

“嗯，我知道得不太多。他们说它是一种酸？一种像硫酸一样的酸？”

“不是像硫酸一样的酸，不是。”萨利说道。

“不是只供实验用？”

“我不认为他们拿它在实验室里做过任何实验。它性质温和。对人的健康无害。”

“你是说，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你的眼睛里？”

“对。有时人们就这么用。”

“啊，那么可以解释清楚了。钱德拉·莱尔先生，他有一个小的白色瓶子，里面装有白色的粉末，他把粉末放进热水中，用热水洗他的眼睛。他把它放在浴室里，有一天突然找不到了，他非常生气。那可能就是硼——砂——粉，是吗？”

“这跟硼砂粉有什么关系？”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但是现在请别再问了。我要再想想。”

“好吧，别太紧抓不放了。”萨利说，“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具尸体，艾基博姆博。”

3

“瓦莱里亚，我想你能给我点建议吗？”

“当然可以，琼，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别人给他提建议。因为提了后，他们从不接受。”

“这真是一个有关良心的问题。”琼说。

“那么你最后一个才该问到我。说起来，我这个人可没什么良心。”

“哦，瓦莱里亚，别这么说！”

“嗯，我说的可是实话。”瓦莱里亚说道。她一边说一边捺熄了手中的香烟。“我从巴黎走私衣服运到国内，对那些到沙龙去的可恶女人撒着最可怕的谎言。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我甚至逃票。但好吧，告诉我，是什么事？”

“是奈杰尔吃早饭时说的话。如果一个人知道另外某个

人的一些事，你认为她应该说出来吗？”

“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你不能说得这么模模糊糊的。你想说出来或不想说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事？”

“它和一份护照有关。”

“一份护照？”瓦莱里亚站起身来，非常惊奇。“谁的护照？”

“奈杰尔的。他有一份假护照。”

“奈杰尔？”瓦莱里亚听起来不太相信，“我不相信，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但是他真的有。你知道，瓦莱里亚，我相信其中有问题。我想我听警察说过西莉亚说了一些和护照有关的事。也许她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就杀了她。”

“听起来真富有戏剧性，”瓦莱里亚说，“但是坦白地说，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件和护照有关的事是什么？”

“我看到它了。”

“你怎么看到的？”

“嗯，完全是巧合。”琼说，“一两个星期以前，我在我的包里找东西，不知怎么搞错了，把奈杰尔的公文包当成我的了。它们都放在公用大厅的架子上。”

瓦莱里亚笑了，一副根本不相信的样子。

“谁信啊！”她说，“你其实在做什么？调查？”

“不，当然不是！”琼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我最不可能干的事就是去看别人的私人文件。我不是那种人。那时候我正好心不在焉，所以我打开了公文包，当我正在翻寻的时候……”

"听我说，琼，你没法让别人不说你。奈杰尔的公文包比你的公文包大多了，而且跟你的公文包的颜色完全不同。当你承认你干了那事的时候，你还是承认你就是那种人吧。好吧，你发现了一个搜查奈杰尔的东西的机会，你就搜查了。"

琼站了起来。

"当然，瓦莱里亚，如果你是这么不相信我，这么不公平，这么不近人情，那我就……"

"哎，回来，真是个小孩子！"瓦莱里亚说道，"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变得有兴趣了。我想知道。"

"嗯，里面就有那份护照，"琼说，"它被放在了包的最底层，护照上有名字。斯坦福、斯坦利还是什么的。我想，真奇怪，奈杰尔竟然把别人的护照放在这儿。我打开护照，里面的照片竟然是奈杰尔的！所以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一定有着双重身份？我想知道的是，我应不应该告诉警方？你认为我有这个责任吗？"

瓦莱里亚大笑起来。

"你的运气可真够坏的，琼，"她说道，"我相信答案实际上非常简单。帕特告诉过我这事。据说只要奈杰尔改变名字，他就会得到一笔钱或者是一些东西。所以他就依法立下了契据还是怎么的，但是就是那么回事。我相信他的原来的名字是斯坦菲尔德或是斯坦利什么的。"

"哦！"琼看上去懊丧极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问帕特。"瓦莱里亚说道。

"哦，不。嗯，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我一定是弄错了。"

“祝你下一次有好运气。”瓦莱里亚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瓦莱里亚。”

“你想伤害奈杰尔，不是吗？你想抓住他的错处报告警察？”

琼正色道：“你可以不相信我，瓦莱里亚，我只不过想尽到我的责任而已。”

她离开了房间。

“哦，去你的！”瓦莱里亚说。

有人在敲门，接着萨利进来了。

“出什么事了，瓦莱里亚？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都是那令人恶心的琼。她实在是太可恶了！你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点可能是琼谋杀了可怜的西莉亚？如果我看见琼站在被告席上，我会高兴得发狂。”

“在这一点上，我跟你有同感，”萨利说，“但是我想可能性不太大。我不认为琼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去谋杀什么人。”

“那你怎么看尼克太太之死？”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看。我想不久在审讯中我们就能听到了。”

“我敢以十对一的赌注打赌，她也是被人谋杀的。”瓦莱里亚说。

“但是为什么？这儿正在发生什么事？”萨利说。

“我真希望我知道。萨利，你曾经发现自己在看别人吗？”

"什么意思，瓦尔[1]，看别人？"

"嗯，一边看一边想：'是你吗？'我有一种感觉，萨利，这儿有个人疯了，真的疯了。疯得很厉害。我是说，不仅仅是认为他们自己是不动声色的人。"

"这很有可能。"萨利说着，浑身发抖。

"哎哟！"她说，"有人正向我的坟墓走来。"

4

"奈杰尔，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

"好吧，说什么，帕特？"奈杰尔正狂乱地在他的抽屉里翻找着。"该死，我实在记不起我把我的笔记放在哪儿了。我想我把它们塞到这里头了。"

"哦，奈杰尔，别那样乱翻！你的东西被搞得乱七八糟，而我刚刚才给你整理过。"

"嗯，去他的，我得找到我的笔记，不是吗？"

"奈杰尔，你必须听我说！"

"好吧，帕特，别这么一副绝望的样子。你要说什么？"

"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

"不是谋杀吧，我希望？"奈杰尔用他那一贯的不客气的态度说道。

"不，当然不是。"

"好吧，那么，是一种稍轻的罪过？"

---

① 瓦莱里亚的爱称。——译注。

“有一天，我把你的袜子补好了，送到你的房间里来，我刚要把它们放回到你的抽屉里时……”

“怎么了？”

“里面放着那瓶吗啡。就是你跟我说过，你从医院里搞到的那瓶。”

“嗯，你对此忐忑不安了！”

“但是，奈杰尔，它在你的抽屉里跟你的袜子放在一起，任何人都可能发现它。”

“他们怎么会？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人会来翻动我的袜子。”

“好吧，但就我看来，像那样把它放在那儿实在太可怕了，我知道你说过你打赌赢了以后你就会把它扔掉的，可那个时候它在那儿，还在那儿。”

“当然。那时我还没搞到第三样毒品呢。”

“嗯，我想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把那只瓶子从抽屉里拿出来，把里面的毒药倒空了，用一些普通的重碳酸盐苏打代替了。它们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

奈杰尔正在翻找他丢失的笔记的手停住了。

“老天！”他说，“你真的那样干了？你是说当我对莱恩和老科林发誓说瓶里的东西是硫酸吗啡或酒石酸吗啡什么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重碳酸盐苏打。”

“是的，你看……”

奈杰尔打断了她，蹙起了眉头。

“我不能确信，你知道，那样做没有使打赌无效。当然，我并不知道——”

“但是奈杰尔，把它放在那儿真的很危险。”

“哦，上帝·帕特，你一定要总是这么大惊小怪吗？你是怎么处置那些毒品的？”

“我把它们放进原来装重碳酸盐苏打的瓶子里，然后藏在了我放手绢的抽屉后部。”

奈杰尔有点惊奇地看着她。

“真的，帕特，你的逻辑思维过程真是笔墨难以形容。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觉得放在那儿更安全。”

“我亲爱的小姑娘，要不然你就把吗啡锁起来，如果你不锁，那么把它放在我的袜子里和放在你的手绢中真没什么区别。”

“嗯，有关系。一则，我是一个人一间屋，而你是两个人住一间屋。”

“怎么了，你不会认为可怜的老莱恩会从我这儿把吗啡偷走吧？”

“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但是现在我必须说了。因为，你看，它不见了。”

“你是说警察把它搜走了？”

“不。在那以前就不见了。”

“你是说……？”奈杰尔惊恐地盯着她，“让我们把这件事说清楚。有一个贴着‘重碳酸盐苏打’标签的瓶子，里面装着硫酸吗啡，现在不知在哪个地方，随时都会有人因为肚子痛而满满地吃上那么一汤匙？上帝呀，帕特！你干的好事！如果毒品使你感到那么不安，见你的大头鬼，你为什么不把

它扔掉呢?"

"因为我觉得它还有用,应该把它还回到医院里去,而不是把它扔掉。我想一等你打赌赢了,就把它交给西莉亚,让她把它放回去。"

"你确信你确实没把它交给她?"

"不,当然没有。你是说我把毒药交给了她,她吃了下去,所以她是自杀,而整件事都是我的过错?"

"别这么激动。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西莉亚死的前一天我找过,没有找到,但是我只是以为我把它们放到别的什么地方了。"

"是在她死前不见的?"

"我想,"帕特里夏说道,她的脸变白了,"我太愚蠢了。"

"这样说还是轻的,"奈杰尔说道,"一个良心十足、头脑糊涂的人能干成什么事!"

"奈杰尔,你认为我应该去报告警方吗?"

"哦,见鬼!"奈杰尔说道,"我想是的,应该去。而且这都是我的过错。"

"哦,不,奈杰尔,亲爱的,是我的错。我……"

"我首先偷拿了那该死的东西,"奈杰尔说道,"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挺有趣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听到法官的尖刻批评了。"

"我真的很抱歉。我拿走它的时候,我真的……"

"你真的是出于一片善意。我知道!听我说,帕特,我只是不能相信东西已经不见了。你可能是忘了你把它放哪儿了。你知道,你有时候确实是乱放东西。"

"是的，但是……"她犹豫了，一抹怀疑的阴影出现在她紧皱的脸上。

奈杰尔敏捷地站起来。

"我们一起到你的房间里去，彻底地检查一番。"

5

"奈杰尔，那是我的内衣。"

"真是的，帕特，到了这种地步你就别再跟我装模作样了。内裤下面可能正是你放瓶子的地方，不是吗？"

"是的，但是我确信我——"

"在我们把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以前，我们没法确信任何事。而我正准备这样干。"

有人敷衍地敲了一下门，接着萨利就走了进来。她的眼睛因为吃惊而瞪大了。帕特，手里抓着一把奈杰尔的袜子，正坐在床上，而奈杰尔，把抽屉全部都拉了出来，正像一只激动的㹴[1] 一样拼命地扒拉着一堆套头毛衣，四周到处都是散落的内裤、奶罩、袜子和其他的女性服装用品。

"看在上帝的分上，"萨利说，"你们在干什么？"

"在找重碳酸盐。"奈杰尔简单地说。

"重碳酸盐？为什么"

"我有点儿疼，"奈杰尔咧嘴笑了笑，"肚，肚子这儿有点儿疼，只有重碳酸盐才治得好。"

---

[1] 一种活泼的小狗，常进地穴去追赶其猎物。——译注。

"我想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

"没有用，帕特，只有帐特的才行。那是惟一能减轻我的特殊病症的牌子。"

"你真是疯了。"萨利说，"他在干什么，帕特？"

帕特里夏愁眉苦脸地摇摇头。

"你没看到我的重碳酸盐，是吗？萨利？"帕特里夏说，"只在瓶底有一点。"

"没有。"萨利惊奇地看着她，接着她蹙起了眉头。"让我想想看。这附近的某个人，不，我记不得了。你有邮票吗，帕特？我想寄一封信，但我的邮票正好用完了。"

"在那边的抽屉里。"

萨利抽出写字台的浅浅的抽屉，拿出一本邮票，撕下一张，把它贴在她拿在手里的信上，把那本邮票放回到抽屉里，并把两个半便士放在桌子上。

"谢谢。要我把你的信一起寄出去吗？"

"是的，不，我想我可以等等。"

萨利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帕特把她手里拿的袜子放下来，紧张不安地绞着手指。

"奈杰尔？"

"什么事？"奈杰尔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衣橱，正在搜检一件外套的口袋。

"我还得向你坦白一件事。"

"我的上帝，帕特，你还做了什么？"

"我怕你会生气。"

"我早气过头了。现在我只是感到害怕。如果西莉亚是

死于我偷拿的那份毒药，即使他们不把我送上绞刑架的话，我可能也得年复一年地坐大牢。”

“和那没有关系。跟你的爸爸有关。”

“什么？”奈杰尔转过头来，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惊愕表情。

“你知道他病得很重，是吗？”

“我可不管他病得重不重。”

“昨天晚上收音机里说，阿瑟·斯坦利先生，著名的化学研究员，病卧在床，病情危急。”

“这就是当大人物的好处。当你生病了，整个世界都会知道。”

“奈杰尔，如果他快死了，你应该和他和解。”

“和解个屁！”

“但是他快死了。”

“他快死的时候还是身体健康的时候，都一样是猪猡！”

“你不必这样，奈杰尔。这么憎恨、绝不宽恕。”

“听着，帕特！我告诉过你：他杀了我的妈妈。”

“我知道你这么说过，而且我知道你敬爱她。但是我确实认为，奈杰尔，有时候你太夸大其词了。很多丈夫很无情，他们的妻子对此感到怨恨，这使他们生活不愉快。但是说你的爸爸杀了你的妈妈就有点夸大其词了，那并不是真的。”

“你就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吗？”

“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后悔在你的父亲去世以前你没有和他重归于好。这就是为什么，”帕特打住了，振作了一下自己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我写信给你的父亲，告诉

他。”

“你写信给他了?就是萨利想去邮寄的那封信?”他快步走到写字桌旁。“我明白了。”

他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封已经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紧张的手指飞快地把它撕成碎片,扔进了废纸篓里。

“就是这样!看你再敢干这种事。”

“真的,奈杰尔,你太孩子气了。你可以把信撕掉,但是你不能禁止我再写一封,而且我会再写的。”

“你这种无可救药的多情善感。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当我说我的爸爸杀了我的妈妈时,我说的正是一个简单的不可抹杀的事实吗?我妈妈死于药物服用过量。他们在调查后说她死于错服。但是她根本没有错服。是我爸爸给她的,故意的。他想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你看,可我妈妈不同意离婚。这是一件常见的卑鄙的谋杀案。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做?向警方告发他?我妈妈不喜欢那样的……所以我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是告诉那头猪猡我知道了,而且永远离家出走。我甚至更改了我的姓。”

“奈杰尔,我很抱歉…我从未想到……”

“好吧,你现在知道了……著名的尊敬的阿瑟·斯坦利和他的研究还有抗生素,像海湾绿树一样枝繁叶茂!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人最终也没嫁给他,她避开了。我想她猜到了他干的事……”

“奈杰尔,亲爱的,太可怕了!我很抱歉……”

“好了。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让我们回到这该死的重碳酸盐的事吧。现在仔细回想一下,你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用你的手托住头，认真地想想，帕特。”

6

吉纳维夫激动地走进公用大厅。她用低沉、颤抖的声音对聚在那儿的学生说道：

“现在我能确信，而且完全确信是谁杀了小西莉亚。”

“是谁，吉纳维夫？”雷内问道，“你怎么会这么确信？”

吉纳维夫小心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以确信公用大厅的门已关上了。她压低声音说道：

“是奈杰尔·查普曼。”

“奈杰尔·查普曼？为什么？”

“听着。那个时候我正好沿着走廊走想要下楼，我听到帕特里夏的屋里有声音。是奈杰尔在说话。”

“奈杰尔？在帕特里夏的屋子里？”琼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语调说道。但是吉纳维夫对她不予理睬，继续说道：

“他正在对她说他的爸爸杀了他的妈妈，而且 pour ça[①]，他改变了他的名字。所以一切都清楚了，不是吗？他的爸爸是杀人凶手，奈杰尔有犯罪的遗传因子……”

“这是可能的，”钱德拉·莱尔先生一边说，一边愉快地仔细思考着这种可能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性格那么暴烈，奈杰尔，身心是那么失调，无法自我节制。你们同意吗？”他以屈尊的姿态转向艾基博姆博，后者热情洋溢地点

① 法文。意为：因为这个。——译注。

着那颗长满黑色卷曲厚发的脑袋，满面笑容，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

“我一直强烈地感到，”琼说道，“奈杰尔缺乏道德意识……一个彻头彻尾的腐化堕落分子。”

“是性谋杀，是的，”艾基姆德·阿里先生说道，“他和那个姑娘睡了觉，然后他杀了她。因为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品行端正，她希望结婚……”

“胡扯。”伦纳德·贝特森暴躁地说。

“你说什么？”

“我说胡扯！”莱恩咆哮道。

第十七章

1

奈杰尔坐在警察局的一间屋子里，紧张不安地注视着夏普警督那双严厉的眼睛。他有点结巴地刚把他的话说完。

"你意识到了吗，查普曼先生，你刚刚告诉我们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确实非常严重。"

"我当然意识到了。除非我觉得情况紧急，否则我不会到这儿来把这些事告诉您的。"

"你说莱恩小姐记不得她最后一次看到那个装着吗啡的重碳酸盐瓶子的具体时间了？"

"她的头脑一片混乱。她越是努力地想就越是记不清楚。她说我使她感到紧张。当我到这儿来见您时，她正在那儿冥思苦想。"

"我们最好立刻就去山胡桃路。"

当警督说话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正在给奈杰尔做记录的那个警察伸手拿起了话筒。

"是莱恩小姐的电话,"他边听边说,"找查普曼先生。"

奈杰尔倾身向前,越过桌子,从他手中接过了话筒。

"帕特? 我是奈杰尔。"

姑娘热切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上气不接下气,有点语无伦次。

"奈杰尔。我想我已经想起来了! 我是说,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肯定是谁拿的了。你知道,从我放手绢的抽屉里把它拿走,我是说,你看,只有一个人……"

话语中断了。

"帕特。喂,你还在吗? 是谁拿的?"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以后吧。你马上过来吗?"

话筒离警督和警士很近,他们能够清楚地听到谈话。奈杰尔以询问的目光看着警督,后者点点头以示同意。

"跟她说'马上'。"他说。

"我们马上就来,"奈杰尔说道,"我们现在就走。"

"哦! 太好了。我在我的房间里等你们。"

"回头见,帕特。"

去山胡桃路的路程不长,路上几乎谁都一言不发。夏普在心中暗暗想道不知这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突破。帕特里夏·莱恩能够提供确切的证据吗? 或者仅仅是她个人的猜测? 她显然记起了就她看来很重要的一些事。他猜她是在公用大厅打的电话,这样她说话时就不得不非常小心。在晚上的这个时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奈杰尔用他的钥匙打开山胡桃路 26 号的前门,他们进了屋。通过公用大厅开着的门,夏普能看到长着一头乱糟糟

的红发的伦纳德·贝特森正埋头看着书。

奈杰尔领他们上了楼，沿着走廊来到了帕特的房间前。他短促地敲了一下门就走了进去。

“嗨，帕特。我们来了——”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发出了长长的窒息般的喘息声。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从他的肩头望过去，夏普也看到了他刚看到的一幅景象。

帕特里夏·莱恩躺倒在地上。

警督轻轻地把奈杰尔推到一边，走上前去，跪在姑娘蜷缩成一团的身体旁。他扶起她的头，摸了一下她的脉搏，然后小心地把她放回到原处，恢复原状。他站起身来，表情严肃、僵直。

“不行了？”奈杰尔问道，声音高而不自然。“不，不，不。”

“是的，查普曼先生，她死了。”

“不，不。帕特不会的！亲爱的傻帕特。怎么会……”

“用这个。”

那是一件简单、临时拿过来使用的武器，一块套在羊毛袜里的大理石镇纸。

“击在了后脑部。一件非常有效的武器。如果这么说能给你点安慰的话，查普曼先生，我认为她甚至还没意识到就死去了。”

奈杰尔浑身颤抖地坐在床上。他说：

“这只袜子是我的……她正在补它……哦，天啊，她正在补它……”

突然他放声大哭，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地哭起来，尽情

地、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

夏普继续根据已知的事实，对整个犯罪事实进行推测。

“是某个她很熟悉的人干的。那个人拿起一只袜子，把镇纸塞了进去。你认识这块镇纸吗，查普曼先生？”

他卷起袜子，露出了镇纸。

奈杰尔仍在哭泣。他看了看它。

“帕特一直把它放在桌子上，就是这只紫花苜蓿狮子。”

他将头埋进手里。

“帕特，哦，帕特！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

突然他坐直身子，将纷乱的金黄色头发往后一甩。

“我要杀了干这事的人！我要杀了他！谋杀别人的猪猡！”

“安静点，查普曼先生。是的，是的，我了解你心中的感受。这是一种残忍而野蛮的行为。”

“帕特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夏普警督将他劝出了房间。接着他回到卧室。他向那个死去的姑娘俯伏下身子，非常小心地从她的手指间抽出了一件东西。

2

汗水从杰罗尼莫的额头上流下来，一双受惊的黑眼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

“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什么也没听到。我告诉你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和玛丽亚一直呆在厨房里。我把通心粉

莱汤放上，磨碎干酪……”

夏普打断他：

“没有人对你提出控告。我们只是想把一些时间弄清楚。过去的一个小时中谁出入过这间房子？”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但是从厨房的窗户你能清楚地看到进出的情况，不是吗？”

“也许是吧。”

“那就告诉我们。”

“那些学生在过去的一个小时中一直在进进出出。”

“从六点到我们来这儿的六点半期间，谁在这所房子里？”

“除了奈杰尔和哈伯德太太之外其他的人都在。”

“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哈伯德太太是在吃茶点以前出去的，她到现在还没回来。”

“接着说。”

“奈杰尔大概是半个小时以前出去的，正好在六点以前——看上去非常焦虑不安。他刚才是和你们一起回来的。”

“对，是的。”

“瓦莱里亚，正好六点出去的。钟正好敲了六下。一身参加鸡尾酒会的打扮，非常时髦。她还没回来。”

“剩下的其他所有人都在这儿？”

“是的，先生，都在这儿。”

夏普低下头看他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帕特里夏往警察

局打电话的时间。正好是六点过八分。

“剩下的所有人都在这儿，在这所房子里？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回来过？”

“只有萨利。她去寄信回来。”

“你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杰罗尼莫蹙起眉头。

“她回来的时候，正在播新闻。”

“那么是在六点以后了？”

“是的，先生。”

“那时候在播哪段新闻？”

“我记不得了，先生。但肯定是在体育新闻前。因为体育新闻一开始，我们就关收音机。”

夏普态度严肃地笑了。范围很广。只有奈杰尔·查普曼、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和哈伯德太太可以排除在外。这意味着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尽的问话。谁在公用大厅里，谁离开了？什么时候？谁能给谁担保？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很多学生，特别是亚洲、非洲学生，时间观念很模糊。整个调查取证工作实在是件苦差事。

但还是不得不做。

3

哈伯德太太屋中的气氛不太愉快。哈伯德太太还穿着出门的衣服，坐在沙发上，和蔼的圆脸上一副焦虑的样子，表情很不自然。夏普警督和科布警佐坐在一张小桌旁。

“我想她是从这儿打的电话，”夏普说，“大概在六点过八分，有那么几个人进出过公用大厅，或者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是没有人看到、听到或注意到有人使用大厅里的电话。当然，他们的时间是不可靠的，其中的一半学生好像从不看钟。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如果她想给警察局打电话的话，她就会到这儿来打。您出去了，哈伯德太太，但是我想您没有锁门吧？”

哈伯德太太摇摇头。

“过去尼古莱蒂斯太太一直是锁门的，但是我从来不锁——”

“那么好，帕特里夏到这儿来打电话，急着要把想起来的事情讲出来。接着，就在她正在说话的时候，门开了，有人探头进来或者是走了进来。帕特里夏·莱恩没有作正面答复，把电话挂断了。是因为她认出进来的正是她要说的那个人吗？还仅仅是因为一般情况下的小心？两者都有可能。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假设。”

哈伯德太太重重地点点头。

“有人跟着她到这儿，也许在门外偷听，接着进来阻止帕特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夏普的脸变得阴沉了。“那个人和帕特里夏一起回到她的屋子，像平常一样悠闲地和她说着话。也许帕特里夏指责她把重碳酸盐拿走了，也许另外的那个人作了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哈伯德太太严厉地说：“您为什么说她？”

“有趣的事，这些代词！当我们发现尸体时，奈杰尔·查

普曼说‘我要杀了干这事的人。我要杀了他。’‘他，’您注意到了没有，很清楚奈杰尔·查普曼相信谋杀是由一个男人干的。也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暴力是和男人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他对某个男人，某个特定的男人有一种特别的怀疑。如果是后者。我们必须找到他这样想的原因。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对凶手是个女人充满信心。”

“为什么？”

“这正是我要说的。有人和帕特里夏一起走进她的房间，和那个人呆在一起，她没觉得有什么不自在。这就告诉我们另外的那个人是个姑娘。除非有特殊原因，小伙子不会到姑娘们的卧室所在的那一层去的。是这样没错吧，哈伯德太太？”

“是的。学生们并不是一丝不苟地遵守，但总的来说，还是这样做的。”

“除了一层，房子的那一边跟这边是不相通的。假设说早些时候奈杰尔和帕特里夏之间的谈话被人偷听了，那么偷听者只可能是一个姑娘。”

“是的，我懂您的意思。一半的姑娘好像都把一半的时间花在在钥匙孔旁偷听这件事上了。”

她双颊飞红，带有歉意地继续说道：

“这样说是太苛刻了点。实际上，尽管这些房子修得很坚固，但它们都被分隔了，隔成一间一间的，所有的用来隔房间的材料都像纸一样轻薄。你不听，声音也能透墙传过来。我必须承认，琼，就经常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她就是那种人。当然，当吉纳维夫听到奈杰尔告诉帕特说他的爸爸

杀了他的妈妈时，她停了下来，拼命偷听。”

警督点点头。他已经听了萨利·芬奇、琼·托姆林森和吉纳维夫的证词。他说：

“帕特里夏房间两旁是谁的屋子？”

“吉纳维夫住在旁边——但那堵墙是建造时就有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住在另一边，靠近楼梯。那只是一堵隔间墙。”

“这使范围缩小了一点。”警督说。

“那个法国女孩听到了他们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更早些时候，萨利·芬奇在出去寄信以前曾经去过帕特里夏的屋子。但是那两个姑娘曾经去过那儿的事实自动排除了。还有别的人在那儿偷听的可能性，即使有别的人偷听，时间也非常短。但是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必须排除在外，如果她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的话，她能透过隔间墙听到所有的谈话，但是似乎相当清楚，当萨利·芬奇出去寄信时，她已经在公用大厅里了。”

“她没有一直呆在公用大厅吧？”

“没有，有一段时间她又上了楼去拿一本她忘记带下楼的书。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人看到她是什么时候上楼去的。”

“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哈伯德太太无可奈何地说道。

“就他们的证词看，是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的小纸袋。

“里面装的是什么？”哈伯德太太问道。

夏普微笑着。

"几根头发。我从帕特里夏·莱恩的手指间取来的。"

"您是说——"

有人敲门。

"进来。"警督说。

门开了，是艾基姆博先生。他的一张黑脸上溢满笑容。

"听我说。"他说道。

夏普警督不耐烦地说：

"好的，嗯。呃，先生，有什么事？"

"我想我有话要说。是对解释已发生的令人悲哀的悲剧事件极其重要的话。"

第十八章

“好吧，艾基博姆博先生，”夏普警督听从地说道，“让我们来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有人给艾基博姆博拿来一把椅子。他面对着大家坐下来，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

“谢谢。可以开始了吗？”

“是的，请吧。”

“嗯，是这样的，您知道，有时我的胃里有不舒服的感觉。”

“哦。”

“胃部病变。萨利小姐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您知道，实际上并没有病。也就是说，我没有呕吐的症状。”

当他详细地进行医学细节描述的时候，夏普警督强制抑制着自己。

"是的，是的，"他说."很难过，我相信。但是你想告诉我们？"

"也许是我对饮食不习惯。我觉得这里胀得慌。"他精确地指了指地方。"我自己认为，是没有吃足够的肉，而你们所说的瀍吃得太多了。"

"糖。"夏普警督机械地更正道，"但是我看不出。"

"有时我服用小药丸，苏打片；有时吃治胃病的药粉。吃什么并没多大关系，吃下去就打嗝，还有很多空气上来，就像这样。"艾基博姆博先生实实在在地打了个大嗝。"打过以后，"他像天使一般地高兴地笑了，"我就觉得好多了，好多了。"

警督的脸涨得紫红。哈伯德太太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
"我们都懂。现在说下面的。"

"好的。当然。嗯，就如我所说，这件事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前几天里，具体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非常好的意大利通心面，我吃了很多，吃完后觉得非常难受。我努力地想去干教授指定的研究工作，但是我这儿太胀了，很难进行思考。(艾基博姆博又指了指那个地方。)晚饭以后在公用大厅里，只有伊丽莎白在那儿，我问她：'你有重碳酸盐或是胃粉吗？我自己的已经吃完了。'她说：'没有。但是，'她说，'在我把借帕特的手绢给她放回去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抽屉里有一些。我去给你拿。'她说：'帕特不会介意的。'之后她上了楼，然后拿着一只苏打重碳酸盐的瓶子又下了楼。瓶中剩下的药已很少，瓶子几乎都空了，只在瓶底还有一点。我向她道了谢，拿着瓶子去了浴室，我把瓶子里的药几乎都倒出来

了，大概有一汤匙，我兑上水，搅了搅，喝了下去。"

"一汤匙？一汤匙！我的天！"

夏普警督一动也不动地瞪着他。科布警佐倾身向前，一脸震惊。哈伯德太太不解地说道：

"拉斯普廷[1]！"

"你吞了一汤匙吗啡！"

"当然，我以为那是重碳酸盐。"

"是的，是的，我不能理解的是你现在为什么还坐在这儿！"

"接着，吃下去以后，我生病了，但这一回是真正的病了。不仅仅是肚胀。胃部巨痛。"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死！"

"拉斯普廷，"哈伯德太太说道，"他们在过去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吃毒药，药量很大，所以这一次没有杀得死他！"

艾基博姆博继续说着。

"所以接着，第二天，当我感到好点后，我拿了那个瓶子和剩下的一点药去找药剂师，我请药剂师告诉我我拿去的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那么难受。"

"后来呢？"

"他让我过会儿再去，当我再去的时候，他说，'怪不得呢！瓶子里不是重碳酸盐，是硼砂粉。硼酸。你可以把它放

---

1. 拉斯普廷(1872? —1916)，俄国西北利亚农民医生，因治好王子的病，遂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后被保皇派谋杀。——译注。

到眼睛里去，是的，但是如果你吃下一汤匙的话，它就会使你生病。'"

"硼砂粉？"警督茫然地盯着他。"但硼砂粉怎么会跑到瓶子里去的？那吗啡到哪儿去了？"他呻吟了一下，"真是一团乱麻！"

"我一直在想，请听我说。"艾基博姆博继续说道。

"你一直在想，"夏普说，"你一直在想什么？"

"我一直在想西莉亚小姐和她是怎么死的，那个人，在她死后，一定进过她的房间，把那个装吗啡的空瓶子和那一小片说她是自杀的纸留在那儿。"

艾基博姆博打住了，警督点点头。

"所以我对自己说：谁能这样干？我想如果是一个姑娘，干起来就容易；但是如果是一个小伙子，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不得不先从我们住的那边下楼，然后再从另一边上楼，有人可能会被吵醒，听到他的声音或者看到他。所以我又想，我对自己说，假设是住在我们这幢楼的一个人，但是住在西莉亚小姐的隔壁，只有她的房间是在我们小伙子住的这幢房子里，你懂吗？他的窗户外边是一个阳台，她的外边也是一个阳台，她睡觉时总是开着窗户，因为那样做比较卫生。所以如果他身体强壮健硕，他就能跳过去。"

"西莉亚旁边的房间是在另一幢房子里，"哈伯德太太说道，"让我想想，是奈杰尔和……和……"

"莱恩·贝特森的房间，"警督说道。他的手指弹着他手上的那张折叠的纸。"莱恩·贝特森。"

"他是个好人，是的，"艾基博姆博先生悲哀地说，"而且

对我非常好，但是从心理学上说，没有人知道外表下隐藏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吗？这是现代理论。当钱德拉·莱尔先生治疗眼病用的硼砂粉不见后，他非常生气，后来，当我问他时，他说他已经知道是莱恩·贝特森拿走了……”

“吗啡被人从奈杰尔的抽屉里取走换上了重碳酸盐，当帕特里夏·莱恩去用小苏打换走她以为是吗啡但其实是硼砂粉末的东西时……是的……我明白了……”

“我的话对您有所帮助，是吗？”艾基博姆博先生彬彬有礼地问道。

“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不要，呃，向别人说。”

“不会的，先生。我会非常当心。”

艾基博姆博先生彬彬有礼地向大家鞠了个躬，离开了房间。

“莱恩·贝特森，”哈伯德太太说道，声音痛苦。“哦，不！”

夏普看着她。

“您不希望是莱恩·贝特森？”

“这些男孩子我都很喜欢。他有点爱发脾气，我知道，但他看上去一直是那么好。”

“很多罪犯都是如此。”夏普说。

他小心地打开他手中的小纸袋。哈伯德太太依照他的手势，往前探着身子去看。

白纸上是两根卷曲的红色短发……

“哦，天啊！”哈伯德太太叫道。

“是的，”夏普沉思着说道，“按照我的经验，一个凶手通常至少犯一次错误。”

第十九章

1

“但是很美，我的朋友，”赫尔克里·波洛以赞美的口吻说道，“这么清楚，美得这么清楚。”

“听起来你就像是在谈论汤[1]？”警督抱怨道，“对你来说可能是清炖肉汤，但对我来说，其中还有很多是充鳖汤（即小牛头汤）[2]。”

“现在已经没有了。每件事都和它指定的位置相合。”

“甚至这？”

就像他对哈伯德太太做的那样，夏普警督拿出他的两

---

① “clear”在英语中既有“清楚”，也有“清亮”、“清澈”的意思。——译注。

② “Mock Turtle”意为充鳖汤，但 Mock 也有“假的，假想”意，所以在这“Mock Turtle 还有“假想的未经证实的东西”的意思。——译注。

根红色头发展示在波洛面前。

波洛的回答几乎和夏普说过的话一模一样，

“啊，是的，”他说，“收音机里怎么说它来着？一个蓄意犯的错误。”

两个人的眼睛相遇了，

“没有人，”赫尔克里·波洛说，“是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聪明。”

夏普警督忍不住想说：

“甚至是赫尔克里·波洛？”但他强忍住了。

“至于那另一个，我的朋友，一切都安排好了？”

“是的，明天。”

“你亲自去？”

“不，我要去山胡桃路26号。科布负责那件事。”

“祝他好运。”

赫尔克里·波洛郑重地举起酒杯。酒杯里装着又甜又浓带薄荷味的绿色的酒。

夏普警督举起他的威士忌酒杯

“为他祝福。”他说。

2

“他们可真是什么都想得出来，这些地方。”科布警佐说。

他既羡又妒地看着萨布里纳商品展示会的橱窗。用昂贵的玻璃工艺品——做成碧绿如波的透明玻璃罩里、横卧

着萨布里纳，她穿着短小精美的内裤，四周被各式各样的包装精美的化妆品包围着，神情欢娱。除了穿着内裤外，她身上还戴着各种粗俗的人造珠宝。

麦克雷警士对此嗤之以鼻。

“我以为是亵渎神祇。萨布里纳商品展示会，用的是密尔顿的作品，是的。”

“好了，密尔顿又不是《圣经》，伙计。”

“你不能否认《失乐园》写的是亚当、夏娃、亚当的花园和所有地狱中的魔鬼，如果这不是宗教，什么是？”

科布警佐没有参与讨论这种充满争论性的问题。他大步走进商店，那位执拗的警士紧跟在他身后。警佐和他的随从置身于萨布里纳商品展示会粉红色的厅堂内，看起来就像是两个笨手笨脚、动辄闯祸的人置身于瓷器店内一样不合时宜。

一个穿着橙红色精美服装、经过精心打扮的女人向他们游走过来，两条腿就好像根本没接触地板。

科布警佐说：“早上好，夫人。”接着亮出证件。那个美丽的小人儿紧张不安地退了下去。

一个同样美丽但年纪稍大的人出现了，她依次又下去了。这回上来的是一个衣饰华美、令人目眩的公爵夫人，她那一头蓝灰色的美发和光滑的双颊使人忘记了她的年龄，对她脸上的皱纹也视而不见。一双明亮、坚定如钢的灰色眼睛上下打量着科布警佐，而后者的眼睛直视着她，毫不动摇。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此事非同寻常，”公爵夫人态度严厉地说，“请这边

走。"

她领他们穿过一间方形的美容厅,厅的中央有一张桌子,杂志和期刊随意地堆放在桌子上。环墙是一间间挂有幕帘的凹室,一眼瞥去,可以看到躺卧着的妇女正由着粉红色袍服的女尼用手进行着美容服务。

公爵夫人领着两个警官走进一间办公室样的小房间,屋中有一张附有滑动式顶盖的写字台,几把简朴的椅子和刺目的缺乏柔和性的白光。

"我是卢卡斯太太,这里的老板。"她说,"我的合伙人,霍布豪斯小姐,今天不在这儿。"

"是的,夫人。"科布警佐说道。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新闻。

"两位的搜查令看起来极其专横,"卢卡斯太太说,"这是霍布豪斯小姐的私人办公室。我真诚地希望两位将不会,呃,给我的顾客造成任何不安。"

"关于这方面,我想您不必过于担心。"科布说,"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太可能在公用间内。"

他彬彬有礼地等待着,一直到她不情愿地退了出去。接着他打量了一下瓦莱里亚·霍布豪斯的办公间。透过狭窄的窗户,可以看到其他位于伦敦西区上流社会住宅区内的商店的后部。墙上镶有淡灰色的嵌板,地上铺着两块质地精良的波斯地毯。他的目光从墙上的小保险箱移向那张大写字台。

"不会在保险箱里,"科布说,"太明显了。"

十五分钟后,保险箱和写字台抽屉的秘密一览无遗。

"看起来白忙一场。"生性阴郁消极的麦克雷说。

"我们才刚刚开始。"科布说。

他把抽屉里的东西倒空，将其一一堆堆地整齐地码放好，接着抽出抽屉，将其底面朝天。

他欢快地发出一声呼喊。

"在这儿呢，小伙子。"他说。

用胶带固定在最下面一个抽屉的背面的，是半打深蓝色烫金字的小本子。

"护照。"科布警佐说，"由女王政府的外相签发，上帝保佑他那一颗信赖别人的心。"

当科布打开护照，将贴在护照上的相片进行比较时，麦卡雷饶有兴趣地弯下身子。

"几乎想不到是同一个女人，是吗？"麦克雷说。

护照分别属于达·席尔瓦太太、艾琳·弗伦奇小姐、奥尔加·科恩太太、尼娜·莱·梅热勒小姐、格拉迪斯·托马斯太太、莫伊拉·奥尼尔小姐。它们都代表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女人，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

"每张照片的发式都不同，所以看起来不一样，"科布说，"束发、卷发、直发、童仆式的短发等等。在这张叫奥尔加·科恩的照片上她把鼻子隆高了，而在这张叫汤姆斯太太的照片上她则双颊外凸。这还有两份，外国护照，马穆迪夫人，阿尔及利亚人；希拉·多诺万，爱尔兰共和国。我敢说她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名字之下都有银行存款。"

"有点儿复杂，不是吗？"

"不得不复杂点，小伙子。国内税收署的人总是到处打

探，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通过走私货物赚钱并不很难。但是钱到手后怎么报账就有点痛苦了！我敢打赌那位女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在伦敦西区的上流社会住宅区开设了小型赌博俱乐部。通过赌博赢到的钱可以说是所得税税务稽查员惟一无法检查或核对出来的收入。相当一部分赃款，我敢说，都藏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以及爱尔兰的银行中。整件事情都经过彻底的有条不紊的计划。接着，有一天，她一定是把一份假护照放到了山胡桃路，被那个可怜的小西莉亚看到了。”

第二十章

“霍布豪斯小姐的主意可真够高明的。”夏普警督说。他的声音中充满纵容的意味，就像是一个父亲在评论自己的女儿一样。

他把护照在两手间换来换去，就像是在洗牌。

“财政可真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他说，“我们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地进行追查，可真忙了一阵子。她隐藏得很好，我是说她的财政情况。我敢说在几年之内，她就会洗手不干，出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而依靠的都是用不法手段得到的不义之财。这不是一项大规模的行动：非法的钻石、蓝宝石等等走私进来，偷来的赃物带出去，兼带古柯碱。就像你们可能会说的，组织得完善无缺。她以她自己的名字或其他不同的名字出国，但是从来不过分频繁，实际的走私活动总是由毫不知情的另外的人承担。

她在国外有代理机构，负责在适当的时候调换帆布背囊。是的，真是高明的办法。我们要感谢在座的波洛先生，是他使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她也非常聪明，建议可怜的小奥斯汀小姐进行心理学上的盗窃狂的表演。您立刻就识破了她，是吗，波洛先生？”

波洛不以为然地笑了，哈伯德太太以钦佩的目光看着他。在哈伯德太太的起居室里进行的这次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不予记录的。

“贪婪导致了她的失败。”波洛说道，“她被帕特里夏·莱恩戒指上的那块珍贵的钻石所诱惑。她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因为这立刻说明她经常和宝石打交道。把钻石撬下来，换上锆石。是的，这当然立刻使我对瓦莱里亚·霍布豪斯产生了某些想法。尽管她确实非常聪明，当我一责备她鼓动西莉亚干那种事后，她立刻承认了，解释说她完全是出于同情。”

“但是谋杀！”哈伯德太太说，“冷血的谋杀。我即使现在也无法相信。”

夏普警督看起来很阴郁。

“我们还不能指控她谋杀了西莉亚·奥斯汀。”他说，“当然，我们可以指控她走私，这毫无困难。但是提出谋杀指控就困难多了，检查官会以证据不足而加以驳回。有动机，当然，还有机会。她可能知道那次打赌，也知道奈杰尔放吗啡的地方，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还要同时考虑到另外两次死亡事件。她可能不被人察觉地下毒谋害了尼古莱蒂斯太太，但在另一方面，她完全不可能杀死帕特里夏·莱

恩。实际上她几乎是惟一的一个完全清白的人。杰罗尼莫很确定地说她是在六点离开屋子的。他坚持这一点。我不知道她是否贿赂了他。”

“不，”波洛摇着头说，“她没有贿赂他。”

“我们有这个路口拐弯处的药剂师的证词。他跟她很熟，坚持说她是在六点过五分去他那儿的，买了扑面用的粉、阿斯匹林，还用了电话。她是在六点一刻离开他的商店的，从外边停着的一长列出租汽车中打了一辆走了。”

波洛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

“但是这，”他说，“太好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您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她确实从药剂师商店的电话间中打了个电话。”

夏普警督恼怒地看着他。

“嗯，听我说，波洛先生。让我们来看一下已知的事实，在六点过八分，帕特里夏·莱恩还活着从这个房间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对此你表示同意吗？”

“我不认为她是从这个房间打的电话。”

“那么好吧，是从楼下的大厅里打的。”

“也不是从大厅里。”

夏普警督叹了口气。

“我想您不否认有人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吧？您总不会认为我、警佐、奈警士和奈杰尔·查普曼都产生了幻觉吧？”

“当然不。有人给你们打了个电话。据我猜测那个电话是从拐角处药剂师的公用电话间打来的。”

夏普警督的下巴有一刻惊奇得都要掉下来了。

“您是说那个电话是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打的?她假装成是帕特里夏·莱恩在说话,而帕特里夏·莱恩已经死了?”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警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不相信。那个声音,我亲耳听到了。”

“你听到了,是的。一个姑娘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很焦急。但是你对帕特里夏·莱恩的声音并没熟悉到能够确定地说那就是她的声音的地步。”

“我也许不熟悉,但是实际上是奈杰尔·查普曼接的电话。你不会对我说奈杰尔·查普曼也会被骗过吧?在电话里掩饰声音或者是假装另外某个人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那声音不是帕特的,奈杰尔·查普曼会知道的。”

“是的,”波洛说,“奈杰尔·查普曼会知道的。奈杰尔·查普曼知道得很清楚那不是帕特里夏。既然是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前在她的后脑勺上敲了一下而送了她的命,那还会有谁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呢?”

警督半晌说不出话来。

“奈杰尔·查普曼?奈杰尔·查普曼?但是当我们发现她死亡就,他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

“我敢说,”波洛说,“那个姑娘是他最喜欢的人。但是那也救不了她的命,如果她威胁到他的利益就不行。奈杰尔·查普曼一直是可能性最大的人。谁手里有吗啡?奈杰尔·查普曼。谁有小聪明去制定计划并有胆子去进行欺诈和谋

杀？奈杰尔·查普曼。我们知道谁既残忍又自负？奈杰尔·查普曼。他有杀人者所有的特性；充满自负的虚荣心、恶意、日益增长的不计后果的鲁莽，导致他想尽一切办法把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自己身上；用绿墨水，虚张声势到惊人的地步。最后野心太大，故意把莱恩·贝特森的头发放在帕特里夏的手里，这个愚蠢的错误导致了他的失败；因为他明显地忽略了这个事实，即帕特里夏是被人从背后击倒的，她根本不可能抓住攻击者的头发。他们都是这样，这些杀人犯，被他们的自我主义和对自己聪明的自负冲昏了头脑，靠着他们的魅力，因为他确实是有魅力的，这个奈杰尔，他具有一个被宠坏了的永远长不大、永远也不会长大的孩子的所有魅力，他的眼里只有一样东西，他自己和他想要的！”

“但是为什么，波洛先生？为什么谋杀？西莉亚·奥斯汀，也许有可能。但为什么杀帕特里夏·莱恩？”

“这个原因，”波洛说，“我们得找出来。”

第二十一章

"很久不见了，"老恩迪科特先生目光敏锐地盯着波洛说道，"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不一定，"赫尔克里·波洛说，"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好吧，你也知道，我欠你很大的人情。你帮我澄清了那件艾伯内西商业丑闻。"

"看到你在这儿真让我吃惊。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

老律师严峻地笑了。他的公司历史悠久，声誉卓著。

"今天我特地来见一位老客户。我现在仍然照管着一两个老朋友的事务。"

"阿瑟·斯坦利爵士曾是你的老朋友、老客户，是吗？"

"是的。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负责他的所有法律事务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波洛，头脑非常特别。"

"我相信他的死讯已在昨天六点的新闻中宣布了。"

"斯坦利太太死于几年前?"

"大概两年半以前。"

浓密眉毛下的那双敏锐的眼睛机警地看着波洛。

"她怎么死的?"

律师迅速作出了回答。

"过度服用安眠药,我记得是可溶性佛罗那。"

"进行过调查吗?"

"是的。结论是她偶然误服。"

"她是吗?"

恩迪科特沉默了一会。

"我不想冒犯你,"他说道,"毫无疑问你这样问自有其道理。可溶性佛罗那,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药物,我知道,因为在有效剂量和致死剂量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如果病人昏昏欲睡,忘记她已经服用过了,又服一次,那么,结果将是致命的。"

波洛点点头。

"她是这种情况吗?"

"想来是这样。没有自杀或者自杀倾向的迹象。"

"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迹象吗?"

敏锐的目光又射向他。

"她的丈夫作了证。"

"他说了什么?"

"他清楚地说她确实有时在吃了晚上的那份药后变得糊里糊涂而又想服用一份。"

"他在撒谎吗？"

"真是的，波洛，一个多么骇人的问题。你有一丝一毫的理由认为我应该知道吗？"

波洛笑了。这次恫吓的尝试没有骗过他。

"你使我觉得，我的朋友，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过目前我不会问你知道些什么让你觉得为难。我会用问你的看法的方式来代替。一个男人对别人的看法。阿瑟·斯坦利是那种如果想和别的女人结婚就会除掉他的妻子的男人吗？"

恩迪科特像被黄蜂蜇了似的跳了起来。

"荒谬，"他气愤地说，"实在是荒谬。根本没有其他的女人。斯坦利深爱他的妻子。"

"是的，"波洛说，"我想是如此。现在，我想谈谈我到此拜访的目了。你是起草阿瑟·斯坦利遗嘱的律师。你，也许是，他遗嘱的执行人。"

"是这样。"

"阿瑟·斯坦利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在他母亲死后和他父亲吵架了，和他吵了一架，而且离开了家。他甚至改变了他的姓名。"

"这件事我确实知道。他现在叫什么？"

"我们会谈到的。在此以前我要作一个推测，如果我是对的，也许你会承认事实。我想阿瑟·斯坦利给你留了一封密封的信，一封在一定条件下或者他死后开封的信。"

"确实如此，波洛。如果是在中世纪，你肯定会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说的这些事呢？"

"那么我说对了？我想信中有一个选择条款。它的内容

是或者销毁信，或者是你采取一定的行动。”

他停住了。

“Bon dieu!”[1]波洛惊慌地说，“你该不是已经销毁了？”

当恩迪科特否定地慢慢摇着头的时候，他放心地咽回了下面的话。

“我们从来不仓促行事。”他谴责地说道，“我不得不进行充分的调查，让我自己完全满意。”

他打住了。“这件事，”他严峻地说，“是高度机密，即使对你，波洛。”他摇摇头。

“那如果我说出你为什么应该说出来的理由呢？”

“那就看你的了。我看不出来你怎么可能知道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件事有关的任何情况。”

“我确实不知道，所以我不得不猜。如果我猜对了……”

“几乎不可能。”恩迪科特挥了挥手说道。

波洛深吸了一口气。

“那么非常好。就我看来你得到的指示是这样的。在阿瑟爵士死后，你要找到他的儿子奈杰尔，搞清他在什么地方生活和他生活的方式，特别是要弄清他是不是或者他是不是一直在从事犯罪活动等等。”

这次恩迪科特那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所特有的泰山崩于面前而声色不动的镇静真的消失了。他发出一声惊叫，这种惊叫几乎没有人从他嘴里听到过。

---

①　法文。为：天啊！上帝啊！——译注。

"既然看起来你完全了解情况,"他说,"我愿意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任何事。我想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碰上了年轻的奈杰尔。那个小魔鬼一直在做什么?"

"我想事情是这样的。他离家后改变了自己的姓,告诉对此事感兴趣的人说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如果他想继承遗产,法律条款就是这样规定的。接着他和走私集团中某个走私毒品和珠宝的人混到了一起。我想正是因为他,那个走私集团才最终采取了那样一种走私形式,非常聪明,利用无辜的 bona fide[①] 学生。整件事由两个人负责,奈杰尔·查普曼,这是他现在的名字,和一个叫瓦莱里亚·霍布豪斯的年轻女人。我想,一开始就是她把他介绍进走私集团去进行商业走私的。那是一个私人小集团,他们走私、获取佣金,但是利润高得惊人。货物不得不是体积小的,但是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珠宝和毒品,只占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一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一天一个警官去学生宿舍调查和剑桥附近发生的一起谋杀案有关的情况。我想你知道这次调查引起奈杰尔恐慌的原因。他以为警察追捕的是他。他把一些电灯泡拧了下来,这样,光线就会变得昏暗,他还惊慌地拿了某个帆布背囊奔到后院,将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扔到了锅炉后边,因为他害怕警方在假底中发现毒品的踪迹。

"他的恐慌完全没有必要。那个警官仅仅是到那儿就某个欧亚混血学生提一些问题。但是住在学生宿舍中的一个姑娘正好凑巧从她的窗户往外看,看到他正在毁坏帆布背

① 拉丁文。意为:真诚的。——译注。

囊。那并没有立刻签发她的死亡证。取而代之，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出台了，那个姑娘被诱导做了一些愚蠢的事，那些事将她自己置于一个极其招人怨恨的位置上。但是那件阴谋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我被哈伯德太太找去了。我建议报警。那个姑娘失去了理智，承认了。她承认了她做的事。但是她去，我想，找奈杰尔，敦促他也承认那件帆布背囊的事和将墨水泼在一个住在同一宿舍的学生的论文上。奈杰尔和他的同谋都不会对将注意力投向帆布背囊的事加以考虑的。那样，他们的整个计划就毁了。而且西莉亚，我们正在谈论的那个姑娘，还知道一件危险的事。那件事，在我去那儿吃晚饭的那个晚上，她偶然地说了出来。她知道奈杰尔的真正身份。"

"但是肯定——"恩迪科特蹙起了眉头。

"奈杰尔已经从一个世界走到了另一个世界。他遇到的以前的朋友可能知道现在他给自己起名叫查普曼，但是他们对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学生宿舍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的姓是斯坦利。但是西莉亚突然说他的两种身份她都知道。她也知道瓦莱里亚·霍布豪斯，至少一次，曾经以假护照出国旅行。她知道得太多了。第二天晚上她出去和他在指定的某个地方会面。他给了她一杯咖啡，咖啡里面放了吗啡。她在睡梦中死去了，一切都被安排成看起来像是自杀。"

恩迪科特先生变得激动了。一丝饱含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他小声地咕哝了些什么。

"但是还没有完，"波洛说，"那个拥有数家学生宿舍和

学生俱乐部的女人很快在一种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接下来，终于发生了最后一次最残忍无情的谋杀。帕特里夏·莱恩，一个深爱奈杰尔而且奈杰尔也真心喜欢的姑娘，不明智地卷进了他的事务中去，而且还坚持他应该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前和他的父亲重归于好。他对她说了一连串的谎言，但是他认识到她的固执可能会真的使她在第一封信被毁后再写一封信。我想，我的朋友，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以他的观点来说，那将是一件致命的事。”

恩迪科特先生站起身来，他穿过房间，走到一个保险箱前，打开保险箱，手中拿着一个长信封走了回来。在信封背部有一个已被拆开的红火漆。他抽出两份文件，把它们放在波洛面前。

亲爱的恩迪科特：

在我死后，你可以开启此信。我希望你找到我的儿子奈杰尔，弄清楚他是否在从事任何形式的犯罪活动。

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奈杰尔的性格一直让我们深为不满。他两次伪造我的名字签发支票。每次我都确认了支票上的签名，但警告他我不会再那样做了。第三次他伪造了他母亲的签名。她因此对他加以指责。他请求她不要说出去。她拒绝了。她和我已经讨论过他的所作所为，她明确地说她将此事告诉我。就在递给她晚上服用的混有安眠药的饮料时，他过度加大了药

量。但是在药物起作用以前，她来到我的房间，把事情全部告诉了我。当第二天早晨，她被发现已经死亡的时候，我知道了是谁干的。

我谴责奈杰尔，告诉他我将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警方。他不顾一切地哀求我。我能怎么办呢，恩迪科特？我对我的儿子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既无良心也无同情心的危险人物。我没有理由救他，但是我亲爱的妻子的意愿使我动摇了。她真的会希望我主持公正吗？我想我知道答案，她会希望她的儿子免上断头台。她会退缩，就像我退缩了一样，害怕我们的姓氏受到玷辱。但是我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我坚信曾经杀人，永为凶手，因为其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可能，在将来，会有其他的受害者。我和我的儿子达成协议，我所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不知道。他要写一份坦白他所犯罪行的自白书，我将保存起来。他将离开我的家，永远不再回来，开始他自己的新的生活。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妈妈的财产自动归到他的名下。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完全有机会过上美好的生活。

但是，如果他再从事任何形式的犯罪活动，他留给我的自白书就将交给警方。为了确保我自身的安全，我告诉他即使我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是我交往最久的朋友。我将担子交给你，但是我是以一个也曾是你朋友的而现在已去世的妇

女的名义。找到奈杰尔。如果他记录清白，毁掉这封信和随信附上的自白书。如果不是，那么就让正义得到伸张。

你亲爱的朋友

阿瑟·斯坦利

"啊！"波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打开附件。

我在此承认我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通过给她服用过量的药物而谋害了她。

奈杰尔·斯坦利

第二十二章

"你对你现在的处境很清楚，霍布豪斯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

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已经警告过我我所说的都将用作证据。我对此已有准备。你们控告我走私。我无话可说。那意味着长期监禁。另一个则意味着我将作为谋杀案的同犯受到指控。"

"你自愿坦白的话可能对你有所帮助，但是我不能做出任何保证或进行任何诱供。"

"我不在乎。以长年呆在监狱中而变得衰弱无力作为了结也不错。我要招供。我可能是你所说的同犯，但我不是一个凶手。我从来没有打算杀人也不想杀人，我不是那么愚蠢的一个傻瓜。我想做的是让奈杰尔明明白白地被起诉

……”

“西莉亚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本来可以处理好的。奈杰尔不给我时间。他把她叫出去和他见面，告诉西莉亚他将旧白帆布背袋和墨水的事，然后偷偷地把吗啡放进了她的咖啡杯里。早些时候他搞到了她给哈伯德太太的信，将其中有用的有关‘自杀’的词句撕了下来。他把那张纸片和那个空的吗啡瓶（他假装扔掉但重新又找了回来）放在她的床边。我现在才发现他策划谋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接着他跑来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不得不站到他那边。

“同样的事情一定也发生在尼克太太身上。他发现她喝醉、变得不可靠了。他设法在他回家的路上的某个地方和她碰上了，在她的酒里下了毒。他向我否认这一点，但是我知道那件事是他干的。接下来是帕特。他到我的房间告诉了我发生的事。他告诉我我应该干的事，这样他和我都会有牢不可破的不在现场的证明。那时我陷入了罗网中，找不到出路……我想，如果你没有抓住我的话，我已经跑到国外的某个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但是你确实抓住了我……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确信那个残忍微笑的魔鬼被吊死。”

夏普警督深吸了一口气。所有这一切都让他非常满意，他的运气真是难以置信地好；但是他非常困惑。

那位警士舔了舔铅笔尖。

“我不能确信我很明白。”夏普开口说道。

她打断了他的话。

"您不必明白，我自有道理。"

赫尔克里·波洛非常轻柔地说道：

"是因为尼古莱蒂斯太太？"他问。

他听到她发出了刺耳的倒吸冷气的声音。

"她是——你的母亲，是吗？"

"是的，"瓦莱里亚·霍布豪斯说，"她是我的母亲……"

第二十三章

1

“我不明白。”艾基博姆博先生悲哀地说道。

他焦急地从这个红发人看到另一个。

萨利·芬奇和莱恩·贝特森正在进行交谈，艾基博姆博发现很难跟上他们。

“你认为，”萨利问道，“奈杰尔想使我受到怀疑，或者是使你受到怀疑？”

“我得说两者都有那么一点儿。”莱恩回答道，“我相信他其实是从我的梳子上取走头发的。”

“我不明白，请给我解释一下，”艾基博姆博先生说，“那么是奈杰尔先生跳过阳台的啰？”

“奈杰尔跳起来就像一只猫。我不可能跳得过那个地方。我太重了。”

“对于所有对你的不公正的怀疑，我谨向你致以深切的

歉意。”

“没什么。”莱恩说。

“实际上，你帮了大忙，”萨利说，“你的所有想法。关于那个硼砂粉。”

艾基博姆博先生喜形于色。

“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莱恩说，“奈杰尔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法适应环境的人，而且——”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说起话来就像是科林一样。坦白地说，奈杰尔一直让我不寒而栗，至少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你认识到了吗，莱恩？如果可怜的阿瑟·斯坦利爵士当初没有让感情占了上风，而把奈杰尔直接交给警方，另外那三个人今天还会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想法令人深思啊。”

“但是，他的感受还是可以理解的。”

“有件事，萨利小姐。”

“什么事，艾基博姆博？”

“如果你今天晚上在学校举办的晚会上碰到我的教授的话，你是否能告诉他，我曾不错地思考过吗？我的教授经常说我的思维过程一片混乱。”

“我会跟他说的。”萨利说。

莱恩·贝特森看上去闷闷不乐。

“一个星期以后你就要回美国去了？”他说。

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我还会回来的。”萨利说。“或者你可以去我们那儿修个学位。”

“有什么用？”

"艾基博姆博，"萨利说，"你愿意，有那么一天，在婚礼上当男傧相吗？"

"请问，什么是男傧相？"

"新郎，比如说莱恩，给你一枚戒指让你替他保存，他和你衣冠楚楚地走进教堂，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向你索要戒指，你把戒指递给他，他把它套到我的手指上，教堂的风琴奏起结婚进行曲，大家大声欢呼。婚礼就开始了。"

"你是说你要和莱恩先生结婚了吗？"

"正是如此考虑的。"

"萨利！"

"当然，除非，莱恩不喜欢这个主意。"

"萨利！但是你不知道，关于我的父亲——"

"那又怎么样？我当然知道，你的父亲有精神病。好吧，许多人的父亲都有精神病。"

"不是遗传性的精神病，我向你保证，萨利，你不知道我是多么舍不得你走。"

"我确实有一点怀疑。"

"在非洲，"艾基博姆博先生说，"以前，原子时代还未到来、科学思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婚嫁习俗是非常奇怪和有趣的，我告诉你们。"

"你最好别说，"萨利说，"我想你所说的可能会使莱恩和我都觉得脸红。当一个人长着一头红发的时候，一脸红就会非常引人注目。"

2

赫尔克里·波洛在莱蒙小姐放在他面前的信上签下了最后一个名字。

"Très bien,"[1] 他态度严肃地说,"没有一个错误。"

莱蒙小姐看起来有点难堪。

"我希望我不是经常出错。"她说。

"不是经常。但是发生过。顺便问一下,你的姐姐怎么样了?"

"她正在考虑进行一次旅游,波洛先生。去北部首府。"

"啊。"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在想,是否可能进行一次旅游?

不是他自己要进行一次航海,旅行,不是出于任何动机……

他身后的钟敲了一下。

"钟敲一下,

老鼠跑下,

山胡桃木,

山胡桃木,

做成被告席。"

赫尔克里·波洛郑重地说。

"您在说什么,波洛先生?"

"没什么。"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

[1] 法语文意为:很好。——译注。